高等中医函授教材

古代汉语

古汉语基础知识（上）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主编

|  |  |  |
| --- | --- | --- |
| 主编 | 钱超尘 |  |
| 编写 | 王 宁 | 许嘉璐 |
|  | 钱超尘 | 谢栋元 |
| 审订 | 陆宗达 | 徐 复 |
| 审阅 | 贾维诚 | 白永波 |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工具书 1](#_Toc167367390)

[第一节 有关字义、词义的工具书 2](#_Toc167367391)

[一、《说文》、《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 2](#_Toc167367392)

[二、《康熙字典》 6](#_Toc167367393)

[三、《经籍纂诂》 7](#_Toc167367394)

[四、《中华大字典》 8](#_Toc167367395)

[五、《辞源》、《辞海》 9](#_Toc167367396)

[六、《尔雅》、《广雅》、《广雅疏证》 10](#_Toc167367397)

[七、《释名》 13](#_Toc167367398)

[八、《方言》 13](#_Toc167367399)

[九、《助字辨略》、《经传释词》、《词诠》、《常用文言虚词词典》 15](#_Toc167367400)

[十、《佩文韵府》、《骈字类编》 18](#_Toc167367401)

[十一、《辞通》、《联绵字典》 20](#_Toc167367402)

[第二节有关典故的工具书 21](#_Toc167367403)

[一、《艺文类聚》 21](#_Toc167367404)

[二、《太平御览》 23](#_Toc167367405)

[三、《永乐大典》 23](#_Toc167367406)

[第三节有关典章制度和史实的工具书 25](#_Toc167367407)

[一、《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25](#_Toc167367408)

[二、《唐会要》、《五代会要》 27](#_Toc167367409)

[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28](#_Toc167367410)

[第二章 汉字 30](#_Toc167367411)

[第一节 汉字的特点 30](#_Toc167367412)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结构 33](#_Toc167367413)

[第三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36](#_Toc167367414)

[一、甲骨文 36](#_Toc167367415)

[二、钟鼎文 37](#_Toc167367416)

[三、六国文字 37](#_Toc167367417)

[四、籀文 37](#_Toc167367418)

[五、小篆 37](#_Toc167367419)

[六、隶书 37](#_Toc167367420)

[七、草书 38](#_Toc167367421)

[八、楷书 38](#_Toc167367422)

[九、行书 38](#_Toc167367423)

[第四节 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39](#_Toc167367424)

[一、古今字 40](#_Toc167367425)

[二、异体字 41](#_Toc167367426)

[三、繁简字 41](#_Toc167367427)

[第三章 语 法 44](#_Toc167367428)

[第一节 概 述 44](#_Toc167367429)

[一、什么是语法 45](#_Toc167367430)

[二、古汉语语法分析的一些特点 48](#_Toc167367431)

[第二节 实 词 51](#_Toc167367432)

[一、名词 52](#_Toc167367433)

[二、动词 56](#_Toc167367434)

[三、形容词 59](#_Toc167367435)

[四、数量词 61](#_Toc167367436)

[第三节 短 语 64](#_Toc167367437)

[一、动宾短语的语义关系及双宾语 65](#_Toc167367438)

[二、加“之”取消独立性的主谓短语 69](#_Toc167367439)

[第四节 句 子 70](#_Toc167367440)

[一、单句结构的分析 70](#_Toc167367441)

[二、几种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单句 71](#_Toc167367442)

[三、复句 86](#_Toc167367443)

[第五节 虚 词 88](#_Toc167367444)

[一、虚词概述 88](#_Toc167367445)

[二、常用虚词举例 90](#_Toc167367446)

[三、研究和学习古汉语虚词的方法 105](#_Toc167367447)

[第四章 训 诂 113](#_Toc167367448)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113](#_Toc167367449)

[一、什么是训诂和训诂学 113](#_Toc167367450)

[二、为什么要学训诂学 117](#_Toc167367451)

[第二节 训诂的类别及其内容（上） 120](#_Toc167367452)

[一、独立的训诂 120](#_Toc167367453)

[二、解文的训诂 135](#_Toc167367454)

[第三节 训诂的类别及其内容（下） 150](#_Toc167367455)

[一、本有之训诂 150](#_Toc167367456)

[二、后起之训诂 155](#_Toc167367457)

[第四节 训诂的方法 170](#_Toc167367458)

[一、以形索义 170](#_Toc167367459)

[二、因音求义 173](#_Toc167367460)

[三、据文证义 177](#_Toc167367461)

[第五节 训诂的术语 180](#_Toc167367462)

[一、训诂学术语的一般情况 180](#_Toc167367463)

[二、训诂术语的分类 180](#_Toc167367464)

[第五章 医籍训诂的发展与成就 189](#_Toc167367465)

[第一节《内经》的训诂 190](#_Toc167367466)

[一、全元起《素问训解》 190](#_Toc167367467)

[二、杨上善《太素》 192](#_Toc167367468)

[三、《素问》“释文”及林亿“新校正” 198](#_Toc167367469)

[四、清代的《内经》训诂之学 207](#_Toc167367470)

[第二节 《本经》的训诂 217](#_Toc167367471)

[一、《本经》陶注 217](#_Toc167367472)

[二、《唐本草》的名物训诂 220](#_Toc167367473)

[三、宋代本草著作的名物训诂 222](#_Toc167367474)

[四、李时珍《本草纲目》 224](#_Toc167367475)

[五、清代及近代的“雅学”名物训诂 227](#_Toc167367476)

# 第一章 工具书

**〔学习重点与要求〕**

1、熟读本章，了解学习和掌握工具书的重要意义。

2、熟悉《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的编纂体例、查阅方法。

3、了解《尔雅义疏》、《广雅疏证》、《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在解释词义上的特点和所使用的方法。

4、了解《助字辨略》、《经传释词》、《词诠》、《常用文言虚词词典》的编写体例和查阅方法。

5、熟悉本教材所介绍的有关典章制度、典故等工具书的基本知识和这些书籍的用途。

这里说的工具书，是指文史工具书。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法是按经、史、子、集分为四大部类的。但实际上“文史哲不分家”，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往往互相杂糅，有时甚至自然科学也会在文学和哲学的著作中出现。因此，文史工具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备的书籍。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是涉及我国科学史的，也需要文史工具书。学习中医和研究中医更离不开文史工具书，因为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文、史、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况且医药典籍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古代汉语离我们太远，在语音语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记录语言的汉字也复杂多变，当代人阅读古医典、古药典会有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需要借助工具书来解决。

文史工具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像《十三经》、《二十四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等等大部头书就属于广义的工具书。因为像这样卷帙浩瀚的著作一般人很难从头至尾去阅读，只是为了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才去查检。这类广义工具书可称为“资料书”（详见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狭义的工具书是指供人参考、检阅、查询而不是系统阅读的书籍。狭义的工具书就是专门的具书。例如《十三经》这部可以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代表的大书，光是白文就有六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九字（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注释的文字则又是原文的几倍。假如现在知道了某一句话是出自《十三经》，但不知出于哪一个经，哪一个章节。如果不熟悉这部书，就像大海捞针，极难找到。叶圣陶先生编纂的《十三经索引》为我们解决了这个困难。只要是《十三经》里面的一个语音上可以停顿的句子，《十三经索引》就会指示出它在哪一经、哪一章。如果你使用的《十三经》是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那么它还会指示出这个句子在哪一页，哪一个栏次，非常便利。像《十三经索引》这样的专门工具书，实在是我们做学问、研究问题的利器。这一章主要介绍文史方面的专门工具书的一般情况和用法。

## 第一节 有关字义、词义的工具书

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字义词义的教学和研究，这方面的工具书编纂得比较早。远在周朝就有《史籀篇》，秦代有《苍颉篇》，汉代有《急就篇》。不过这些字书只是常用字的汇集，还不具备字典、词典的规模。真正具有字典、词典性质的是《尔雅》、《说文》、《释名》、《方言》等。

### 一、《说文》、《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

《说文》共收9353字，重文（异体字）1163字。按照“分别部首”的原则，分出540个部，每部第一个字作为部首；其它的字，用“据形系联”的办法，全都统属在540个部首之内。《说文》首创偏旁排字法，它的贡献是巨大。

古今部首不一致，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说文》用的书体是小篆。汉字隶变、楷化之后，形体发生了变化，部首也发生了变化，用楷化后的部首去查《说文》便查不到了。如“年”字，本义是“谷熟”，即是庄稼成熟了。它的形体是“从禾千声”，是个形声字，部首是禾，在《说文》七卷上。楷化后，原有的义符禾、声符千都认不出来了。《康熙字典》把“年”归在“千”部。又如“更”字，《说文》在“攴（pū）”部，解为“改也，从攴丙声”。写成㪅，改和更互训，改也在攴部，攴是“小击”，是打的意思。楷化之后，“更”的义符、声符都看不见了，《康熙字典》把它归到曰部和攴部，旧《辞海》归到曰部。像这种情况还有“服”、“俞”等（服、俞在《说文》舟部，今服归月部，俞归入部）。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学点文字学的知识，掌握一点书体变化的规律。

第二要注意的是，《说文》有些正篆，现在不通行了，通行的是重文（即异体字），如“文质彬彬”的彬，正篆是“份”，在人部，解为“文质备也。从人分声”，重文作彬。如按重文的形体去查林部或彡部都查不到。“流”字也是，在《说文》的水部查不到。流的正篆写作 ，许慎解为：“水行也。从沝、㐬”。流是它的重文。法律的“法”字，水部也查不到，因为它是“灋”的重文。遇到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时，可以查《检字》。现在通行的大徐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后面附有《检字》，可按笔画检索。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后面也附有《检字》。《说文》的版本有两种，一是南唐人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一是徐之兄徐鉉校定的《说文解字》（三十卷，世称“大徐本”）。这两种版本清代都有翻刻本。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徐本就是根据清代陈昌治刻本影印的。关于《说文》的内容在本教材训诂部分的第二节里还会有详细的介绍。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众多《说文》注本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段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能把许慎原有的简短而又难懂的说解，用段氏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加以阐明，使许慎千百年后的人也能读懂《说文》，《说文》因有段注，社会效能大为提高。二是段注讲词的引申非常精当，超出前辈学者。例如，《说文》五卷下：“今，是时也”。许慎把“今”解为“是时”，其确切意义不好把握。段注把“是时”翻释成“目前”，这就好理解了。同时又用先进的时间观念去解释“古”和“今”，把古、今看作不固定的相对概念。他说：“今者对古之称。古不一其时，今亦不一其时。云是时者，如言目前。则目前为今，目前已上皆古。如言赵宋，则赵宋为今，赵宋已上为古。如言魏晋，则魏晋为今，魏晋已上为古。……故古今者，无定之词。”《说文》只讲本义、很少讲引申义，段注则普遍地讲引申义，如“緜”，《说文》十二卷下：“緜，联微也”。段注：“联者连也，微者，眇也，其相连者甚微眇，是曰緜”。引申为凡联属之称。《大雅》‘緜緜瓜瓞’传曰‘緜緜，不绝貌’。引申为丝絮之称，因其软弱而名之。如系部絮下云“絮，敝緜也”。郑注《礼记》云‘纩，新緜也’是也。又引申为薄匀之称。如淮南王安谏伐闽粤曰：‘粤人藤力薄材，不能陆战’是也。段氏根据“緜”的几个特点，沿着这些特点讲解引申义，极有条理。但段注也有缺点，有时失于主观武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擅改《说文》。段注版本原有清代经韵楼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经韵楼刻本为底本影印出版，装成一册，翻检较其它本子都要方便。

除段注以外，清代另一个训诂学家朱骏声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也是读古书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说文通训定声》把《说文》540部首的编排完全拆散，按照朱骏声自己所立的古韵十八部重新安排（十八部根据段氏十七部，再加上一个“泰”韵构成）。朱氏古韵十八部的韵目代表字采自《易经》的卦名：丰、升、临、谦、颜、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朱氏十八部是依形声系统设立的。全书以十八部为系统，每韵之内以形声字为系统。凡同一声符（即形声字的声符，朱氏称为“声母”）的字，必定在同一韵部里。这样查找起来就比较方便了。例如，现在我们要查个“仲”字，它的声符是“中”，应属于“丰”部。在“丰”部里先找到“中”，然后就能看到从中得声的字有茧、盅、仲、衷、忠、仲、沖、冲。又如“曾”字的韵母是—eng，应在“升”部，查到曾之后，从曾得声的所有的字也就很快查到了。朱氏这种编排方法，不仅便于查找，而且有利于同源字和音近义通的研究。

《说文通训定声》每个字下面由“说文”、“通训”、“定声”三大部分组成。

**（一）说文**

这一部分以《说文》为基础，但不完全按照《说文》。《说文》原来不收的字，这里也收。这里的说文，是说解文字的形体和意义的意思。如“犬”字，许慎《说文》是象形字，引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朱氏按语云：“横视之也”，告诉人横看才能象犬。这一部分有时还讲“别义”，即别一个本义。在这个部分里还要引书证。书证来自经书、诸子百家、文学作品、医书、农书、史书、字书。医药书主要引《素问》、《灵枢》、《本草》。

**（二）通训**

主要讲转注和假借。朱氏说：“转注者即一字而推广其义”，“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可见他说的转注，就是人们所说的词义的引申；他说的假借就是同音通假。假借还包括“重言形况”（即叠字）、连语（即联绵词）、单辞形况（指词类活用。如“灰”字，本指死灰余烬，名词。但《列子》“黄帝灰然有生矣”的“灰”用如形容词）。托名标识字（指专有名词。书写形式不固定，只取其音），有时也讲声训。“通训”这一部分讲转注、假借最为精彩。

**（三）定声**

这一部分用先秦韵文的用韵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如“莫”字在《诗·大雅•皇矣》中和赫、获、度、廓、宅相押。凡不同韵相押叫“转音”。如“子”字本属朱氏颐部字，但在《诗·豳风·鸥鸮》却和需部的“取”相押。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又和乾部的“短”相押。

《说文通训定声》最近有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临啸阁版本，并将湖北省图书馆所藏《说文通训定声补遗》合并印出，汇成一册。书后附有《说文通训定声》检字索引，共三项。一是正文索引；二是旁注字检字索引（旁注字指附著于正文释文中之字，这类字或为通假，或为异体，或为讹俗字，可于所标页码及并列之字头下释文中查阅。）；三是《说文》不录之字检字索引。

### 二、《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因是康熙命令编的，所以叫《康熙字典》。我国的字书，被称为“字典”即从《康熙字典》开始。这部大型字典是在明朝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基础上补充扩展而成的。共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另外又有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个。按二百一十个部首列字，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部首的排列以笔画为顺序，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康熙字典》在“凡例”后边附有“检寻部首歌诀”：

一二子中寻 三画问丑寅 四在卯辰已

五午六未申 七西八九成 其余亥部存

每个字下先列历代韵书（如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集韵》，元代的《韵会》，明代的《正韵》）的反切，再加直音注音。然后释义，列举书证。义项的排列，一般先本义，后引申义和通假义。本义一般依据《说文》，如《说文》没有这个字，便引别的字书。每个义项之间用空一格隔开，下一义项用“又”字开头。引用书证以经、史、子、集为顺序。如果该字有别音别义，就另行注音释义。如有考辨，则用“按”标明。除正集以外，后面还有补遗、备考，并附王引之等著《康熙字典考证》。补遗是指“有音义可入正集而未经增入者”。备考是指“无可考据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者。”

《康熙字典》采用部首编排法，并以笔画多少为顺序，使用起来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是查字时要把所查字的笔画数准。如果对所查字的笔画数没有把握，就只好在相邻近的笔画数里寻找。有些冷僻字在正集里找不到，可查“补遗”和“备考”。例如《广博物志》：“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蚗龙伏之。”其中“蚗”字在正集虫部查不到，在补遗中查到了（此字心紫切，音史，龙属）。

《康熙字典》由于收字较多，引用资料较丰富，是阅读古籍的重要工具书，因而流行很广，影响较大。但其中错误也很多，特别是注音，引用多种韵书，缺乏标准。书证的错误也不在少数。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指出引书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实际错误还要多。因此，使用时要注意，必要的地方要核对原书。

### 三、《经籍纂诂》

清·阮元主编，参加编写的共有五十多人。全书一百零六卷。按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平、上、去、入四声编排，每韵一卷。每字之下罗列唐以前经、史、子集各书的旧注和古代各种字书的解释。一般先列本义，然后是引申义或假借义。字头为单字，但注释中收录了复音词。注释的最后部分列出了该字的古书异文。《经籍纂诂》每个被解释的字几乎都有“补编”，补充初编时未编入的《说文》说解以及其它书证。所以我们现在翻开这本大型字书，就会发现相同的字列了两个字头，其中一个略低一格，这个就是补编，现抄录上声纸韵的髀字为例：

髀——卑也在下称也〔释名·释形体〕○胫后为～也〔太元元数〕九体二为臂胫注 ○～方尔反，骹骨也〔仪礼·士昏礼·释文〕引〔字林〕○古文～为脾〔仪礼·士昏礼〕～不升注〔士丧礼〕载两～于两端注 ○古文～作脾〔仪礼·既夕〕～不升注〔有司彻〕腊辩无～注 ○古文～皆作脾〔仪礼·少牢·馈食礼〕～不升注 〇～古文䠋同〔～切经音义二〕 ○〔庄子·人间世〕两～为䝱 释文～本又作脾

髀集韵或从肉〔说文〕～股也从骨卑声 䠋 古文～ 〇～股骨也〔汉书·贾谊传〕至於髋～之所注 〇～者表也〔周髀算经上〕 〇脾股外也〔公羊传·桓四年传〕注自左脾射之释文 〇周一长八尺〔周髀算经上〕脾本又作膘〔公羊传·桓四年传注〕释文

初编的“髀”下说解共有八项。“～”代表被释字，这里就是“髀”字。〇是义项的间隔符号。符号前后的文字不要相混。髀的第一个义项是“卑也，在下称也”，这是刘熙《释名·释形体》的解释。第二个义项是“胫后为髀也”，这个解释来自《太元元数》“九体二为臂胫”的注文。第二义项解释完了之后又有一个间隔符号。然后是第三个义项，“方尔反”是切注音。“骹骨也”是释义，这个解释来自《仪礼·士昏礼》的注文，是注文中陆德明《释文》转引《字林》的解释。从第四个义项开始，列举古书异文，脾在别的古书里可以写作脾、䠋，在补编里又列了一个膘，也是异文。补编部分补充了《集韵》的写法和《说文》的说解，增加了几个书证。

《经籍纂诂》所收集的古代训诂资料非常丰富，正如王引之在《经籍纂诂·序》中所说：“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这对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词汇，以及阅读古书极为有利。但它也存在缺点，基本上是材料的堆砌，缺乏分析概括。加之出于众手，书证出处时有错误。按平水韵编排，检索不便。目前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的影印本，附有按笔画检索的目录索引。

### 四、《中华大字典》

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字四万八千多。按部首编排，多音字分立字头。每个字头下面，先注音（用《集韵》或其它韵书的反切），后释义。每个义项均用数码标明。释义简明扼要。同时还收录了籀文、古文、省体、或体、俗体、讹体等形体，便于读者对比。这部大型字典是我国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有许多字在《康熙字典》里查不到，可以在这里找到。例如《文选·吴都赋》“澥涧閴，岡岵童”其中的“閴”,《康熙字典》正集及补遗、备考均失收。在《中华大字典》补遗中查到，此字同阒，音qu，静然意思。《中华大字典》也存在着义项缺乏概括归纳、释义照录旧注缺点。

### 五、《辞源》、《辞海》

《辞源》由陆尔奎、傅运森等人编纂，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1931年出续编，1939年出合印本。收字约一万多，词目十万多条。按部首编排，先立字头，在字头之下，先注音（用《音韵阐微》的反切和直音），后释义。单字注释完毕之后，以字系词，组成词目，词目分立，词目排列依字数和笔画为序。《辞源》收词比较齐全，内容丰富，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人名、地名、典故、译名、科学用语都包括在内。是我国现代第一部语文词书。缺点是有许多观点比较陈旧、落后。另外引书证只有书名而无篇名，不便读者复核原文。

《辞海》，舒新城等编纂，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比《辞源》（正编）晚出二十年；因而避免了《辞源》的缺点错误。全书共收词十万多条，按部首排列，以字系词，词目依字数（即音节）和笔画为序。《辞海》内容较《辞源》更为丰富，单字释义较为完备，语词解释比较准确。引文既有书名又有篇名，并且采用新式标点，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辞海》是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它的出版和流行，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辞源》和《辞海》的修订工作均从1958年开始。两书各有分工：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修订稿第一册于1964年出版。1976年由国家统一规划，广东、广西、河南、湖北四省（区）协作担任《辞源》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根据本书的性质、任务，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增补一些常见的词目。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并加《广韵》的反切，标出声纽。《广韵》不收的字，采用《集韵》或其它韵书、字书的反切。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和语词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对书证作了复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为了给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资料，在有关词目之末略举参阅书目。这些对读者都是极为便利的。新《辞源》共四册，已于1983年出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辞海》于1979年问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共收单字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个，选收词目九万一千七百零六条，包括成词、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所收词目，以解决一般读者在学习、工作中“质疑问难”的需要为主，并兼顾各学科的固有体系。释文主要是介绍基本的知识。新《辞海》按部首排列法列字，但用的不是旧《辞海》的二百一十四个部首，而是作了调整，变成二百五十个新部首。《辞海》正文有插图三千余幅，后面附有十三种图表，除三卷本和缩印本外；为方便读者使用，还按学科另外出版了二十个分册。新版《辞海》充实了内容，加强了知识性，释义更加确切，语言通俗易懂，注音用汉语拼音，并采用简化字，这些都有助于汉语规范化。但由于《辞海》的性质任务所决定，不收古体字和冷僻字，古义的引得也较少，因而学习古汉语的读者，还需要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旧《辞海》配合使用。

### 六、《尔雅》、《广雅》、《广雅疏证》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关于《尔雅》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异说颇多。东汉的郑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魏·张揖认为是周公所作，宋代欧阳修认为是秦汉之际学诗者纂集传注而成。这些说法根据都不充足。大约《尔雅》在战国末年已经开始编纂，陆续增补，至两汉时成书。不是一人的著作，也不是一时的著作。

《尔雅》是一部分类词典，全书分为十九篇：《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这十九篇可分为两大类：前三篇是解释一般词语，如“允、孚、亶、谌、诚、亮、询，信也”（《释诂》），“告，谒，请也”（《释言》），“明明、斤斤，察也，条条、秩秩，智也”（《释训》）。后十六篇是解释各种名物。名物的范围很广，有自然的，有社会的。《释亲》是解释亲属名称的，其中又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如“父为考，母为妣”（《宗族》）。《释官》是解释宫室名称，其中包括与宫室相连的道路及桥梁。如“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释器》解释多种器物的名称，如衣服、食物等。《释乐》解释音乐和各种乐器的名称。

《释天》解释有关天文的名称。……

《尔雅》一书所以值得重视，一是因为它为我国训诂学奠定了基础。《尔雅》以前的训诂都是零碎的，随文作注的。到了《尔雅》才把古今异言、方言殊语以及各种名物加以全面研究，系统整理，汇合成一部初具条理的分类词典。二是因为《尔雅》保存了许多词的故训。例如《释富》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可见宫、室是同义词。但从秦汉以后，宫与室已经不是同义词。后人依靠《尔雅》阅读周秦古籍，才知道在上古“宫”与“室”完全同义。如《孟子·滕文公上》：“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而且许子为什么不亲自烧窑冶铁，做成各种器械，什么东西都储备在家中随时取用？）这个“宫”就是室，即普通老百姓的住房。在《释山》中又说：“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宫谓围绕之。《礼记》曰。‘君为庐宫之，是也。’”“宫”当围绕讲，这个故训又在《尔雅》中得以保存。因此，《尔雅》是我们学习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尔雅》的缺点主要是释义的方法有问题。《尔雅》的释义方法大部分是采用同义词对释。被释词和用来解释的词之间是同义关系。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始”与十一个被释词是同义关系。但用来解释的词往往是多义的，人们很难知道是用哪一个意义去进行解释。如《释话》：“豫、射，厌也”。厌有吃饱、满足、厌倦、安乐等义，是用哪个意义去解释豫、射？另外，既然厌和豫、射同义；豫与射也应该同义，但实际上却不然。还有一种更不合理的现象，即所谓“一训兼两义”、“二义不嫌同条”，如《释诂》：“台、联、赍，畀、卜、阳，予也，”予有两个意义：一当赐给讲；二当人称代词我讲。台、朕、阳是人称代词我的意思。赍，畀、卜是赐给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不同的词竞被扭合在一起当了“予”的解释对象。这样很容易使大误解。

给《尔雅》作注的有东晋的郭璞。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文》和郝懿行的《东雅义疏》比较有学术价值，影响较大。

《广雅》，三国魏·张揖著。又曾称为《博雅》（因避隋炀帝杨广讳）。原书三卷，现今传本卷。本书在《尔雅》基础上博采两汉词语及其它书籍中的词语注释，增广补充《尔雅》原书中没有的词语和义项，所以叫做《广雅》。《广雅》全书分类及编排体例都仿照《尔雅》，十九篇的名称也仍袭《尔雅》，只是有些类别的具体范略存不同。如《释亲》包括人身形体。《释水》包括舟船。《广雅》是研究两汉词语的重要工具书。查阅《广雅》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即可。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著。王念孙，江苏高邮人。子引之，父子都是著名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学术界称之为“高邮王氏”。《广雅疏证》二十卷是王念孙的力作。全书校订了《广雅》原书文字上的譌误衍脱，旁征博引有关资料，论证：阐发补充了张揖原书的内容，纠正了原书的错误。王念孙运用他所掌握的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突破字形的束缚，通过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分析语义系统，取得前人所未能取得的成果。例如卷一上《释诂》：“逞……疾也”疏证“逞者，《方言》‘逞，疾也。楚曰逞。’《说文》云‘楚谓疾行为遥。疾驱谓之骋，义与逞同。’《左传·文十七年》‘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杜预注云：“铤，疾走貌’铤与逞声近义同”。王氏通过语音的联系，把逞、骋、铤三字列为同义词。王氏又用“语转”来解释词语的演化与嬗变。如《释训》：“逍遥，忀徉也”。“绸缪、缠绵也”疏证：“永皆为正转。”《释训》：“徘徊，便旋也”疏证：“此叠韵之变轉也。徘徊之正转为盘桓，变之则为便旋。”据此可知，逍遥、忀徉、徘徊、便旋、盘桓都是因语转而形成的音近义通的词语。

《广雅疏证》常见的有《丛书集成》本和《四部备要》本。最近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的高邮王氏四种之一的《广雅疏证》。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后附有《广雅疏证》词目索引，把《广雅》所有的字出现的卷数、页码、栏次都标识清楚，便于检索。

### 七、《释名》

东汉·刘熙撰。全书仿《尔雅》体例，分《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等二十七篇，凡八卷。《释名 》的特点：解释词义全用声训。虽有牵强附会的缺点，但它记载了许多词的古义，开创了探素语源的门径，保留了许多东汉时期的语音和语义资料。《释名》有清代毕沅的《释名疏证》（《丛书集成》本）、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万有文库》）本。

### 八、《方言》

西汉·扬雄编撰，原书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原有十五卷，今存十三卷。

《方言》的释词和《尔雅》有相同的地方，即用同义词对释。但这些同义词不是属于同一个词汇的，而是属于不同的方言。这种同义词的对释，实际上是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的互译。解释它们之间的共同意义，分述各自通行的区域范围。例如，

卷一：虔、刘、惨、㨆，杀也。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晋之北鄙亦曰刘。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翟县之郊谓贼为虔，晋魏河内之北谓㨆曰残，楚谓之贪，南楚江湘之间谓之歁。

这一条实际上讲了七个同义方言词：虔、刘、惨、㨆、残、贪、歁，共同语（《方言》称为“凡语”“通语”）是杀。说解中提到的“贼”也是共同语，贼是杀害的意思。这些方言词在古书里都能找到例子，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写晋国吕相绝秦的事：“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抢劫收割我们的庄稼，屠杀我边界的人民）杜预说：“虔、刘，皆杀也。”

《方言》一书不仅对语言作了横的描写，而且也作了纵的分析。例如，

卷一：怀、摧、詹、戾，楚语也。艐，宋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黄侃说：“言绝代为时间之异，言别国为空间之异，而空间纵之则为时间，时间横之则为空间。”这就是说，《方言》一书既包括了空间因素，也包括了时间因素（“绝代”是久远的年代的意思）。摧、詹、戾、艐这四个方言词，在古代就是雅言的别名，也就是从共同语分化出来的方言词。其初，楚语叫做“摧、詹、戾”宋语叫做“艐”。到了扬雄的时代，这四个词有的地方已互相通用，没有什么不同了。方言和雅言（即普通话）就是这样在时间和空间因素的作用下互相转化。

历代给《方言》作注释的著作，有晋代郭璞的《方言注》，清代戴震的《方言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今人周祖读、吴晓铃的《方言校笺及通检》。《方言》的体例虽然仿照《尔雅》，但只有卷数，而没有标目。卷一、二、三、六、七、十、十二、十三等八卷；解释普通语词。卷四解释衣服装饰名称。卷五解释器物名称。卷八解释动物名称。卷九解释车船、兵器名称。卷十一解释昆虫名称。因为没有标目，翻查不方便。周祖谟、吴晓铃的《方言校笺及通检》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 九、《助字辨略》、《经传释词》、《词诠》、《常用文言虚词词典》

《助字辨略》，清人刘淇著。是我国第一部论述虚词的专著。全书资料来源采自先秦至宋元的经、史、子、集以及方言、俗语、诗词，共收虚词四百七十六个。它的编排体例是以韵为纲，接词目所属韵部（平水韵）顺序排列，分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共五卷。

刘淇在这本书中把全部虚词分为三十类：重文、省文、助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发语辞、语已辞、设辞、别异之辞、继事之辞、或然之辞、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承上、转下、语辞、通用、专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等。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但这是对虚词的首次分类，有筚路蓝缕之功，对研究虚词的后来者有启迪作用。另外，刘淇解释虚词的方法也极有可取。”一共六种：一为正训，按字的本义来解释；“二为反训，即用反义词解释；三为通训，即用同义虚词对释；四为借训，即用音义可以假借的词来解释；五为互训，即用同义虚词互为解释；六为转训，即转相为训，甲乙两词可以通训，乙丙两词可以通训，“因而可用丙词训释甲词。

《助字辨略》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都曾印行过。1934年中华书局重印开明书店章锡琛校注本，并附有全部词目笔画索引，检索便利。

《经传释词》，清·王引之著。共十卷，收虚词一百六十个。按喉、牙、舌、齿、唇发音部位，用唐守温三十六字母列字。《经传释词》收词面较窄，，只限于“九经”、、“三传声·以及周秦西汉的古籍。但考释极精当，分析细致而有说服力，有独到见解。例如“为”字，在古书中用法极为复杂，王引之归纳为十二项：为，曰也；为犹以；为犹用；为犹将；为犹如；为犹使；为犹於；为犹则；为犹与；为犹有；为犹谓；为语助也。由于王氏既能“明训诂”，又能“审辞气”，所以上述各项所引书证都比较贴切。如“为”当“有”讲，举《左传·公三十三年》：“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左传·成公二年》：“何臣之为”，《左传·昭公元年》：“何卫之为”，《十三年》：“何国之为”，《国语·周语》：“何政令之为也”等，都能说明问题。但《经传释词》也有失当的地方。章太炎指出本书“卤莽灭裂处亦多，肆意造词，视为习惯，且有旧解非误而以强词夺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训比声音以自证者”。章氏举出十二个词，用以驳辩。

《经传释词》有中华书局1956年排印本，内附孙经世、章太炎、裴学海对原书的补正。1984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经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校点的《经传释词》。此书以中华书局1956年本为底本，用《皇清经解》本、《守山阁丛书》本、高海堂原刻本的日本东条喆天保辛丑校点本、钱熙祚校本的道光丁未刊本和成都书局同治戊辰刊本等对勘。同时在天头上刊布了黄侃、杨树达批语三百七十余条，这些批语“通以声音”，揭示“一词数义所由生”对学习者起到辅导的作用。批语中凡有“杨案”二字即杨树达批语，其余均黄侃批语。

《词诠》，近人杨树达著。本书是在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和马建忠《马氏文通》等人研究虚词的成果基础上写成的，共收五百多个虚词。由于作者具有语法学的观念，因此，本书的编写体例优于《助字辨略》和《经传释词》。对所释的词首先辨明词类（分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一部分代词、内动词：副词），然后说明意义和用法，最后援引书证、辨明词类；这是本书的特点。对每个词目，不论常用和非常用都博引书证，详加解释，这也是《词诠》不同于其它虚词专著的地方。由于作者著书的目的是“意在便于初学”，所以不拘于虚词的范围，本书虽“以治虚为主，但也兼及有关的实词，其它如引书举书名、篇名也是本书的优点。缺点是只收单音虚词（《助字辨略》《经传释词》也有这个缺点）。

《词诠》192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原书用注音字母排列，1965年重印本附有《汉语拼音》索引。

《常用文言虚词词典》，陕西师范大学《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编写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是当代最大的一部虚词词典。本词典所收词目，以文言散文中常用虚词为主，兼收了唐以前韵文中部分常用虚词。共收词头一百六十一个，词目八百零六条。词目以构词方式分，有单纯词、合成词；从词性分，有代词（表指示和表疑问的）、副词、介词、连词、叹词、应对词。此外酌量收录部分词尾、兼词、熟语和固定格式。

本书的体例：按汉语拼音列字。在每个词目之下，首先注音，不论单音词、复音词、固定格式，一律用汉语拼音注音。然后注明词性。再分别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它们各自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并引用古代典籍、名家著作中的例句为证。全部例句都试译为现代汉语。例句的排列顺序，一般按用法说明中对译的文字排列，其中指示的代词按指代的人、事、物的顺序排列，其次按例句的时代先后排列。

这本词典还设有“附类”。对兼有实词意义的虚词，在详列这一虚词的各种语法作用后，附录实词。兼类实词，词性尽量指出，但义项不一一列举。

由于本书以现代语言科学理论（特别是语法学）为指南，对所选词目的语法作用，作了较为详细、较为科学的归类分析。内容较为全面、条理清晰、通俗易懂，是这部词典的三大特色。

这本词典正文前附有《词目音序索引》、《词目笔画索引》，方便查阅。正文后附有《古汉语语法常识》、《文言虚字一览表》、《学习古汉语参考书简目》等。

### 十、《佩文韵府》、《骈字类编》

《佩文韵府》，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奉皇帝命令所编，完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1年）。这是一部为人们写作韵文时选择词语、查找典故而编的韵书。“佩文”是清帝的书斋名。《佩文韵府》全书分一百零六韵，以四声为纲，平声分上下共十五个韵部，上声二十九个韵部，去声三十个韵部，入声十七个韵部。每一个韵部内的字，以使用频率为排列顺序，先列常用字，后列罕用字。每个字头的下面，先用反切注音，接着释义。之后又分设三个项目：一是“韵藻”，列出由字头所组成的词，词组，或成语（音节少的在前，音节多的在后），指出这些词语的出处，或加以解释。韵藻这一项又分为两部分，中间用〔增〕隔开。〔增〕之前表示所收词语来自元·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凌稚隆的《五车韵瑞》这两部韵书。〔增〕之后的词语是上述两部韵书以外新增加的。“韵藻”是《佩文韵府》的主体。二是“对语”，这部分罗列在意义上相关连的一对对词语。三是“摘句”，这一项列举典范的诗句作为例证。现在以卷十四寒韵（平声）的“丹”字为例，略加说明。首先是注音：“都寒切”，然后引《说文》的解释：“赤色，又巴越之赤石也”，再补充其它义项：“又州名，又姓”。“韵藻”部分罗列了奢丹、渥丹、朱丹、鍊丹……等二十多个双音词语，罗列了化鹤丹、荔枝丹、九华丹、含珠丹、金衣丹、鹤头丹、内外丹、九转丹、八琼丹等九个三音节词语。在〔增〕之后又罗列了塗丹、傅丹、贡丹、若丹、窃丹……等九十多个双音节词语，还有：黄芽丹、太清丹、红泉丹、飞云丹、至宝丹、返魂丹、五灵丹……等二十六个三音节词语。在“对语”部分罗列了圣水、神丹，飞白、书丹，积翠、流丹，水碧、山丹，屑玉、蒸丹，蓼紫、枫丹，染黛、涂丹，洒墨、磨丹等八对双音节词语，还有长生诀、却老丹，玉石散、八琼丹，雨苔碧、霜叶丹，乌头白、鹤顶丹，驻颜液、换骨丹，萸佩紫，荔囊丹等六对三音节词语。“摘句”摘录了和风醉牡丹……书藏石室丹等六句五言诗句，以及风宿离宫色自丹……分得瑶台换骨丹等六句七言诗句。“韵藻”内所列词语之下，均有出处或解释。“对语”·和“摘句”则无出处和解释。

《佩文韵府》的版本有：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两种版本附有按词语头一个字编排的索引。

《骈字类编》，清·张廷玉等奉敕编撰。1726年成书。共二百四十卷，这是一本专门汇集双音节词语的辞书。全书分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人事是后补的）十三门。按类编排，每门中先列单字，如天地门有天、日、月、风、云、雨、露……五十七个字。每字之下罗列以这个字为第一音节所组成的双音词语。例如天地门的雪字下面，罗列了雪天、雪月、雪云、雪雨、雪风、雪霜、雪霰、雪雾、雪雹、雪时、雪朝、雪昼、雪晓……等三百六十八个双音词语。每个双音词下面列举经：史：子、集各书中使用这一词语的句子。例句出于诗，则标明作者和原题。如：

雪月 李商隐无题诗：如何～～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方干书桃花坞周处士壁诗：醉吟～～思深苦，思苦神劳华发生。又赠李郢端公诗：山川正气侵灵府，～～清辉引思风……

例句如出于文则标出书名、篇名。如：

雪霜〔礼记：月令〕：孟冬行秋令则～～不时，小丘时起，土地侵削……

体例比较完善，凡已收入的单字所组成的双音词，收集得比较齐全。但全书仅列单音字一千六百零四个，字少，涉及面仍嫌不宽。一千多个单字中，动词极少，绝大部分是名词。本书只是例证的罗列，不出音训、义训。因而此书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起到索引的作用。

本书有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北京市中国书店于1981年据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出版了全十二册的《骈字类编》。

### 十一、《辞通》、《联绵字典》

《辞通》，近人朱起风著，二十四卷，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部专收双音词，以同音异形、音近通假、义同通用、字形讹误为搜罗对象，共收双音词近四万条。此书主要从词的音义联系解释古汉语联绵词。编排体例：按名词的后一字、依平水韵106韵排列。同一字条内，又将若干有音义联系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归为一组，先列常见词，注明音义，再列其它词。博引书证，表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并加按语，指出各词间义、音、形的演变。例如二十一卷屋韵：

**抚育**〔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尽○○，劳悴过于所生。〔又宗室四王传〕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恩爱甚笃。〔又宦者曹节传〕太后念在○○，权时摄政。……**拊育**〔三国志，魏书王基传〕以报叔父○○之德。〔又·吴书孙和何姬传〕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遂○○皓，及其三弟。**扶育**〔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孤弱。**捬育**〔汉童子逄盛碑〕○○孩嘤。**覆育**〔汉书·谷永传〕○○子弟。〔管子·问〕○○万人。按**抚**字古通作**拊**（见：“抚循”条）。**捬**即**拊**之变，古无轻唇音，**扶**字亦读如**抚**。抚覆一声之转。

这一组一共列了五个双音词，书写形式虽不相同，但音义关系密切。按语运用古无轻唇音的理论，指出**抚**、**拊**古通用，**捬**即**拊**之变，**扶**字亦读如**抚**，**抚**、**覆**一声之转。这样看来，这五个词其实就是一个词的音、形变化的结果。

《辞通》1982年有重印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面附有四角号码索引和笔画索引。

《联绵字典》，近人符定一著。1943年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重印。这部字典收集六朝以前见于古籍中的联绵词及其它双音节复合词、词组。按双音节词语前一个音节的部首和笔画排列。每个双音词下面先列举古代注释书或训诂专书中的解释。如前人未有注释或注释不详备的，则编者自下按语，加以说明。联绵词的书写形式有的很不固定，如何识别认定？主要通过考察语音，如能循声定词，则不会受字形的迷误而能作出正确的说解。这本词典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比较好。例如“委蛇”一词，由于音转和俗写，造成了书写形式纷云复杂，稍不注意，就可能犯望文生训的错误，但编者却通过语音的线索，把由于语音变化和形体变化而形成的委它、透佗、逶迤……等七十四种异写都罗列出来了。

《联绵字典》收集材料较为丰富，解释也比较详细，是一部有用的古汉语工具书。但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按部首编排，就不可能把声音相同、相近只是形体不同的联绵词聚合在一起，必然会分散在不同的部首之下，这就不利于同源词和音近义通的训诂研究。其次在收词、释义、按语等方面也有许多失当之处（详见张永言《训诂学简论》124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 第二节有关典故的工具书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古人为了便于查找散见于各种古书中的典故，编纂了一种类书。这种类书类似今天的资料汇编，把庞杂众多的典故设纲立目，按照天文、地理、帝王、后妃、器物、居处……等部类编排起来。据记载，我国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公元220年至226年）刘劭、王象等编纂的《皇览》（今已散佚）。从唐代开始，类书大批出现。如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唐·徐坚等编《初学记》、唐·白居易编《白氏六帖》、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宋·王若钦等编《册府元龟》、宋·王应麟编《玉海》、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清·张英等编《渊鉴类函》、清·张廷玉等编《子史精华》、清·蒋廷锡等编《古今图书集成》。下面介绍几部类书：

### 一、《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陈叔达等人奉唐高祖李渊之命，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编修。全书一百卷，分四十八部类，计：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储富部、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政部、刑法部、杂文部、武部、军器部、居处部、产业部、衣冠部、仪饰部、服饰部、舟车部、食物部、杂器物部、巧艺部、方术部、内典部、灵异部、火部、药香草部、草部、宝玉部、百谷部、布匹部、果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部、祥瑞部、灾异部。每部又各分若干子目，共有子目七百二十九项。采辑经史子集各种书中的材料分类编次，故事在前，诗文在后。作品大致按时代先后为序，引文都注出书名、题目和作者姓名，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论〕、〔赋〕、〔令〕、〔启〕、〔赞〕.〔表〕等字标明。例如《艺文类聚·卷八十一》药，香草部上，共有子目二十七项：药、空青、芍药、百合、兔丝、女萝、款冬、天门冬、芣苡、薯预、菖蒲、术、草、兰、菊、杜若、蕙、蘼芜、郁金、迷迭、芸香、香、鹿葱、蜀葵、蔷薇、蓝、慎火、卷施。子国“芍药”下先引《本草》的解释，次引《古今注》、《诗经》。然后用〔赋〕标出宋·王徽的《芍药华赋》，用〔颂〕摘引晋·傅统的《芍药花颂》。

《艺文类聚》引用古书达一千四百余种，隋以前的许多逸书，遗文，赖以保存。它是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的重要工具书。但此书的体例不够完善，如人部共有廿一卷，过于芜杂。有的则又收录不全，如帝王部，三国有魏武帝、魏文帝和吴大帝，但不录蜀汉。山部五岳只著录嵩山、华山、衡山，但不录泰山和恒山。

《艺文类聚》的版本，现在常见的有两种：一是1959年中华书局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本所影印的本子；二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又据影宋本、并用明本、冯舒校宋本及《北堂书钞》、《初学纪》、《太平御览》等进行比勘出版的排印本。

### 二、《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宋·李昉、扈蒙等十四人奉宋太宗命令编纂的。此书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开始编写，八年完成。成书之后，太宗每天阅览三卷，故取名《太平御览》。此书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部。如天部、时序部、地部、皇王部……职官部、兵部、事部、逸民部……疾病部、工艺部、器物部……等等。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共四千五百五十八类。“如疾病部下分：狂、阳狂……聋、盲……疮、痱……等子目。使用此书，依类寻目，就能找到自己所要查找的典故。如《刘宾客集·鉴药》有这样→段话：：“刘子闲居，有负薪之忧；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气交诊，炀然焚如”。从上下文推测，其中的“负薪之忧”肯定与疾病有关。我们查《太平御览·疾病部》（卷738至743果然记载了这个典故的出处：《礼记·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

《太平御览》取材极为广泛；而且所引古书很多已经失佚，或者摘引了今本所无的文字，因此可以用它来辑录、订正古书。

《太平御览》有1935年商务印中馆影印宋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缩印了商务印书馆的影宋本，匀装成四大册，查阅较为便利。

### 三、《永乐大典》

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命解缙等人编辑的，参加编辑的有二千一百余人。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完成。全书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字数共三亿七千万左右。

此书收录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释道、南戏、平话、工技、农艺等古今图书多达七八千种，保存了许多宋代以前的佚文秘籍。此书是钞本，原本仅有一部。明世宗嘉靖、隆庆年间又抄录了正副两本。由于火灾、侵略者掠夺以及其它原因，这部大类书目前只剩下七百三十卷，不到原书的百分之三。198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体例：依照明代颁行的《洪武正韵》韵目，按韵列单字。在每一单字之下，首先注明《洪武正韵》的注音释义，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并且列出该字的楷、篆、隶各种书体。然后分类汇集与这个字有关的典故、人事、地理及诗文词曲；或者罗列由这个词组成的双音、多音节的词语；在每个词语下抄录典故的出处。例如，六千五百二十三卷，十八阳韵的“妆”字下，首先注音释义，用《洪武正韵》的反切，然后引《说文》、《玉篇》、《广韵》、徐锴《通释》、《集韵》、司马光《类篇》、欧阳德隆《押韵释疑》……《韵会定正字切》等十七部韵书、字书对妆字的注音解义和释形。末了列妆字的各种书体，篆书采自隆叔鬲、《说文》、《集韵》、徐铉《篆韵》、《六书统》，隶书采自《六书统》，草书以苏轼、鲜于枢、张旭所书妆字为范例。书体完毕，另起一行还有一个“总叙”，引用《事物纪原》、《古今事通》两部书，概述妇女梳妆打扮的起源。然后另起一行罗列以妆字为最后一个音节的词语：佛妆、墨妆、唐妆、啼妆、淮妆、醉妆、晓妆、倦妆、残妆、收妆、催妆、梳妆、慵妆、血晕妆、仙娥妆、时世妆、半面妆……高髻险妆……红妆等三十一个词语。每个词语下面引用丰富的资料加以说明，有的甚至成段、成篇、整部地抄录古书。如“闺妆”下详尽地抄录了十九种化妆品的制作方法和原料的配方。注释中书名、题目、作者姓名全用红字标出，异常醒目。

《永乐大典》内保存了极其丰富的祖国医学、药学知识。但因本头太多，不易翻检。最近人民卫生出版社从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本子中辑录出版了《永乐大典·医药集》，全书一百二十万字，极便于读者检阅。

类书只介绍《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永乐大典》三部，其余如《初学记》、《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虽各有其特点，如《册府元龟》专收史实，而尤其详于五代，《唐类函》分类汇编了唐代各类书内容，《渊鉴类函》收入了宋元至嘉靖时的故实，但它们的总的指导思想、体例基本相同。如敬天尊君的思想，每部类书都如此，开篇第一部就是天地，然后是帝王、后妃，以经史子集或时代先后为顺序，先列故事，后排诗文，这些都是它们的共性。查阅类书，首先要看目录，看看有几个门类，部类下面有多少子目。阅读目录，大体上能知道类书的内容，根据检索的需要，很快就可以找到目标。

## 第三节有关典章制度和史实的工具书

典章制度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我国的史书，从《史记》开始便设有专门章节记述历朝的典章制度。如《史记》有“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汉书》有十志：食货志，刑法志、礼乐志、艺文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律历志、郊祀志。通过“正史”的“书”、“志”，可以了解各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史实。但这些材料比较分散，不很完备。另有一类著作，专门探讨某项制度的沿革，在时间上是“通古今”的，如“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九通”（“三通”加上《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皇清通典》《皇清通志》，《皇清文献通考》）就属于这个类型。还有一种是属于“断代”的，这就是各种“会要”。会要是断代政书的总称。会，集中，总汇；要，概要。所谓“会要”是指将一代的典章制度集中在一起加以叙述。会要又称“会典”，这是明清两代官修政书的名称。现介绍七部这方面的工具书。

### 一、《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通典》，唐代杜佑著。《通典》和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被称为“三通”。杜佑历任唐王朝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财政经验，熟悉典章制度。《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共二百卷，分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内容丰富。上自黄帝，下迄唐天宝、肃宗、代宗，把历朝政治、经济的沿革详加记载，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例如，我们研究中医的历史，想了解唐以前历代政府设置医疗官署的情形，便可在《通典·卷二十五·职官·诸卿上》查到“太常卿”，在“太常卿”下面的“太医署”里面便能看到从周秦两汉到隋唐历朝政府设置医疗机关的记载。

《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郑樵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的《通志》不同于《通典》，既有典章制度，又有人物传记。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即帝纪、皇后列传、世家、一般列传，共一百四十八卷。第二部分是“二十略”，共五十二卷。“略”是大纲、概略的意思。二十略是《通志》的精华。郑樵自己在总序中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是：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

二十略不仅记载了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而且还包括了文化艺术发展的状况。例如“艺文略”创造了新的图书分类法。把书籍分为经类、礼类、小学类、史类、诸子类、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方医类、类书类、文类等几大类。每类下面又分子目。这种分类法是个创造，为图书的存目作出了贡献。郑樵为了写艺文志，四处访求书目。像艺文志那样全面地著录古籍的情况实在是罕见。后人研究古代图书状况，查阅艺文志就能得个大要。例如卷六十九的医方类，类下面有二十六个细目：脉经、明堂针灸、本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方书、单方、胡方、寒食散、病源、五藏、伤寒、脚气、岭南方、杂病、疮肿、眼药、口齿、妇人、小儿、食经、香薰、粉泽。

脉经共著录有七十三部，三百一十卷医书。明堂针灸共有六十部，一百九十三卷医书。本草共有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药书。本草音有六部，三十七卷。本草图六部，八十六卷。本草用药有二十六部，八十卷。采药有五部九卷。炮炙有四部十三卷。方书一百三十九部，四千九百二十三卷。单方有十五部，三百二十五卷。胡方（即外国药方）有十一部，一百五卷……。凡医方二十六种，六百六十二部，七千三百八十二卷。

《通志》常见的版本有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万有文库本。

《文献通考》，元代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考（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椎、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

此书是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扩大补充而写成的，但材料比《通典》丰富。南宋嘉定末年（公元1224年）以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沿革变化情况都可从《文献通考》中找查。体例也比较严谨。作者在书中用按语的形式对历朝典章制度的沿革加以归纳说解，使读者得到明晰的结论。

### 二、《唐会要》、《五代会要》

《唐会要》，宋·王溥编撰，共一百卷，五百一十四目。记述李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的沿革。材料较丰富，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的不足。在每一门之后大都附有“杂录”一项，收录一些琐细的史料，有的较有价值。

《五代会要》，也是王溥所编撰，共三十卷，二百七十九目。王溥本人曾在五代的汉、周当过官，较熟悉五代的各种典章制度。此书内容翔实，可以用来订正《五代史》的错误。

《唐会要》、《五代会要》有中华书局的重印本。

### 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作者都是南宋人徐天麟。

《西汉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资料来源主要是《汉书》和《史记》，取材范围较窄。

《东汉会要》主要根据南朝宋·范曄所撰《后汉书》、晋·司马彪撰《续汉书》以及晋·袁宏的《后汉纪》等书内容编订。取材比《西汉会要》较广泛。也分为十五门。但内容略有不同，不设学校、祥异两门，增加文学、封建两门。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两书，旧有清代江苏书局翻刻武英殿本。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

（谢栋元）

**复习思考题**

1.《说文》是什么性质的一部书，收多少字，分多少部？这部书对后世字典的产生与发展，有哪些重大影响？

2.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什么显著持点？试阅读段氏《说文解字注》一卷上“一”、“元”、“天”、“丕”、“吏”、“重一”等字下的注文。

回答：①从某某声是什么意思？②从某从某，某亦声是 什么意思？③段玉裁注：“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对这两句话应如何理解？

3.下面是《康熙字典》对“店”字的注解：

痁〔唐韵〕失廉切〔集韵〕〔韵会〕〔正韵〕诗廉切并音苫〔说文〕有热疟〔玉篇〕疟疾也〔左传昭二十年〕 齐侯疥遂痁〔颜延年陶徵士诛〕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苏轼诗〕人间寒热无穷事自笑疏顽不受痁〔方书〕有单疟有一日二日至十日疟二日一发疟曰痎多日之疟曰痁 又〔广韵〕〔集韵〕并都念切音店 又〔韵会〕舒赡切音闪义并同〔唐书元崇传〕崇病痁移告〔注〕式赡切

试分析《康熙字典》对“痁”字的音义是如何分项加以解释的？引用陶诛、苏诗、唐书等例证对释义有什么用处？

4.以新《辞源》的部首为准，指出下列各字属于哪个部首：

热（ ）鱼（ ）王（ ）里（ ）常（ ）陈（ ）都（ ）罕（ ）

5.扬雄的《方言》是一部什么书？为什么说《方言》一书既包括了空间因素，同时又包括了时间因素？

6.《尔雅》一书为什么值得重视？《尔雅》是用什么方法来编排词语的？

7.什么叫类书？象《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都有什么共有的基本点？

8.用“直音”（汉字注汉字）的办法给下列汉字注音：

稔（ ）堑（ ）谧（ ）缉（ ）纠（ ）

9.用汉语拼音给下列汉字注音：

创（ ）杂（ ）粉（ ）脓（ ）瘘（ ）胖（ ）

10.什么叫“三通”、“九通”？什么叫“会要”？这些古书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过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11.元末戴良《丹溪翁传》：“世之名公卿多折节下之，翁为直陈治道，无所顾忌。”其中“折节”这个典故应到哪部工具书里查找？

12.宋濂《赠医师葛某序》：“故记《礼》者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也，”。试查找“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出处。

# 第二章 汉字

**〔学习重点与要求〕**

1、掌握汉字是记录语素的表意文字这一特点，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弄清字与词的区别与联系。

2、掌握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方法，并学会运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条例来分析汉字的字形。

3、了解汉字的演变历史及字形结构变迁的规律，从而了解沿着字形发展线索对汉字进行复形的原理。

4、掌握古今字、异体字、简繁字的概念，并学会在文献语言材料中识别这三种现象。

5、弄清学习汉字知识与阅读古代文献的关系。

汉字是书写汉语的符号，有了汉字才得以实现汉语的书面形式。中国古代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下来，才保留到今天的。阅读古代汉语写成的文言文，必须通过汉字。由于汉字记录汉语的诸多特点，它既给文言文阅读带来很多便利条件，同时也给文言文阅读带来一些障碍。我们学习汉字，目的是利用它带来的便利条件，克服它造成的障碍，更快地提高文言文的阅读水平。

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是一般地讲述有关汉字的知识，而是从古汉语阅读的角度，讲述与古汉语有关的汉字常识。

## 第一节 汉字的特点

汉字是记录语素的表意文字，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第二，汉字是根据它所记录语素的意义来构形的。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汉字带给古汉语阅读很多便利条件，看见汉字的形体，对它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就有了程度不同的了解。也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通过汉字来研究汉语，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那就是不好考究它的读音。研究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要比研究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的语音系统麻烦得多。

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而古代汉语的词大部分是单音词，一个语素就是一个词的情况居多，因此，在古汉语里基本上是一字一词，人们习惯用字作单位来说词，甚至干脆就把词称字。所以，认识汉字，首先必须把古汉语中字和词的关系弄清楚。

词是语言本身的建筑材料，而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字除了从词那里接受了已经结合起来的音与义外，还有它自身的形式——形。因此，文字除受语言制约外，同时又有它自己的、不受语音制约的、独特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律。例如，许多新字的产生，是因为语言中新词的派生而推动的，这是文字受语言制约的一面。但在没有新词产生的情况下也产生异体字，还有虽产生了新词却不造新字只借用旧形的假借现象，这又是文字摆脱语言制约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一面。所以，从总体说，字与词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字去认识词的时候，认识它们之间的异同尤为重要。

首先，文字和语言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在讨论它们的历史发展时，不能以字代词。例如，就字的构形来讲，独体字先于由它所构成的合体字；但是在语言中，独体字所记录的词，不一定先于由它所构成的合体字所记录的词，只有在文字产生和发展阶段出现了孳乳字时，才可以确定独体字所记录的词一定在合体字记录的词之前。例如：祭祀是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的社会现象。“祭”字从“示”，但“祭”这个词并不比“示”这个词产生得晚。商代甲骨文有写作的“祭”，而“示”则是后来才概括出来的。“视”字也从“示”，因为是由“示”孳乳出来的，才可断定“视”产生在“示”后。这可以看出，讨论词的历史发展时，不能简单地用相应的字的发展历史来替代。

第二，在使用过程中，字与词的对当关系是不平衡、不整齐的。由于通假和文字兼职现象的存在，加之异体字不可避免地出现，使同词异字和异词同字现象较多地存在。所以，我们在视觉上看到的两个相同的符号，在语言中不一定是一个词；而在视觉上看到的不同符号，有时却反而是语言中的同一个词。例如：

①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

② 坚哉石乎落落！（《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③ 落落穷巷土，抱影守空庐。（左思《咏史》）

④ 终身坦荡，而故不入，其达生知足，落落如此。（柳宗元《柳公行状》

⑤ 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世说新语·赏誉》）

以上五句话里，分别含“珞珞”、“落落”、“罗罗”三种书写形式，但细查起来：①的“珞珞”当石头坚硬的样子讲；②的“落落”也当石头坚硬讲，不同字却同词；③的“落落”当疏落孤独不遇人讲；④的“落落”当疏淡豁达开朗讲。③与④虽不用同一义项，但却是同一个词。显然，③、④与②同字却不同词，而⑤的“罗罗”却当清淡疏雅讲，与③、④反而字不同而词同。五句话的三种书写形式，就其与词的对当关系说来，含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同字即同词：③与④属此类。

第二种情况——不同字即不同词：③、④与①，①、②与⑤均属此类。

第三种情况——同字不同词：②与③、④属此类。

第四种情况——不同字却同词：①与②，③、④与⑤属此类。

字与词的这种纷繁的对当关系，使我们在通过字来认识词的时候，要作许多分析和综合的工作，只有学习了汉字知识，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第三，即使在古代汉语里，也并非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词。在多音节的单纯词也就是连绵词里，两个字才记录一个词；而在合音词如“叵”（“不可”的合音词）、“焉”（“于之”的合音词）中，一个字却记录两个词。

这是我们在认识汉字的特点时必须掌握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汉字在它的造字初期，即原始状态的时候，是因义而构形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体逐渐符号化，意义也有了变迁，加上汉字表音的趋向增强，形与词义的关系越来越模糊，汉字带给古汉语阅读的有利条件逐渐减少，为了正确理解词义，就必须把汉字的原始状态恢复过来，充分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通过形来探求词义，这也是我们在古代汉语里学习汉字的一个主要目的。

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围绕如何通过分析和综合、利用汉字来识别、了解汉语的词，以及如何恢复汉字的原始状态，以便因形而知义这两个实用目的来讲述汉字知识。

##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结构

汉字是据义构形的，传统分析汉字构形的方法是六书。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给六书下了定义，即：

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日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詘，日月是也。

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日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这个定义，因为要用八个字总结出每种构形方法的特点，不可能说得非常准确，而且实际上汉字的构形情况非常繁，也不可能用八个字概括全面。清代被称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给六书归纳条例，每一项底下都弄出许多种情况，尤其是会意，有十多种情况，符合八字定义的反倒是少数。所以，我们不必去抠八字定义的字眼儿，只是体会许慎的精神，把六书的基本情况弄清。

象形，就是直接画出词义所表示的事物的外形。如：

，止，即趾，画带脚趾的脚。

，雨，画天宇下落雨。

，吕，脊骨，画一节节脊椎。

，山，画山之诸峰。

指事，就是画出词义所概括的有关事物以暗示某些无法直接画出的特征。如：

，断，画从中断开的丝，暗示断绝的状态。

，亦，腋下，画一个人，用两点指出张开臂下胶的位置。

，本，画一棵树，用“一”指出树底部根的位置。

会意，就是画两个形体，通过它们彼此的关系来显示一个意义。如

，閒（间），门中透进月光，表示间隙。

，秝（“歷歷在目”的“歷”本字），画两棵间距适中的禾苗表示匀称清楚的状态、

形声，就是取两个已经造出的形体，一个取其义，一个取其声。合成一个新字。义符表示词的义类，声符注明词的读音。如。

（仑）：   

以上“仑”为声符。

（言）：   

以上“言”为义符。

转注和假借都是讲字与字的关系的，它们都不是构形方式而是给词造字的两个特殊途径。许慎的转注指的是把类似的意义灌注到同一个义符里去，再造一个新字；假借是当词义发展了以后，本来可以再造一个字却不再造，仍然用旧的形体。假借和转注没法用来分析具体字形，后代的人讲假借、转注更是各自用来抒发自己的见解，对分析汉字的结构都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对于从阅读出发分析汉字构形这一点来说，可不必去深究，待到研究因语言发展而构字时，再去探讨。

六书之说统治了中国的传统文字学有一千来年，但它明显有许多局限：一是前面所说，它不能概括全面；二是它用来分析篆书还可以，用来分析比篆书更早的文字就有困难了。比如“丞”字。《说文·𠬞部》“丞，翊也，从𠬞。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义。”是按会意来分析的。但这个字在甲骨文里作，画的是一个人落在陷井里，两只手从上面拉他，这是拯救的“拯”的古字。它不过是画了（两只手）、（一个人）、（一个陷井）这三组图形来表现一个较为复杂的情景就是了，很难说它是把三个字会在一起来表意的。所以，对六书的前四书，可以归纳成两大组：一组是直接绘形，一组是绘形加标音。象形、指事、会意都归第一大组，形声归第二大组。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里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话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象形、指事都是依类象形，就是把词义所概括的事物用图形直绘或象征出来，而会意、形声是这两种文字标示了语言以后，语言的音和义已经被字承受了，又或取声，或取义，再度拼成新字。这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我们分析字形的结构，基本上用这两种方法就够了。

分析字形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据形说义，通过字来认识词。造字是因义绘形，考字是因形寻义。它们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但是字形不断变化，离原始状态越来越远，看不出它与义的联系了。我们把能看出原始字义的早期字形称笔意，把符号化后已经看不清造字意图的后期字形称笔势。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字，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沿着字形发展的线索，从笔势追寻笔意。这个工作叫作复形。例如；

報 《说文》：“，当罪人也，从幸从及，及服罪也。”这个形体已是笔势.《说文 》对形体的解释也很牵强、恢复到甲骨文形体作 ，画的是一只手抓住一个人用铐把他的手铐住。从形体可以看出，“报”的本义是抓住罪犯向上申报。

黹（zhǐ）《说文》：，箴縷所紩衣也，从㡀，丵省。”，象一根线在两块布中间拉来拉去，从形体可以看出是刺绣或缝补的针脚，所以跟织绣有关的字“𪓐（chǔ）”、“黼（fǔ）”、“黻（fú）”等都以它为义符。

夙 《说文》：“，早敬也，从几夕，持事虽夕不休，早敬者也。”甲骨文作，象人用双手捧着月亮，或人从席上坐起来，从形体看是表示早上起来，即“夙兴夜寐”的本字。

字形所表现的词义，一般称本义，是引申的起点，又是辨别假借的基础。想找本义，就要复形。而要复形必须了解字的演变规律。所以，弄清字体的演变，就成了从语言角度学习汉字知识不能不学的课题。

## 第三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从殷商时代起，三千多年来，汉字在书写体式上经过多次变化，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发展线索。

### 一、甲骨文

甲指龟甲，骨是兽骨。甲骨文是用刀具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或称“契文”。因为最初从殷墟出土，内容多为占卜卦辞，所以甲文又有“殷墟文字”之称。这种字笔画瘦硬方直，大小不一，不讲究行款，形体不固定，不统一，写法也不止一种。它是殷商时代的文字，在已发现的汉字中，它的年代最为久远，是研究汉字极重要的资料。

### 二、钟鼎文

又称金文，是铸刻在殷周至汉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以锺鼎彝器上的文字最多，这些铜器多是西周、春秋的文物，所以一般以金文为西周文字的代表。早期金文因铸刻之故，笔画有粗有细，点、线、面都有，象形意味很浓，后期金文才趋于平直整齐的线条构形。

### 三、六国文字

战国时代流行于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文字，《说文》和《三体石经》的“古文”大部是这种文字。因为战国纷争，文字异形，所以这种文字异体字很多，笔划也简化了。这些文字相当一部分和秦文大体相同。秦统一中国后，把与秦文不合的废除了，六国文字便与秦文合流了。

### 四、籀文

也叫大篆，是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国的文字，除《说文》中保留这种文字外，陕西凤翔发现的十个鼓形石上用籀文刻着十首四言诗，叫石鼓文，也保留这种文字的资料。籀文形体上的特点是字体匀称；笔势圆转，多迭体字，字形基本固定了。

### 五、小篆

又称秦篆。是秦统一中国后，李斯等人奉命改定的。它在笔划上略有省减，对不与秦文相合的异体字加以规范，经过一番人为的整理后，这套文字在构形上有了一定的体系。它虽大体上保留了早期表形文字的特点，但间架结构更趋匀称，笔画划一。它是古文发展的终点，是考释上古文的中介。

### 六、隶书

秦统一后应用于官府文件的实用文字。因为政务繁忙，顾不得篆法，便把圆转的线条变为方直，字形也能简就简，笔势化的速度大大加快。隶书有秦隶和汉隶之分。秦隶是一九七五年在湖北云梦挖掘的秦墓中发现的秦律抄本中所见的文字。这种隶书距离篆书未远，但形体已趋于方直，笔画出现点磔，汉隶是汉代通行的文字，写法更趋工整统一，出现了明显的点画波磔（捺），形体多棱角，字形结构更加简化，是汉字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 七、草书

早期草书是隶书的草写体，称为“章草”，汉末发展到“今草”，完全脱去了隶书的规模，唐代又发展出“狂草”，由于书写过于自由，难以辨识，便只具有书法的价值了。

### 八、楷书

起源于汉末，字体与隶书基本一样，只是笔画形态稍有不同，笔画平直，容易刻印，将近两千年来，它是书写的正规体式，也是印刷的标准体式。

### 九、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速写体，保持了楷书的形体笔画，有草书易写的优点，而没有草书难认的缺点，是一种利用手写而不适合印刷的字体。应当说，从文字体式说，它与楷书是同一种类型。

下面把汉字形体演变的大致情况举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
|  |  |  | 亦 | 亦 | 亦 |
|  |  |  | 若 | 若 | 若 |
|  |  |  | 好 | 好 | 好 |
|  |  |  | 衣 | 衣 | 衣 |

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笔体的改变，而是字形结构的变迁。汉字形体经历了两次最大的变革：第一次是由篆书变为隶书，隶书是古文字变为现代文字的分水岭，也是前面说过的由笔意发展到笔势的一次突变。从隶书开始，汉字由写实象形演变为笔画符号。所以，要想作好复形工作，关键是通过隶书寻到篆书，再由篆书上溯到甲骨文、金文。第二次是由隶书发展为楷书，楷书完全成为了现代文字，变成一种符号体系了。

从形体结构的演变看，汉字由古到今的发展遵循着以下几条规律：

1.线条化：

以“韦”字为例，金文的“韦”字画的是四只脚围挠一个中心，脚是实心的，以后发展到将实心的脚边缘用线条勾勒出来。

|  |  |  |
| --- | --- | --- |
|  | → |  |

线条化的原因，与书写工具有关。金文是铸在铜器上的，所以多有实心的形体，而刀或笔只适于按线条书写。

2.简省化：

篆文的“韦”字只画两只脚，比四只脚都画全，要简省得多了。

|  |  |  |
| --- | --- | --- |
|  | → |  |

简省化是书写量增大后要求加快书写速度而形成的规律。

3.规整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整化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保持字体结构的对称与均衡。这是汉民族审美心理的表现，也具有书写容易把准的实用价值。“”字保留上下两端而不只留上或下，正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另一个是笔划由圆形变方直，方直的笔划有交点，书写容易达到均衡规整。

掌握这些规律，对进行复形工作，有很大的便利。

## 第四节 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前面谈到，汉字在使用时，出现了字词对当关系纷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其一是由于对汉字记录语素的功能或职务的调整；另一是由于人们对汉字这种书写符号的形体数目有意或无意的增减，具体体现这种纷繁关系的，是假借字、古今字、异体字和简繁字。假借字涉及声音问题，在训诂一章里再去解决，

这里主要解决古今字、异体字和简繁字。

### 一、古今字

上古时代汉字字数少，字的广义和兼职现象比较多。从信息符号的使用价值说，广义和兼职使同一符号承担了过多的信息，便很难准确。因此，当书面语言趋于严密以后，字的表义职务就要求固定、明确。这样，便在原来的形体上加上偏旁来创造新字并进行分工，这就产生了区别字。区别字与古字并存，便形成古今字。例如，“解”，本来兼有“分解”和“松懈”两个意思（松懈是分解的结果，两义同出自一个源头）。以后造“懈”字分担“松懈”义，但在古代文献中，“松懈”义写“解”的情况依然存在，所以就出现了“解”、“邂”同时具有“松懈”义的古今字现象。再如，“莫”字象形是，象太阳落在草里，本来是“晚暮”的“暮”的本字，但“莫”借作否定性无指代词和否定副词后，借义通行了，于是又把“莫”字加上“日”造成“暮”专门承担“晚暮”义。而在古代文献中，“莫”记录“晚暮”义的情况并未抹煞，于是，“莫”和“暮”在“晚上”这个意义上便形成古今字。

今字一般采取以下方式构形：

1.以古字为声符，另加意符：

共 → 供；反 → 返；暴 → 曝

2.保留古字的声符，改换意符：

说 → 悦；被 → 披；赴 → 计

3.保留古字的意符，改换声符：

蛾 → 蚓；趣 → 趋；識 → 誌

古今字形成后，古字的意义反而不易理解，所以要追溯到分化前的历史。但是在今天书写时，则仍要写今字，不要刻意求古。

### 二、异体字

异体字是同时通行的记录同词、职务完全一致的两个字形，例如；

泪 → 淚；凷 → 塊；匹 → 疋；

歎 → 嘆；峯 → 峰；杰 → 傑 等。

异体字造成不必要的同词异字现象，在文字的使用上是一种累赘，只能增加人们识字和用字的负担，但在因形寻义时，因为多了一种构形材料，便多了一种参考的资料，对字义考证还是有用的。而且，在古代文献上，异体字是一种客观存在，读古书时总要遇到，所以又不可不去掌握。

异体字有时还有分化现象，如《说文》认为“常”和“裳”是异体字，后来却分担了不同的表义职能。“凤”跟“朋”在《说文》上也是异体字，以后也有了分化。对于这种异体字，要辨清它分化前后的界限，把它们的实际表义职务弄清。

### 三、繁简字

繁简字是现代产生的概念。它不是指的以往异体字中笔划的繁简，而是指的作为汉字改革的初步措施而制定的简化字和原有的繁体字的关系。

繁简字对于我们读古书来说，只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现在推行的简化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古代和与它相应的繁体字记录的不是同一个词，混用了就会造成对古书的误解。例如：

谷（山谷）→ 轂（五穀）

征（征伐）→ 徵（徵收）

干（干戈）→ 乾（乾净）

冲（冲洗）→ 衝（路口）

发（发射）→ 髪（头发）

丑（地支名）→ 醜（醜恶）

……

这些简字与繁字，在文献使用的历史上，既未通用过，又未假借过，所以，在阅读文献时，不可用简化字的意义来理解繁体字。这也就是印刷古籍时往往不用简化字的原因。不过，对于熟悉古代文献，阅读能力较高的人来说，对这种繁简字，不妨看作是新的假借现象。在几千年保留下来的古代文献中，不用本字而用借字的情况何止千百，并没有影响后代人去阅读文献，增加这么几个新假借字，应当也不会影响人们去阅读文献，这就是有些出版社用简化字排印通俗文言文并不绝对影响阅读的原因。当然，在古籍整理时，即使用了简化字，也应当注明，免得失去古籍的本来面貌。给保留古代文化遗产造成损失。

有关汉字的规律形成是一门内容十分丰富的文字学，这里讲的只是与古书阅读有关的汉字常识，所以并不求其详备。

（王宁）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汉字是记录语素的表意文字？

2.举例说明书面汉语中字和词的关系和差异。

3.汉字形体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4.什么是笔势？什么是笔意？举例说明如何由笔势向笔意复形。

5.什么是六书？分析下列汉字的字形，说明它们属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构字方式的哪一类。

解、病、回、坐、班、心、脾、

肺、焚、绝、辨、兼、天、至、

取、門（门）、脈（脉）、陰（阴）、陽（阳）、塵（尘）

6.指出下列形声字的声符：

進（ ） 邁（ ） 恭（ ） 凝（ ）

颠（ ） 暑（ ） 地（ ） 风（ ）

猝（ ） 颇（ ） 察（ ） 话（ ）

7.什么是古今字？请在今字下点上“·”：

内纳 太大 擒禽 悦说 供共 右佑

智知 债责 章彰 憑冯 弟悌 授受

8.请写出相应的繁体字或简体字：

边（ ） 艺（ ） 旧（ ） 谷（ ）

亚（ ） 宝（ ） 胜（ ） 凿（ ）

癥（ ） 響（ ） 減（ ） 壊（ ）

擰（ ） 臖（ ） 業（ ） 雑（ ）

9.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谈谈学习汉字知识与提高古代文献阅读能力的关系。

# 第三章 语 法

**〔学习重点与要求〕**

1.了解语法的定义，树立语法的观念，并掌握古汉语语法的特点。

2.熟练掌握古汉语各类实词的语法特点，并能准确地在句中分辨实词的本用、兼用和活用。

3.掌握与现代汉语有差异的古代汉语短语，能在句中准确分辨动宾短语的各种语义关系和双宾语，分辨取消独立性的主谓短语。

4.熟练掌握用框线分析单句成分的方法。

5.掌握古代汉语被动句、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语法特点，并能准确翻译这四类句子。

6.掌握分析复句分句之间逻辑关系的方法。

7.掌握古汉语虚词分类的情况，作出虚词分类表，并将兼属多类的虚词用记号标出。

8.重点掌握不、弗、莫、或、诸、鸢、也、矣、乎、哉、是、之、其、者、所、而、于、以等虚词的用法。

## 第一节 概 述

学习古代汉语语法首先要树立两个观念：一个是语法的观念，不要把语法现象和词汇、修辞以及其他现象混同；另一个是古今历史的观念，不要用现代汉语来附会古代汉语，而要知道，现代汉语正是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习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这两个观念没有很好树立造成的。所以，在这一节里，我们先来解决对古代汉语语法如何认识的问题。

### 一、什么是语法

语法的定义有很多，比较通俗，为我国一般人所熟悉的定义，还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中所说的：“文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的规则，这样使语言具有一种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质。文法（词形变化法、造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

（一）语法是一种规则，它带有一般性、条理性、抽象性

**一般性**指它能在一批材料中起作用，也就是说，每一条语法规则都要控制相当数量的语言材料。仅仅是个别现象，不能称作语法规则。例如：

①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

②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

③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④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诗·郑风·褰裳》）

⑤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⑥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庄子·知北遊》）

上面这些句子中，具有共同的现象：代词“己”、“余”、“之”、“我”、“尔”都是动词的宾语又放到动词前面。可以说，其中含有一种或多种语法规则。

**条理性**指从这批句子里，可以归纳出一种格式，还能总结出这种格式适当的条件。比如，上面这些句子的格式是：宾语置于动词前面。它所适应的条件是：

第一、宾语必须是代词。比较“不知人”和“不已知”，就可以知道名词作宾语不前置，只有代词前置；

第二、句子必须是否定的。比较“告我”和“不我告”，就可以知道肯定形式时即使宾语是代词也不前置，只有否定形式才前置。

把格式和适应条件综合在一起，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语法定律：**古代汉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一般置于动词之前**。

**抽象性**，是指语法规则既经归纳后，可以不问句子的意义，也就是说，就上述规则而言，不论动词表示什么动作，也不论代词是什么代词，只要合平适应条件，就具备相应格式。语法不讨论词汇意义问题。

以下情况同样是倒装，但不是语法问题。第一种如：

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这两句诗意思是“鹦鹉啄余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杜甫比于主观上的艺术安排，把主语和宾语中的定语位置颠倒了，比较以下同结构的诗句：

①海燕双栖玳瑁梁。（沈全期《古意》）

②野老不知尧舜力。（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

③一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④钓竿欲拂珊瑚树。（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遊江东兼呈李白》）

⑤惊风乱飐芙蓉水，密而斜侵薛荔墙。（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这些句子都不必把“海燕”与“玳瑁”、“野老”与“尧舜”、“一水”与“白鹭”、“钓竿”与“珊瑚”、“惊风”与“芙蓉”、“密雨”与“薜荔”颠倒位置，如是颠倒了，就要引起表达意义上的混乱。所以，杜甫那个对句，不是体现语法规则的倒置，只是个人的、偶然的、非条理的个别修辞手法。

（二）语法包括词法与句法

词法在欧洲语言里即词形变化法。汉语里词形变化很少，古代汉语里尤其不多见，即使有，也往往被表意的汉字掩没了。中古汉语有用声调变化表示词类转化的趋向。例如：

1.本属名词的，转化为动词，动词变去声：

枕 卧所荐首也。名词，上声（zhěn）。

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动词，去声（zhèn）。

王 天下所归王也。名词，平声（wáng）。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梁惠王上》）动词，去声（wàng）。

2.本属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动词变去声。

好 美也。形容词，上声（hǎo）。

客何好？（《史记·孟尝君列传》）动词，去声（hào）。

劳 疲劳。形容词，平声（láo）。

上自劳军。（《史记·周亚夫军细柳》）动词，去声（lào）。

3.本属动词，转化为名词，名词变去声。

闻 闻，知声也。动词，平声（wén）。

令闻令望。（《诗经、大雅·卷阿》）去声（wèn）。

**分** 别也。动词，平声（fēn）。

分剂。名词，去声（fèn）。

但这种现象相当一部分是六朝的经师强为分别而用来读书的。在实际语言里，确乎没有形成一条严密的语法规则。应当说，古代汉语的词法是比较贫乏的。

句法又叫造句法，古代汉语是靠着虚词和词序来造句的。也就是说，选用何种虚词和词与词结合时的先后次序，是古代汉语赖以结构句子的两个重要的语法手段，也是研究古代汉语句式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分析语法规则要注重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

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不同，前者是概括的、附加的，后者是具体的、个别的；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也不同，前者是语言结构上的关系，后者是逻辑和事理的关系。但是，语法意义要附加在词汇意义上，在分析语法关系时，往往也要涉及到语义关系。例如前面说过，声调变化可以转换一批词的词性，这种转换属语法意义的转换，但它仍要附加在具体词的词汇意义上：

王（wǎng平声）：名词，天下归往之人。

王（wáng去声）：动词，使天下归往之行为。

好（hǎo上声）：形容词，美好。

好（hào去声）：动词，爱好。

再如，古代汉语动词后出现一个无间隔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动词和后面名词的语法关系是动词与宾语的关系。但是它同时还发生种种动作和事物之间的语义关系：

①活我，吾与汝璧。（《左传·哀公十七年》）使然的对象。

②等死，死国可乎？（《史記·陈涉世家》）：目的。

③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史记》）原因。

④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礼记·学记》）针对对象。

⑤师少於我，斗士倍我。（《左传·僖公十五年》）比较。

分析这些语义关系，虽然不是语法问题，但可以明瞭古汉语动宾关系所能表示的内容，对学习者是有益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用词汇意义和语义关系来代替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的分析。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混淆不清，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混淆不清，往往抹煞了语法的规则化，把语法搞得非常繁琐。比如用词汇意义来划分词类，就会造成词无定类，又比如连词“而”在语法上只起一个广泛的连接作用，如果我们去分析“而”所连接的两端在意义上发生什么关系，可以归纳出几十种，这已不是研究“而”的语法作用所应考虑的问题了。

### 二、古汉语语法分析的一些特点

1.汉语本身缺乏形态变化，但现代汉语口语里还可以发现一些。如“儿化”（滚，滚儿）、“轻声”（桌子、子孙）。古汉语因为是早在几千年前至一百来年前的书面语，而汉字又是表意文字，即使有形态变化，也被方块字吞没了，甚至被歪曲了。比如“焉”，在古汉语里既可以是“於之”的合音，也就是“介词+代词”的兼词。又可以是疑问语气词。汉字的书写方式都是“焉”，二者便很难分清。比如，“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焉”，就很难确定是兼词还是疑问语气词。但二者的语法作用可大不一样。又如，“夭”和“歪”是通过语音易位由名词转化为形容词：iao — uai。现代汉语“水舀”—“舀水”同此。但方块字给掩盖了。因此,形式的标志本来不多，还有一部分被掩盖，当然就容易有争论了。

2.因为古汉语语法教学的对象是懂得现代汉语、会说现代汉语的人，所以在方法上有必要用比较法。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一语言的两个阶段，语法的变化比起其他两个要素又较慢，所以是同多异少，所异之处也应当有变化的轨迹可寻，因此用不着像教外语那样来教古汉语。通过比较，相同的部分，可由现代而及古代，只讲不同的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以已知通未知，又可减少烦琐，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弊病，就是容易以今套古，甚至以今乱古，也就是说，有的人往往以现代汉语作标准来衡量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比如，现代汉语在表示目的、原因、对象、工具、时间、地点等意义时，一般都用介词结构，而古汉语却往往不用介词。不用介词是古汉语造句的正常现象，有人从现代汉语出发，认为是“介词的省略”。又如，现代汉语构成方位名词词组时，名词在前，方位词在后，而先秦古汉语却常有名词在后方位词在前的语序，诸如“中林”、“中河”、“中流”等等有人硬把古汉语这种正常语序称作“倒装”，其实这是立足于现代汉语来看古汉语，是语法历史的颠倒。在分析古汉语语法时，应当对当时的规则进行客观的描述，不要把“省略”、“倒装”这种名目搞得很滥

3.古汉语是一种书面语言，又是一种早期语言，所以，它与文字、词汇的关系非常密切。这首先表现在，相当一部分虚词是由实词虚化来的，它的作用与原来的本义有关。例如，“顾”的本义是回头，引申而有“反”义，虚化后有转折作用，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反而”、“却”。“故”有“既往”义，引申为“缘故”.虚化为因果复句连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所以”。“固”的本义是“坚固”，虚化为“本来”，成为表肯定的语气副词。尽管在使用时“顾”、“故”、“固”经常混写，但它们的本用各自与本义有关。其次，古代汉语的虚词也常有文字同音借用现象。例如，许多写“而”的地方，是“如”的假借：

①《诗经·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

毛传：“尊之如天，审谛如地。”

②《左传•昭公四年》：“牛谓叔孙，见仲而何？”

杜注：“而何，如何也。”

这里“而”和“如”是完全不同作用的两个虚词。我们又常可看见主谓之间加“而”，有假设义，这些“而”其实也都应写作“如”，当“如果”讲：

《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冯婉贞》：“诸君无意则已，诸君而有意，瞻予马首可也。”

这些地方，在理解“而”的作用时，不要只从语法上考虑，要从文字上先弄清“而”是“如”，是另一个虚词。所以，研究古代汉语，要有一点古代文字、训诂学的常识。

4.古代汉语中，有许多是仿古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书面语与当时的口语是脱节的。因此，它的句式往往有人为拟就的痕迹，既不象先秦句式，又并非口语的自然句式，这种作品的语言虽然时代较晚，却反而难懂难分析。所以，学习古代汉语语法还是要以先秦文章为准，靠先秦文章来打基础。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这里讲语法，遵循下面几个原则：第一、只讲写现代汉语不同的，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从略；第二、只讲古汉语常用的、普遍的语法规则，个别的、特殊的从略；第三、以先秦两汉文为基础，辅之以后代仿古文章；第四、尽量与现代汉语对照着讲。

## 第二节 实 词

古代汉语实词的分类，和现代汉语一样，要依据三个标准：①语义类别；②语法功能——词在句中的职务（充当什么成分）和词与词的结合关系；③词形变化。根据这三个标准，古汉语实词与现代汉语略有不同：除动词、名词、形容词外，数词可列入实词，量词在上古汉语里不能单独称为一类，只能归入数词，代词中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都与虚词纠葛很多，只有第一、二人称的代词可以较完整地列入实词，不得已，把它们都列入虚词。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这个问题历来争论很多，但古汉语里单纯的副词很少，也以列入虚词为宜。这样，古代汉语的实词只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四类，它们的情况大致类似现代汉语：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古代汉语名词除跟现代汉语一样经常充当主语、宾语、定语外，还可充当状语和谓语。

**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存在变化等的词。古代汉语动词除跟现代汉语一样经常充当谓语外，还可以充当状语,在表意功能上，也有与现代汉语不同之处。

**形容词**是表示事物的性质或状态的词，古代汉语形容词除跟现代汉语一样经常充当句子的谓语、定语和状语并有时充当主语、补语外，还可以充当宾语。在构词和变化上也与现代汉语小有出入。

**数词**是表示事物或行动的数目或次序的词。量词是表示计算数量的单位的词，一般习惯归在一类。其实从语法功能看，数词或数量词组类似形容词，单独的量词类似名词。古汉语的数词不同于现代汉语，它独立活动的机会很多，可以摆脱量词作谓语、宾语、定语，古汉语的量词与名词很难分，用作专门单位的量词在语法上和现代汉语没有多大区别。

古汉语的词归类困难很大，一个词属于哪一类，往往很难绝对化。比较下列“名”字：

①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名——名字、词。

②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名——取名。

③聘名士，礼贤者。名——有名的。

第一个“名”是名词，第二个“名”是动词，第三个“名”是形容词。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里很多，有的意义、用法都很纷繁。为此，古汉语在确定某词属某类时一般采取这样的原则：与基本语义一致又用例较多的称本类，在词义上从本义分化出去的称兼类，用得反常又少量、带有临时性的，称活用。本类、兼类都可正式归入某类中，活用不入类。上面所说的“名”字，可归入名词（本类）、形容词（兼类），作动词称活用，不入动词类。

下面分别讲这四类实词不同于现代汉语的特殊情况。

### 一、名词

（一）名词的特殊功能——作状语

在现代汉语里，名词是不能直接作状语的，以下句子属病句：

他十分功夫地擦着一个零件。

黄志勇愿望地看着我。

这些句子不通顺，正是因为误把名词放在状语的位置上。但是现代汉语里也还保留着“牛饮”、“烟消云散”、“瓦解”、“冰释”、“蚕食”等双音词或成语，它们正是名词作状语的状动式。而在古代汉语里，名词作状语是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从意义上看，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表示比喻。

①其后秦稍蚕食魏。（《史记·魏公子列传》）

蚕食：像蚕一样地吃。

②狐鸣呼日：“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

狐鸣呼：像狐狸一样喊叫。

③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簪笔磬折：象簪一样直立，象磬一样弯腰。

④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

云集：像云一样集拢，景从：像影子一样追随。

2.表示工具。

①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柳宗元《三戒》）

船载：用船运。

②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史记·高祖本纪》）

剑斩：用剑斩。

③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列子·汤问》）

箕畚运：用箕畚运。

3.表示态度。

①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左传·襄十四年》）

妾使：当奴隶使唤。

②彼秦者……虏使其民。（《战国策·赵策》）

使：当俘虏使唤。

③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记·孙膑传》）

客待：当客人接待。

④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史记·游侠列传》）

父事：当父亲伺候。

4.表示时空。

①童子隅坐而执烛（《礼记·檀弓》）

隅坐：在墙角坐着。

②夜缒而出。（《左传·僖公三十年》）

夜缱：在夜间（用绳）缒。

③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晁错《论贵粟疏》）

春耕等：在×季作×事。

在表示时间的状语中，“年”、“月”、“日”这些时间名词作状语，在用法上有特殊提出来介绍的必要。这些时间名词作状语。大约有以下三种情况：

（1）放在具有行动性的动词前面，有岁岁、月月、日日（每）的意思。

①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柳宗元《捕蛇者说》

②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庄子•养生主》

③穆赢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左传·文公七年》）

（2）放在表示性质、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前，有“一天一天的意思（表示情态逐日发展）。

①而乡邻之生日蹙（柳宗元《捕蛇者说》）

②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史记·田单列传》）

（3）在句首主语的前面，当“往日”讲，用来追溯往事。

①日卫不睦，故取其地。（《左传·文公七年》）

②**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左传·成公十六年》）

（二）名词活用作动词

有的名词可以临时具有动词的职能，也就是活用作动词，这种情况指的是：意义仍是名词的词，在句中充当动词谓语句的谓语，或在只有动词能在的结构位置上出现。

它在意义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1.把动作的工具直接当作动词来用。

①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鞭：鞭打。

②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李商隐《无题》）

镜：照镜子。

③夜将半、烛而寝。（《聊斋·小谢》）

烛：点烛。

④进城，梯而下之。（《李愬雪夜入蔡州》）

梯：设梯或沿梯。

2.把表示自然现象的名词当成表示自然现象发生过程的动词来用。

①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湘夫人》）

波：起波涛。

②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战国策·燕策》）

雨：下雨。

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小雅·采薇》）

雨：降雪。

3、把行为的结果当成行为本身来说。

①梁伯好士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冠将至，乃沟公宫。（《左传·僖公十九年》）

沟：筑沟。

②若阙地及泉，隊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左传·隐公元年》）

隊：挖隧

4.把动作的方位当成动作本身来说。

①秦师遂东。（《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东：向东进。

②子路从而后。（《论语·微子》）

后：落后。

名词活用作动词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表示一种主观意愿上的关系。例如：

“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

“僕欲将临武君。”（《战国策·楚策》）

“吾从而师之。”（韩愈《师说》）

“友风而子雨。”（《荀子·云赋》）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王安石（兼并》）

这种用法的意义可以化作“以……为……”的格式，以上例句中，“客我”是“以我为客”，“将临武君”，是“以临武君为将领”，“师之”是“以之为师”，“友风而子雨”是“以风为友”、“以雨为子”，“子百姓”是“以百姓为子”。这种动用法称作“以动”或“意动”。能够用来作成意动的名词，多半是表示关系的名词，它的宾语多半是表示主观上认为具有这种关系的名词。

### 二、动词

动词是词类中最活跃的一类。它的用途广，在句中地位重要，所以变化多，和其他词类发生的关系也比较纷繁。古汉语的动词这一特点表现为：差不多一切别的实词都可以活用作为动词。比如，动词本身有使动这种形态，名词和形容词作动词用时，也就有使动。这是因动词本身的特点在活用时转嫁到名词。形容词身上了。

（一）动词的特殊功能——作状语

①哙拜谢，起，立而饮之。（《史记·项羽本纪》）

②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左传·僖公三十二

③河曲智叟笑而止之。（《列子•汤问》）

④巫行视小家女好者。（《西门豹治邺》）

⑤兔去触株，折颈而死。（《韩非子·五蠹》）

⑥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三种形式：动词直接作动词的状语，或动宾组作状语有加“而”的，有不加“而”的。这主要是音节的关系。加“而”多半后面是双音节或前面是双音节，为凑足四字。但也可以不加“而”，可见结合很紧密。

这种功能现代汉语里也有，如“他看着我笑”、“王芳流着泪说”、“我哭诉自己的不幸”等。有的现代汉语语法书上把这种形式归入连动式，是不妥当的。连动式的两个动作一般有先后之分，而状动式的两个动作是同时发生的；连动式的两个动词没有主次之分，而状动式中，前一个动词显然是为了说明后一动词的状态的，后一动词是中心词。古汉语中，类似以下句子属连动式：

入而徐趋，至而自谢。（《触龙说赵太后》）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左传·隐公元年》）

比较起来，与状动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二）动词的使动形态

动词有自动与使动的对立。试比较：

|  |  |
| --- | --- |
| 自动 | 使动 |
| ①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丑》） | ①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 |
| ②涉间不降楚。（《史记·项羽本纪》） | ②欲因此降武。（《汉书·李广苏建列传》） |
| ③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祭十二郎文》） | ③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中山狼传》） |
| ④饮其流者怀其源。（庾信《征调曲》） | ④弥子饮公酒。（《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
| ⑤退而甘食其土之有。（《捕蛇者说》） | ⑤谨食之，时而献焉。（《捕蛇者说》） |
| ⑥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 | ⑥见其二子焉。（《论语·微子》） |

使动与自动的区别是：使动的动作不是主语表示的人自己发出的，而是主语表示的人让宾语表示的人发出的。在前表中，“朝王”是孟子朝见王，而“朝秦楚”是梁惠王让秦楚来朝；“降楚”是投降楚军，而“降武”却是使苏武投降；“生不能相养以共居”的“生“是自己活着，“我实生之”的“生”是让狼活着；“饮其流”是自己饮，“饮公酒”是让公饮；“食其土之有”是自己吃，“食之”是喂蛇吃；“见不善”是人们自己见，“见其二子”是老者让他的两个儿子见子路。这种主动与使动的对立，有的具有形态变化。例如：

|  |  |  |
| --- | --- | --- |
|  | 自动 | 使动 |
| 饮 | yǐn | yìn |
| 食 | shí | sì |
| 见 | jiàn | xiàn |

但是这种语音上的变化，由于汉字的缘故，现在大部分考究不清了。我们在文章里看到的自动和使动是同形式的，这就必须从上下文中去体会分辨。

例如：

①“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左传·襄公四年》

②“食马而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以上两例，例①中，第一个“食”是使动，第二个“食”是自动。例②中，第一个“食”是“让马吃”也就是“喂马”，使动。第二个“食”是“自己吃”，自动。不论是使动还是自动, 在书写上没有标志，全靠自己判断。因而，这是文言文阅读中的难点。

### 三、形容词

（一）形容词的特殊功能——作宾语

在现代汉语里，一般形容词在动词后出现，都是补语，是对动作的状态或结果加以补足。例如：“打扫干净”、“听明白”、“染红”、“泡湿”等。但在古汉语里，动词后出现的形容词，有些却不是补语，而是宾语：

①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

②乘坚策肥，覆丝曳编。（晁错《论贵粟疏》）

这种形容词作宾语的结构方式，在现代汉语口语里还保存有一定的造句功能。如“挑肥拣瘦”、“吃香喝辣”、“穿红戴绿”、“没大没小”等。

但这类情况在现代汉语里更普遍的是用“的”字结构表示，如“拉着大的，抱着小的”、“喜欢干净的”、“吃现成的”等等。

（二）形容词活用作动词

形容词后面出现宾语，便活用作动词。活用作动词后都有使动和意动的意味。

**意动** 表示当事人（主语）主观上认为宾语所表示的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和状态。

①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

③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战国策·齐策》）

④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

**使动** 表示当事人（主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

①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战国策·齐策》）

③今媪尊长安君之位。（《战国策·赵策》）

④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左传·僖公十五年》）

形容词的使动的格式是“使……成为……的。”

使动与意动用法在语言中没有形式标志。试比较；

|  |  |
| --- | --- |
| 意动 | 使动 |
| ①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 | ①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 |
| ②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 | ②工师得大木，匠人断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 |

两端的例句，左端是意动，“贱之”是“以之为贱”，也就是轻视他，小看他；“小鲁”和“小天下”是“以鲁为小”、“以天下为小”。右端是使动，“贱之”是“使之贱”，也就是降低他；“小之”是“使之小”，也就是弄小它。意动和使动在意义上的区别在于：意动表示主观意愿，因此是未实现的；使动表示客观行为，因此是已实现或将实现的。

（三）形容词的特殊构词法

古代汉语的形容词有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用这些特殊构词方式构成的形容词，多半是表示情态和描绘状况的：

1.叠音形容词。

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序》）

②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

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诗）

④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杜牧《阿房宫赋》

“熙熙”、“壤壤”是描绘人多的情状，“冥冥”、“惛惛”是描绘昏暗不明的样子，“昭昭”、“赫赫”则是描绘光明显亮的样子，“离离”形容草之繁茂，“融融”形容景之合谐，“凄凄”则形容气候之冷清。这些迭字词，不是由一个单音词临时重迭来的，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重叠式不是一回事。

2.带有后缀的形容词。

“然”、“若”、“尔”、“如”、“乎”、“焉”等，都可以充当形容词的后缀。这些带后级的形容词意思是“……的样子”、“……似的”，一般作状语，有时也作定语，个别还有作谓语的。例如：

①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景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皜皜乎：洁白的样子。

②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捕蛇者说》）

汪然：眼泪盈眶的样子。

③子路率尔而对曰……（《论语·先进》）

率尔：仓促急忙的样子。

④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经·卫风·氓》）

沃若：润泽的样子。

⑤子云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

申申如：安详舒适的样子；夭夭如：和谐舒展的样子。

用这两种特殊方式构成的形容词，阅读时应引起注意。

### 四、数量词

（一）数词不通过量词直接充当句子的主语、谓语、状语和定语，有时还可作宾语。

1.作主语。

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

2.作谓语。

①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示之者三。（《史记。项羽本纪》）

②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愚公移山》）

③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君书·更法》

3.作状语.

①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

②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序》）

4.作定语。

①斗酒只鸡人笑乐，十风五雨岁丰穰。（陆游《村居初夏》）

②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司马迁《报任安书》）

5.作宾语。

①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韩愈《原毁》）

②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中鉴于方今。（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这种情况说明，古代汉语的量词不发达，数词的独立性较强。因此，在将这种独立运用的数词译成现代汉语时，应当补上相应的量词。

（二）数的特殊称述和表达方式

古代汉语的称数法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在文学史学作品里，作为生活用语来说。数学著作如《周牌算经》、《九章算术》等以及科学著作中，称数法却很规则地程式化。下面略举几种特殊的称数法：

1.零数用“有”表示。

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②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尚书·尧典》）

2.序数中的“第一”用“首”、“冠”、“元”代替.“第二”用“次”代替。

①（桓公）为五伯首。（《战国策·齐策》）

②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其他如第二天称“次日”，第一年称“元年”等，都是古汉语常用的序数代称。

3.分数的分子分母连用。

①籍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陈涉世家》）

②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

4.倍数用基数词直称。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谋攻》

5.乘积的乘数被乘数连用，前一数是乘数，后一数是被乘

①有神人二八。（《山海经》）

二八：两个八,即十六。

②夫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后汉书·陈蕃传》）

四七：四个七，即二十八。

6.约数用相邻或不相邻的两个基数连用来表示。

①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论语·先进》）

②慧彼小星，三五在东。（《诗·召南·小星》）

7.约数前用“且”、“将”、“几”、“可”，约数后用“许”、“所”：

①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贾谊《论积贮疏》）

②卒可四千人，且尽。（《汉书·匈奴传》）

③赴河死者五万许人。（《汉书·皇甫嵩传》）

④十八日所而病愈。（《史记·扁鹊传》）

（三）数（数量）词与名词、动词结合的语序

在现代汉语里，数（数量）词与名词结合时，一般放在前面，组成“数+量+名”的格式，数量词相当名词的定语；而与动词结合时，一般放在后面，组成“动+数+量”的格式，数量词相当动词的补语。但在古代汉语里，除了具有上述格式外，数量词与名词、动词结合，还具有一些特殊的语序。

1.与名词结合，数（量）词在后：

①淳酒一斗。（马王堆《五十二病方》）

②取其汁渍美黍米三斗。（同上）

③莤荚一、枣十四。（同上）

2.与动词结合，数（量）词在前：

①不过三饮而已。（马王堆《五十二病方》

②三温煮石韦若酒而饮之。（同上）

## 第三节 短 语

词与词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成为短语。短语的成分与句子成分是一致的，短语是构成句子的基础。古代汉语的短语，与现代汉语一样，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向心短语**

在这类短语中，有一个成分是中心，另一个成分是附加在这个中心成分上的，整个短语的性质由中心成分的性质来决定。向心短语有：

**动宾短语** 动词是中心语，宾语是附加语，整个短语属动词性，如：“治天下”、“授命”、“合符”、“笑其所为”等。

**偏正短语** 包括： 定语+名词中心语，如：“神农之言”“枯朽之骨”等。“陈良之徒”。

状语+动词、形容词中心语，如：“亲临”、“耽眈相向”等动词短语，以及“甚详明“、“甚美”等形容词短语。

动词、形容同中心语+补语，如：“游于三辅”、“著于四海”、“怅恨久之”等动词短语，以及“承平日久”、“贤于弟子”等形容词短语。

**（二）离心短语**

在这类短语中，两个组合成分之间找不到中心语，它的性质也不由其中的哪个成分决定。离心短语有：

联合短语如：“走憐飞萤”、“雄勇猛健”、“心悸而胆慄”、“朝吟而暮诵”等。

主谓短语如：“白露横江”、“竹之始生”、“人影殆绝”等。

除实词组成的短语外，还有虚词与实词组成的短语，如介宾短语等，在讲虚词时再谈。

这些短语的类别，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但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短语，又有很多差异之处，这些差异，有的是结构形式上的差异，有的是结合语序上的差异，也有的是结合后语义关系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我门学习古代汉语语法的重点。

### 一、动宾短语的语义关系及双宾语

动词和宾语语义上一般发生支配关系，即，宾语是动作支配的对象。这一点，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一样。如：

①生庄公及共叔段。

②缮甲兵，具卒乘。

③更若役，复若赋。

④拨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

除此之外，古汉语的动词和宾语之间，还发生几种特殊的关系，是现代汉语所不常见的。

（一）宾语表目的

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

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礼记·檀弓》）

以上三例，宾语是动词所为的对象：即是动作、行为的目的所在。可以加介词“为”来理解。“启之”是“为之（共叔段）开城门”，“死国”是“为国而死”，“图吾君”是“为我们国君图谋”。

（二）宾语表原因

①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左传·庄公八年》）

②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左传·僖公廿八年》）

③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上三例，宾语是动作产生的原因。可以加介词“因”、“由”来理解；“诛屡”是“因为屡而责备”；“喜赂怒顽”是“因赂而喜，因顽而怒”；“争杯酒”是“因一杯酒而争执”。

（三）宾语表所向

①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隐公元年》）

②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礼记·学记》

③君三泣臣矣，敢问之罪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④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史记·信陵君列传》）

以上四例，宾语是动作所针对的对象，也就是说，动作是朝着宾语表示的对象发出的。可以加介词“对”来理解。“誓之”是“对她发誓”；“语之”是“对他谈话”；“三泣臣”是“三次对我哭”；“下士”是“对士谦卑”；“骄士”是“对士傲慢”。

（四）宾语表时空

①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②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以上两例，宾语是动作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以加介词“于”来理解。“鼓”是“鼓于儳时”、“田渭滨”是“在渭水之滨打猎”。

这些特殊的动宾关系，在意义上可以作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不是动词支配的对象，不能随意化成被动式。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关系，与加上介词以后所表示的意义关系是一样的，可以加上介词来理解，所以有些书上称之为介词的省略。说“省略”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古汉语里，不加介词可以表现这些关系的短语数量很多，是常规，不是变例。我们只能认为，古汉语的宾语（不加介词）和补语（加上介词）有着同样的表意功能。

与特殊动宾关系有关的，是双宾语问题。

现代汉语里，只有“给”、“请”、“教”、“告诉”、“问”、“送”等几个少数含有给予、教示意义的词，可以带双宾语。如：

①党给我力量。

②他教我作文。

③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在这些句子中，动词“给”、“教”、“问”所支配的直接对象是：“力量”、“作文”、“一件事”这些词语都是动词直接涉及的对象，又在距动词较远的位置上，称直接宾语，或称远宾语。而动作间接针对的对象，“我”和“你”则距动词较近,称间接宾语，或称近宾语。只有这类具有教示或给予意义的词，可能涉及到两个对象。所以，在现代汉语里，也只有这类词可以带双宾语。

在古汉语里，与现代汉语上述双宾完全同类的，也有不少。如：

①公赐之食。（《左传·隐公元年》）

②吾与汝璧。（《左传·哀公十七年》）

③公语之故，且肯之悔，（《左传·隐公元年》）

但是，古汉语里的双宾语，绝不只限于这些，而是范围更宽泛，为数也更多。如：

①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左传·隐公元年》

②期年，狄必至，示之题矣。（《左传·僖公八年》）

③吾既以言之三矣。（《墨子·公输盘》）

④（大王）得璧，传之美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⑤又试之鸡（蒲松龄《促织》）

我们把上述双宾语加以分解：

|  |  |  |  |
| --- | --- | --- | --- |
| 动词 | 近宾语 | 远宾语 | 今译 |
| 饮 | 公（使动） | 酒（支配） | 请公饮酒 |
| 生 | 民（使动） | 心（支配） | 使百姓生贰心 |
| 示 | 之（所向） | 弱（支配） | 对他示弱 |
| 言 | 之（支配） | 王（所向） | 向王说了这件事 |
| 传 | 之（支配） | 美人（地点） | 在美人中传和氏璧 |
| 试 | 之（支配） | 鸡（地点） | 在鸡那儿试验促织 |

经过分解，可以看出，古汉语的双宾语和现代汉语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古汉语可以带双宾语的动词，不只限于有给予或教示意义的那几个，而是比较宽泛。凡是可以有使动用法或与宾语发生特殊意义关系的动词，都有会带双宾语

第二、古汉语双宾语，就直接宾语来看，一般发生支配关系，情况比较单纯，就间接宾语来看，则可以和动词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情况复杂，但不外使动和特殊动宾关系几种情况。

第三，古汉语的双宾语，直接宾语也不一定是远宾语，间接宾语也不一定是近宾语，它们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由于古汉语双宾语有以上特点，翻译时要特别注意，一要增加必要的介词，二要注意调整词序。

### 二、加“之”取消独立性的主谓短语

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的主谓短语，只要一加上语气，便可成为一个独立的句子。主谓句是单句中最常见的句子。但是，主谓短语也常常充当句中的成分，它可以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当它充当句子成分时，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常态，一种是非常态。非常态时，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之”。如：

1.作主语：

①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蒲松龄《狼》）

②今日赢之为公子亦足矣！（《史记·信陵君列传》）

③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说》）

2.作宾语：

①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资治通鉴》）

②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商君书·更法》）

3.作状语：

①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捕蛇者说》）

②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左传·桓公十一年》

4.作定语：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

注：

主谓短语充当谓语时，一般不在主谓之间加“之”。如。

①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蒲松龄《促织》）

②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魏学《核舟记》）

作宾语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加“之”。如：

①一日晌午，谍报敌骑至。（《冯婉贞》）

②寡人窃闻赵王好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但有一部分复句的分句也加“之”，如：

①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列子·汤问》）

②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赤壁之战》）

③事之不捷，恶有所分。（《左传·宣公十二年》）

主谓之间加“之”后，原来主谓短语的离心状态改为向心状态了，谓语的中心作用突出出来了，因而独立的意味减弱了,从属的地位明显了。但必须说明的是，主谓短语作句子成分或分句，既然并不是非加“之”不可，那么，说加“之”是主谓短语作句子成分或分句的标志就不妥当了，只能认为是方式之一。主谓短语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句子存在，主要还看它有没有句子的语气，只是加“之”后，不独立的意味更强了而已。

## 第四节 句 子

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的句子分单句和复句两大类。单句是基础。

### 一、单句结构的分析

单句是由词和短语依一定的语法规则、凭借一定的语法手段构成的，单句的成分与短语是一致的。古汉语单句按结构分成主谓句与非主谓句两大类，主谓句又分动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四类；非主谓句又分动词句、名词句、形容词句、叹词句四类。这样按结构分类的结果，叫作句式。为了了解单句句式，首先应分析单句的句子成分。

古汉语单句的句子成分在组合上是有层次的，其中包括的**向心结构**又是有主次的，所以一般采取定向的层次分析法。这种分析法的要点是：从短语组合的最基础层开始，依次确定各层次的组合关系。为方便起见，用框线表明结合关系，向心短语用箭头表明中心语所在。例如。

①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介宾

介宾

动宾

偏正

偏正

偏正

主谓

又如：

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舜发于欧亩之中》

介宾

介宾

动补

动补

联合

动宾

在进行结构分析后，我们可以确定单甸的句式：①首先确定是主谓句还是非主谓句；②然后确定依谓语性质属何种谓语句；③按最后一层的大结构确定它属什么式的句子。如第一句是主谓句中的动词谓语句，谓语部分是状中式（状语+中心语）；第二句则是非主谓句中的动宾式动词句。

古代汉语的句子分析主要为理解句意服务，结构分清了，词与词的关系和结合层次明确了，意思也就清楚了。

### 二、几种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单句

单句除了按结构分成各种句式外，还可以依不同的标准，分成各种句类，常见的分类标准有以下三种：

1.从句子的谓语性质和表意特点来分，可以分成叙述句（包括主动句、被动句、存现句）、判断句、描写句。

2.从句子的语气、作用来分，可以分成直陈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

3、从句子表示的态度来分，可以分成肯定句和否定句。

这三种分类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所以，是交叉关系。例如：描写句，是以形容词或数量词作谓语的。有直陈的描写句（“天亮了。”），有疑问的描写句（“天亮了吗？”），有感叹的描写句（“天终于亮啦！”）也有祈使的描写句（“天快亮吧！”）。又如，叙述句，是用动词作谓语的，有肯定的叙述句（“人民胜利了。”）也有否定的叙述句（“敌人不甘心失败。”）。根据这种分类，加以比较，古代汉语的单句，有四种是跟现代汉语有差异的（它们不在一个平面上）。

1.叙述句里的被动句（包括各种语气与肯定、否定两种）。

2.判断句（包括各种语气与肯定、否定两种）。

3.疑问句（仅叙述句中肯定、否定两种）

4.否定句（包括各种语气的叙述句）

根据舍去相同、研究相异的原则，许多书上研究古代汉语的单句，主要研究上面这四种。在这四种句子中，也是有同有异的。如叙述句的被动句有有标志的被动句式，也有无标志的一般主谓句式，前者古今有异而后者古今相同，在分别研究这四种句子时，我们又以研究它们相异的方面为主。这样一来，我们就从纷纭的句类中，理出了一个头绪。

**（一）被动句**

被动句是叙述句的一种。

谓语对主语进行叙述的句子，叫做叙述句。叙述句谓语的核心词都是动词（主要是动作动词，也包括“有”、“在”等表示存在的词）。

叙述句可以根据主语和谓语的关系，细分成主动句、被动句、存现句三种。这三种句子里，主动句和存现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大致相同的。只有被动句，古代汉语中有一些特殊的句式，所以这里只介绍被动句。

被动的意思，可以不用被动的形式来表示，也就是说，句中并不出现表示被动的词语和结构。一般的主谓句，只要主语是受事者（动作的对象），句子就有被动意思。如：

①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字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鑫》）

②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cháng）胣（chi）,子胥靡。（《庄子·祛箧》）

③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白居易《卖炭翁》）

以上这些句子，都是用一般的主谓句表示被动的意思。谓语部分可以加上一个“被”字，意思不变。这种句子，没有形式上的标志。古代汉语中特的表被动的句式主要有五种：

1.用介词“於”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这是古代汉语里较常见的被动句式，

①邵克伤於矢，流血及履。（《左传·成公二年》）

郤克被箭射伤了，血流到鞋上。

②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史记·屈原列传》

楚怀王因为分不清谁是忠臣，所以在朝内被郑袖迷惑，在国外被张仪欺骗。

③夫破人之与破於人也，臣人之与臣於人也，岂可同日而言哉？（《战国策·赵策》）

打败别国和被别国打败，拿别人当臣国和被别人当臣国，怎么能够放在一块儿说呢。

在这些句子里，介词“於”和表示行为主动者的名词组成介词结构，放在有被动意义的谓语动词后面，翻译时可以用介词“被”和表示行为主动者的名词组成介词结构，放在动词前面（参看例句后附的译文）。

2.动词前加“见”表示被动：

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史记，屈原列传》）

②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种句型同现代汉语一样，“见”是助动词，也可翻译成“被”（“见疑”：被怀疑。；“见欺”：被欺骗。）上面两个句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为的主动者在句中没有出现。“见”表被动时，还可以同时用“於”引进主动者。如：

①臣诚恐见欺於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今见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见臣於秦。（《战国策。赵策》）

以上两个句子，可与前面未引进主动者的句子比较，即可以明确它的特点了。

3.用介词“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这种句式和第一种句式的区别是：用“於”组成的介词结构放在动词后作补语。而用“为”组成的介词结构放在动词前作状语。

①吾属今且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

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史记·屈原列传》）

“为”这个介词的代词宾语经常省略，所以有时会出现“为”直接与动词相连的句式。

①胥之父兄为戮于楚。（《史记·吴世家》）

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在楚国被人杀了。

②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史记·晋世家》）

灵公从小就骄侈，老百姓不拥护他，所以被人杀死是很容易的。

这种句式，翻译时可以在“为”后把主动者补出来。

4、用“为……所……”或“为所”的句式表被动。

“为”还可以跟“所”字配合着用，构成“为……所……”的句式。

①世子申生为骊姬所谮。（《礼记·檀弓》）

②如姬父为人所杀。（《史记·信陵君列传》）

③卫太子为江充所败。（《汉书·霍光传》）

“为……所……”的句式，在“为”后应引进主动者，但是，由于“为”的代词宾语常常省略，经常有“为”与“所”直接相连的情况。

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项羽本纪》）

这种句子在翻译时也要把行为主动者补出来。如最后一句话可翻成“你们这帮人都将被他俘虏了。”

“所”在翻译时可以不译出，也可照原样放上，因为“为……所……”这样的句式，在现代汉语书面语里还保留着。如“大家都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5.直接用“被”放在动词前表被动。这种句式与现代汉语完全一样，是一种口语化的句式。先秦、两汉文里已经出现，但始终没有成为书面语里常用的句式。

①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战国策·齐策》）

②近鲁阳樊事被征初至。（《李固遗黄琼书》）

前面例中，“见”与“被”对举，可以看出“被”和“见”在表被动的作用上是相同的。

综合以上五种句式，古代汉语表示被动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用介词引进主动者；一种是用助动词给动词以被动标志。这两种手段或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都能显示句子的被动性。

被动句式在主动者出现时，可以和主动句式互相变换。如“见欺於王”可以化成主动句“王欺”；“胥之父兄为戳於楚”可以化成主动句“人杀胥之父兄于楚。”同样，主动句也可以按上面四种格式化成被动句。但主动句和被动句在表达上的作用是绝对不同的。前者强调施事者，后者强调受事者；前者强调行为的主动性，后者强调行为的被动性。因此，要好好掌握被动句式。

**（二）判断句**

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就成为判断句。这一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最明显的一点是现代汉语常见的判断句形式是名词、代词或具有名词作用的词组前加判断词“是”组成合成谓语，而古代汉语判断句常见的形式是直接用名词、代词或具有名词作用的词组作谓语。例如：

①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南子，卫灵公夫人也。（《论衡·问孔》）

先秦语言的判断句，不用判断词“是”，但是，指示代词“是”常常充当判断句的主语或主语的复指成分。这种“是”字，常被误会成是判断词，要特别注意，如：

①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战国策·楚策》）

②是世之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判断词“是”，到汉代后，已逐步发展起来，两汉和魏晋的文章中已可找到用“是”作判断词的典型句子，唐代以后的文章中更多些。如：

①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日：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

（比较《战国策·赵策》：“此必豫让也”）

②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③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都，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资治通鉴》）

从汉语史考察，大约在汉代，口语中的判断词“是”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古代言文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后世文人一味仿古，书面语拒绝、排斥口语中新产生的语法形式，所以，在文言文中，判断句一般仍采用先秦的格式，用判断词“是”的判断句一直没有成为判断句的主要形式。

判断句是表示判断的，但是在语言实践中，我们会遇到某些判断句，它们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不能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来加以分析。如：

①夫战，勇气也。（《左传•庄公十年》）

打仗，靠的是勇气。

②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战国策·齐策》）

千金，确是好多的钱；一百辆车，是只有显贵的使臣才能有的。

翻译这种判断句时，要注意这种压缩的情况，要根据思想内容，增加必要的词语来反映它的原意。

古代汉语判断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谓语部分常常带副词的状语。特别是否定判断句，它的主要形式是谓语的前面直接用副词“非”来否定。如：

①赢乃夷门抱关者也。（《史记•信陵君列传》）

②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纪》）

③环村居者皆猎户。（《冯婉贞》）

④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

⑤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战国策·魏策》）

⑥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也。（《战国策·魏策》）

⑦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在翻译这些判断句时，“乃”一般翻成“乃是”；“即”，一般翻成“就是”；“皆”，一般翻成“都是”；“必”，一般翻成“一定是”；“非”，一般翻成“不是”。但是，这里译出的“是”是根据古今句式的对应关系补出来的，而不是“乃、即、皆、必、非”这些副词的意义里固有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副词放到叙述句里，就不必译出“是”字来，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古汉语判断句主语后常用“者”提顿，谓语后常用“也”煞句。但是“……者……也……”并不是判断句的必然标志，有时用“者”不用“也”，有时用“也”不用“者”，还有时“者”“也”都不用。如：

①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②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者”、“也”都用。

③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

以上用“者”不用“也”。

④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史记·孙膑传》）

以上用“也”不用“者”。

⑤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届原列传》）

以上“者”、“也”都不用。

在“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个句子中，主语是用“者”构成的名词性词组。这时的“者”不是助词，而是主语的一部分。但是，从表达效果上也有提顿作用。

判断句的主语，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可以省略。这种句子不易辨识。如。

①对曰：“〔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左传·庄公十年》）

②虎见之，〔 〕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柳宗元·《三戒》）

③子曰：〔 〕隐者也。”（《论语·微子》）

④良庖岁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庄子·养生主》）

第一句省略了代词“此”或“是”；第二句承前省略了“驴”；第三句承前省略了“丈人”；四句省略了“此”。古代汉语中，可以用判断句的形式解释原因，情况大多跟第四句一样。这些省略主语的判断句，翻译时是否要补出主语，要看现代汉语行文的需要。

**（三）否定句**

表示否定的句子叫否定句。有否定的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有否定的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

否定句与肯定句的分野就在否定词上。所以，否定词是构成否定句的主要因素。古代汉语的否定词，以否定副词居多，还有否定动词和否定代词。除“不”字外，都与现代汉语不同。

下面，我们先介绍这批否定词：

|  |  |  |  |  |
| --- | --- | --- | --- | --- |
| 例词 | 词性 | 用法特点 | 句例 | 备注 |
| 不 | 副词 | 是最宽泛的否定副词，可以用来否定叙述句和描写句。用“不”否定的动词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也可以是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 也可以不带宾语，不能否定名词。 | ①回也不愚。  ②大都不过三国 之一。  ③不知木兰是女 郎。  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不”、“弗”在词汇意义上相同，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不”。  “不”、“弗”后面如果出现名词,名词一般用作动词或形容词，如“晋灵公不君”，“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
| 弗 | 副词 | 先秦语言里， “弗”只能否定动词，不能否定名词、形容词。被“弗”否定的动词多数是及物动词，但一般不带宾语。 | ①若弗与，则清除之。  ②公弗许。 |
| 毋 | 副词 | 通常用于祈使 句，表示禁止或不 同意，被“毋”否定的动词一般带宾 语。“毋”有时写作“无”。 | ①大毋侵小。  ②无使滋蔓。（无=毋） | “毋”、“勿” 在词汇意义上相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要”、“别”。 |
| 勿 | 副词 | 通常用于祈使句，表示禁止或不同意，被“勿”否定的动词，不带宾语的多，带宾语的少。 | ①子勿言也。  ②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
| 未 | 副词 | 通常用于叙述句，表示事情还没有实现，有时可以组成表否定的短语“未尝”。 | ①未之有也  ②见牛未见羊 也，  ③肉食者鄙，未 能远谋。  ④三年之后，未 尝见全牛也。 |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没有”。 |
| 否 | 副词 | 常用于独词句，与作为应答的“然”字相对立。 | “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 |  |
| 非 | 副词 | 用于判断句，否定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或用来否定某 一事实，或用于假 设句。 | ①劳师以袭远， 非所闻也。  ②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  ③民非水火不生活。 | 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不是”，但它不是否定的判断词，而是副词。 |
| 无 | 动词 | 与“有”相对，用于叙述句里的存现句，被它否定的是名词性的宾语。 | ①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  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相当于现代汉语里作动词用的“没有”。 |
| 莫 | 代词 | 这是一个否定性的无指代词，经常作主语。“莫”字前面可以出现它所代替的名词。汉代后，有些“莫”字也作否定副词用。 | ①群臣莫对。  ②天下之水，莫 大于海。 | 现代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无指代词“莫”可以译成“没有谁”、 “没有一种东西（事情）”。 |

除了否定词与现代汉语有差异外，古汉语的否定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位置与现代汉语不同。

第一、动词前有“不”“毋”“未”等否定副词”的否定句，如果它的宾语是代词，这个代词宾语，一般应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

①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诗经·郑风·褰裳》）

你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人（想念我）吗？

②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我不要欺你，你也不要骗我。无=毋。

③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庄子·知北游》）

我问狂屈，狂屈心里想告诉我却不告诉我。

④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我没有看见能力不够的人，大概有这样的人吧，我没见到！

上面四个句子中，都是用“不”、“无”（毋）、“未”否定的，代词宾语“我”、“尔”、“之”提到动词“思”，“诈”、“虞”、“告”、“见”的前面。

第二、用无指代词作主语的否定句，动词的宾语如果是代词一般也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

①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

即使是派五尺高的小孩到市上去，也没有什么人欺负他。

（“或”语助词。）

②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

没有人了解我呵！

③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韩非子。五蠹》）

我有年老的父亲，我死了，没人养活他了。

以上三个句子中，都是以“莫”字作主语，代词宾语“之”、“我”提到动词“欺”、“知”、“养”的前面来。

这种宾语提前的句式，是古代汉语里常见的句式，也有的个别句子代词宾语不提前，如“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四）疑问句**

表示疑问、设问和反问的句子，叫疑问句。叙述句、判断句、描写句，都可以成为疑问句。

现代汉语的疑问句，可以没有任何标志，仅仅由上扬的语气来表示。如“他学习努力。”（→）“他学习努力？”（ ）但古汉语却必须有标志。句中的疑问代词和疑问语气词，就是它的标志。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疑问代词和疑问语气词。

先介绍疑问代词：

|  |  |  |  |
| --- | --- | --- | --- |
| 例词 | 用法特点 | 例句 | 备注 |
| 谁 | 指人的疑问代词。常用作主语，也可以作定语，做定语时，后面一般要加 “之” | ①且行千里，其谁不知。  ②是谁之过与？ | 译作“谁” |
| 孰 | 常用于选择问句。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也有时不用于选择问句，与“谁”同。 一般用作主语，不能用作直接宾语，不能用作定语。 | ①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②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似蛇者乎？ | 译作“谁”、“哪个”。 |
| 何 | 指物的疑问代词，一般用作宾语，也有时用作定语、状语。 | ①客何好？  ②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③何至於此? | 译作“什么”、“怎么”。 |
| 安  恶  焉 | 指处所的疑问代词，常用作状语。用作状语时， 经常表示反问。也有时用作宾语，作宾语时，“恶”只用于“恶在”、“恶乎”。 | ①子安取礼而待吾君？  ②梁客辛垣衍安在？  ③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蘸梁王？  ④曷候之美恶平至？  ⑤姜氏欲之，焉辟害？ | 译作“哪里”、 “怎么”。 “恶”读平声。 |
| 胡  奚  曷 | 只能用作宾语和状语， 作状语时，一般询问原因； 作宾语时，“胡”、“曷”， 只用于“胡为”、“曷为”。 | 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②天曷不降威？  ③曷以知其然也?  ④奚为与人俱称帝？ ⑤胡为至今不朝去? | 译作“为什 么”。 |

再介绍疑问语气词的用法特点：

|  |  |  |
| --- | --- | --- |
| 例词 | 用法特点 | 例句 |
| 乎  诸 | 在是非问句里，“乎”字译成 “吗”；在选择问句里，“乎” 字译成“呢”；“乎”字跟疑问代词、否定词及语气词“岂” 字相呼应时，表示反问；“乎” 字跟“其”、“无乃”等词相呼应，表示一种委婉语气，略等于现代汉语的“吧”。“乎”字有时表感叹，可译成“啊”。“诸”是“之乎”的合音，用于句末，表疑问和反问。 | ①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  ②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袄祥乎？  ③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④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  ⑤其是之谓乎？  ⑥无乃不可乎？  ⑦长铗归来乎？  ⑧不识有诸？ |
| 与  欤  邪  耶 | 于现代汉语的“吧”。“乎” 字有时表感叹，可译成“啊”。 “诸”是“之乎”的合音，用于 句末，表疑问和反问。 “与”略等于现代汉语 的“吗”，略含揣度语气， “邪”是“与”的同义词， 由于方言分歧而产生细微。 | ①是鲁孔丘与？  ②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③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④此非以贱为本邪？ |
| 哉 | “哉”字的主要用途有二：一是表示反问，一是表示感叹。“哉”字表示反问略等于现代的“呢”字，一般与疑问代词或“岂”相呼应。 | ①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②且彼恶乎待哉？  ③哀哉！（表感叹） |

在古汉语疑问句里，有时用疑问代词，有时用疑问语气词，有时二者都用。

在上古汉语里，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放在动词和介词的前面。

①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成公三年》）

我的确是没有才能，又敢抱怨谁呢？

②梁客辛垣衍安在？（《战国策·赵策》）

梁国的客人辛垣衍在哪里？

③子归，何以报我？（《左传·成公三年》）

您回去，拿什么报答我？

④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战国策·齐策》）

假如没有收成，凭什么有百姓？假如没有百姓，凭什么有国君呢？

在疑问句中，经常出现一些凝固形式：

（1）何如。

陛下以绛候周勃何如人也？（《汉书·周勃传》）

（2）如何。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诗经·邪风·伐柯》）

（3）若何。

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4）奈何。

事将奈何矣？（《战国策·赵策》）

（5）如……何、若……何、奈……何。

①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论语·颜渊》）

②寇深矣，若之何？（《左传·僖公十五年》）

③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

④将如君何？（《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⑤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左传·成公二年》）

⑥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诗经·齐风·南山》））

下面再介绍几种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

（1）不亦……乎。

不亦殆乎？（《韩非子·定法》）

（2）何以……为。

“何以伐为？”（《论语·季氏》）

（3）何……之有。

姜氏何厌之有？（《左传·隐公元年》

### 三、复句

古代汉语复句和现代汉语一样，是按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分类的。分法和分类结果都与现代汉语大同小异，所以简单列在后面，不再详述。

**（一）联合复句**

包括四种关系：

1.并列：

（1）单纯并列：

人或益之，人或损之。（《吕氏春秋·察今》）

（2）单起多收：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3）多起单收：

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梦溪笔谈·采药》）

2.承接：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陶渊明《桃花源记》）

3.递进：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史记·项羽本纪》）

4.选择：

欲与秦，秦城恐不可得；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二）主从复句**

又分三种情况：

1.因果复句：

①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②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墨子·公输》）

2.条件复句：

①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史记·信陵君列传》）

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

3.转折复句：

①其父虽善游，其子遽善游哉？（《吕氏春秋·察今》）

②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

## 第五节 虚 词

### 一、虚词概述

了解古汉语虚词的概貌，还要从古今汉语的比较入手。古汉语虚词的分类，在以下几方面与现代汉语不同。

1.现代汉语的代词，一般是作为实词来对待的。但是在古汉语里，代词“之”、“其”、“者”、“所”以及许多疑问代词、指示代词，都不能不作虚词来对待。原因是：

（1）这些代词虽有些词汇意义，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造句的功能。如代词“是”，有把宾语提前的功能；代词“其”作主语时，有兼代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等等。

（2）这些代词中，很多兼作其他虚词，如“之”（代词、助词），“其”（代词、语气词、副词）.“者”（代词、助词）。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传统的讲虚词的书，都习惯于把代词收

2.古代汉语里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虚词，由于语言的发展，它们已经成类的消失了，现代汉语里找不出与之相应的词来。如谦敬副词“敬”、“请”、“窃”、“谨”，句首语气词（发语词）“夫”、“唯”，以及临时作词头和词尾用的虚词，这些都没有办法纳入汉语语法体系。

3.古代汉语里的虚词，具有特殊的作用，现代汉语里找不出相应的词来承担这些作用。只有把它原封不动地作为构词因素或固定结构保存下来，如“者”、“所”。这些词，也无法纳入现代汉语体系，只能单独算作特殊的一类。

这样，参考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根据古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古汉语的虚词分成八大类。现举主要虚词分列于后。

**（一）代词**

人称代词：吾、予、余；汝、尔、若、而、乃；公、君、卿、之、其；彼；

指示代词：是、此、斯、兹、彼、夫；

疑问代词：谁、孰、何、安、恶、焉、胡、奚、曷；

无指代词：或、莫；

特殊代词：者、所；

**（二）副词**

程度副词：极，甚、颇、几；

范围副词：皆、咸、俱、悉、但、徒、惟、止；

方式副词：再、又、复、亦；

时间副词：尝、向、方、立、将、且、行；

否定副词：不、弗、非、未、勿、毋、莫；

情态副词：乃、固、必、尚、宜、亦、盖；

谦敬副词：敬、请、窃、谨；

**（三）助词**

**结构助词**：之；

**语气助词**：

**句首**语气词（发语词）：夫、唯、惟、盖；

**句中**语气词：其、平；

**句末**语气词：判断语气词：也；

直陈语气词：矣、焉、耳；

疑问语气词：乎、诸、与（欤）、邪（耶）、哉；

感叹语气词：哉、夫；

**（四）介词**

以、於（于、乎、诸）、为；

**（五）连词**

与、及、且、而、以、则、於是、故、是故、然、况、而况、虽、若、如、苟；

**（六）叹词**

噎、呜呼;

**（七）词头**

有、其、言、于、薄；

**（八）词尾**

然（乎、焉、如、尔）；

古代汉语的虚词为数很多，每个虚词的用法很纷繁，一个词往往兼属多类，所以，这里不再全面介绍，只把最常用的几个虚词举例阐述一下，其余的可以临时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自行整理归纳。

### 二、常用虚词举例

（一）之

“之”字除有动词的用法外，作为虚词，主要作代词和助词。

1.代词“之”

代词“之”略等于现代汉语的“他”（她、牠、它、他们），但是与“他”又有差别：

“他”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定语，而“之”主要充当宾语，如：

①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柳宗元《捕蛇者说》）

②公与之乘（《左传·庄公十年》）

③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陷之。（《史记·项羽本纪》）

“之”不仅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还可以作第一二人称代词。例如：

①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左传·宣公二年》）

②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以上“之”为第一人称，相当“我”

①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商君书更法》）

②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之”为第二人称，相当“你”；

“之”所以能用作第一、二、三人称，是因为它本身其实并非专用的人称代词，而究其根本，仅是一个指示代词，只是在作宾语时指示的意味减弱了，称说的意味加强了而已。

“之”字在句中翻译宜灵活，大约有以下几种译法：

（1）“之”用来代人时，第三人称一般翻译作“他”（他们），代物时有时可译作“它”，用作第一、二人称时译作“你”、我”

（2）“之”用来代物时，其中的许多“之”不是强调人称，而是强调指示，可译成“这个……”、“这些……。例如：

①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公十年》）

可译成：商量这件事。

②何以言之。（《资治通鉴》）

可译成：根据什么说这些话呢？

③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资治通鉴》）

可译成：冒然实行这些。

（3）还有一些，因为距离较远，指代又不明确，所以不译成“他”或指示代词“这”、“那”，而需直接将所代之物译出。例如：

①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梦溪笔谈·活板》）

交替地使用这两块铁板，眨眼的工夫就可以印好了。

②负草填之，骑乃得过。（《资治通鉴》）

负草填路，坐骑才能过去。

（4）所代之物已在同一句中承前蒙后出现了，“之”字可不译：

①珍宝尽有之。（《史记·项羽本纪》）

珍宝都占有了。

②冰，水为之。（《荀子·劝学》）

冰，水结成的。

③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梦溪笔谈·活板》）

用手拨拉一下，那些字印就都自己掉下来了。

2.助词“之”：

结构助词“之”，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不同的是,“的”只能在偏正词组中连接定语和中心词，而“之”还可以连接主谓词组。

“之”连接定语和中心词：

（1）表示限制（领属）或修饰关系，可直接译为“的”。例如：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韩非子·难一》）

拿您的矛，击您的盾，会怎样呢？

（2）表示比喻关系，可译为“一般的”、“如同……一样的。”例如：

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战国策•赵策》）

君主的儿子，如同骨肉一样的亲大。

（3）表示同一关系，译为“这样的”、“这些”、“这种”。例如：

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列子·汤问》）

靠你的力量，连魁父那样的小土丘都损坏不了，能把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怎样？

“之”连接主语和谓语，可以取消主谓短语的独立性，也可以取消分句的独立性。这种“之”一般可不译出。

还有一种“之”，也可作为助词，但它不是结构助词，而类似语气助词，它的作用是填充音节。如：

“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者甚众。”（《资治通鉴》）

“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史记·陈涉世家》）。

这种“之”，是代词“之”弱化而来的，不必译出。

**（二）其**

1.代词“其”：

“其”和“之”类似，其实质是指示代词，由于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贫乏，它便常常充作第三人称代词；又因为它的语法作用往往作定语，所以相当于“他（她、它）的”，如：

①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孟子·滕文公》

②民未知义，未安其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③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左传·庄公十年》）

④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左传·僖公二十年》）

从上四例可以看出，“其”作第三人称代词，可以代单数.即“他的”，如第一句。也可以代复数，即“他们的”，如第二、三句。可以代人，如第一、二、三句，也可以代事，如第四句“其”代“越国以鄙远”这件事。

“其”也可以用作第一、二人称。如：

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资治通鉴》）

上句中，“其”代周瑜，属第一人称。

老臣以为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其爱不若燕后。（《触詟说赵太后》）

上句中，“其”代赵太后，对说话人触詟说，是第二人称。

“其”当人称代词用，还可以充当用作句子成分或作分句的主谓短语的主语。例如：

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

②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

“其”放在数量词前，代总体，可译作“其中的”。例如：

①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史记·高祖本纪》）

②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蒲松龄《狼》）

第一句的“其”，是列数原因的，“其”代全部的原因；第二句的“其”代两只狼总体，前面讲“一狼径去”，所以这里的“其一”就是两只狼中的另一只。可译作“另一只”，但“其”并无“另”的意思，“其”仍代总体。

2.语气词“其”：

“其”用在句首或谓语前面，充当语气词，它的本用是表示测度和商榷。例如：

①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左传·隐公六年》）

②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宫之奇谏假道》）

这两句中的“其”都表测度。测度实际上是一种舒缓的反问，相当于“是不是”、“恐怕”，其实内容是肯定的，只是说得委婉一点罢了。

①子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欧阳修《泷岗阡表》）

②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左传•隐公三年》）

这两句中的“其”都表商榷。其实是一种舒缓的命令，内容是使令性的，只是说话时委婉一些，带点商量的口气。这个“其”字很难翻译，一般用表希望些的能愿动词“要”、“可要”来表现其商榷态度，但“其”的语法作用并不等于“要”。

“其”字有时可以表示反问语气。如：

①“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左传·僖公五年》）

②“其真无马邪？”（韩愈《杂说四》）

这是与“岂”通用的结果，不是“其”的本用。

**（三）“者”与“所”**

“者”和“所”，通常称为特殊代词，它们的特殊性是都不能单独指代，只能和其他词结合，组成名词性短语。“者”和“所”在这个短语中起指代作用。

“者”和“所”，都可以归入其他的词类，但它们的主要词性是代词。

1.代词“者”、“所”：

“者”和“所”组成的词组，都是名词性词组。

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②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比较这两种名词性词组，“者”，放在动词“言”、“闻”之后，“所”放在动词“思”、“忆”之前。

“者”不但能与动词组合，还能与形容词、数词、词组相组合。

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

旁边全是大松树，弯的象伞盖.直的象旗杆，站着的象人，卧倒的象盘龙。

“者”代松树，前面的形容词和动词都是说明松树的特点的。

①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资治通鉴》）

②二者不可得兼。（《孟子·告子》）

“者”代前面列举的那些东西，数词用来概括其数量。

“者”字还可以与短语相结合，所结合的短语以动词性为多，“者”在这种情况下仍代行为的主动者。

①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左传·庄公十年》）

②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谋攻》）

③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记·项羽本纪》）

“所”字可以和介词组成短语：

①是吾剑之所从堕，（《吕氏春秋·察今》）

就是我的剑从这里掉下去的地方。

（所、代介词所介绍的对象，此处代地方）

② 此世所以不传也（《石钟山记》）

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不传留下来的原因。

（所，代介词“以”介绍的对象，此处代原因）

③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墨子·公输》）

我知道拿什么来抵御你了，我不说。

（所，代介词“以”介绍的对象，此处代方法。）

需注意的是现代汉语里，“所以”是因果复句的连词；古汉语里“所以”是由“所”和“以”组成的短语，有“为什么”、“用什么”、“凭什么”等意思。

“所……者”结构：

①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吕氏春秋·察今》）

从他刻的那个地方跳下水去找剑。

②臣之所好者道也。（《庄子·养生主》）

我喜好的东西是道啊。

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所”，“者”字只起提顿作用。

2.“者”、“所”的其他用法：

“者”作助词，放在主语后，表示提顿；

①亚父者，范增也。（《史记·项羽本纪》）

②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捕蛇者说》）

③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愚公移山》）

“者”放在句尾表疑问：

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史记·项羽本纪》）

“者”还可以放在时间词后：

①昔者吾舅死于虎。（《礼记·檀弓》）

②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

“所”当助动词，用在被动句里：

①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资治通鉴》）

②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同上）

这种“所”只用在“为……所”的格式里。

**（四）“而”**

“而”字是个典型的连词，它是古汉语里造句能量最大的连词，几乎可以连结各种语言单位：它所连结的两端可以发生多种语法关系与逻辑意义关系。列举如下：

1.置于短语之中，连结词或短语：

置于联合短语之中：

①黑质而白章。（并列关系）

②退而甘食其土之有。（连动式）

③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转折关系）

置于偏正短语之中：

①恂恂而起

②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状动）

2.置于复句之间，连结分句：

（1）并列关系：

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2）承接关系：

视其舍，而吾蛇尚存。

（3）递进关系：

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

（4）因果关系：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5）转折关系：

此数者用兵之患，而曹皆冒行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而”的作用在于把两个语言单位连属在一起。它只能连属动词、形容词或者带描述性的名词短语（如“黑质而白章”）由于“而”所连结的两端可以发生各种关系，所以“而”可以就势翻译成“并且”、“却”、“况且”、“但是”等有关连词。但这是语言单位的逻辑关系带出来的，并不是“而”和这些连词等同，相反，正因为“而”和它们都不等同，“而”不带任何意味，才可以在不同场合下分别等于它们每一个。

需要注意的是，“而”放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含有假设的意思。可译为“如果”。例如：贾占军：

①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

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③诸君无意则已，诸君而有意，瞻予马首可也。（《冯婉贞》）

有人认为这个“而”是连结主语和谓语的。这是一种误解。这个“而”等于“如果”的“如”。这一点，古代注疏中早就给我们指出了：

①《孟子》：“望道而未之见”。 集注：“而，读为如，古字通用。”

②《诗经》：“垂带而厉”。郑笺：“而，亦如也”。

③《春秋》：“星陨如雨”。注：“如，而也”。

古代注疏中，“而”和“如”互相通用的情况不下几十处，可以说明“而”的假设义，是从“如”字来的。

**（五）“于”**

“于”是一个典型的介词，它可以用来引进与动词有关的许多因素。

1.最常见的是引进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

①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

②乃砍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史记·孙膑传》）

③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柳宗元《捕蛇者说》）

2.引进行为关联的对象：

①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史记·信陵君列传》）

以上“于”后出现动作发生的方面，“于”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对”。

②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以上“于”后是动作的归趋处。“于”相当现代汉语的“给”、“到”。

3.引进事物比较的对象：

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汉书。司马迁传》）。

②季民富于周公。（《论语·先进》）

③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

4.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①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汉书·贾谊传》）

②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韩非子·难势》）

“于”的用法中，有一种用法是值得注意的，例如：

①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②今李生学于诗有年矣，（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③杖于谋诈之弊 终于信笃之诚。（《战国策叙录》）

这些句子中的“于”字，在句中仿佛是多余的，把它去掉，意思反而好理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即“三年不改父之道”，“学于诗”即“学诗”，“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即“杖（仗）谋诈之弊，终信笃之诚”。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种现象，即有些句子中应当用“于”的地方又没有“于”。例如明显表示时间、地点，有的用“于”，有的则不用：

①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准北为积。（《晏子使楚》）

②君子不鼓不成列。（《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③子揖师而行。（《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

在这些句子中“生淮南”应理解作“生于淮南”比较后文“生于淮北”则可明瞭。“不鼓不成列”应理解为“不鼓于不成列”（“不在敌军没整理好队列的时候击鼓进攻”）。“揖师”应理解为“揖于师”，杜预在“揖师”后注说：“揖其父于师中”，就明确补上了“于”字。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

这个问题牵涉到古代汉语宾语和补语的区分问题。短语一节说过，古代汉语的宾语在不加介词的情况下，可以表达多种关系，几乎和加上介词所表达的状况差不多。现在我们又看到，古代汉语的直接受事宾语，反而可以用介词“于”。这就告诉我们，在古代汉语里，宾语和补语在表达意义关系上没有多少差别。在分析句子时，我们不能从表意上来区分宾语补语，只能严格从形式上来区分——凡动词后直接出现名词、代词的，一律作宾语对待；凡动词后的名词、代词通过介词而与动词结合的，一律作补语对待。这样，我们便可以不设“于”字省略这一语法条例，分析上就比较方便了。当然，由于古汉语宾语和补语在表达意义关系的功能上相差未远，所以后人在抄书时有可能将“于”字抄漏，但因无法一一考订，只能按现在所见到的情况分析了。

用“于”组成的介词短语，一般放在动词后面作补语，翻译时则有的要放到动词前面去作状语。如“出于幽谷”应译作“从幽谷迁出”，“轻于鸿毛”应译作“比鸿毛轻”，这是现代汉语与古汉语表达方式的差异，不要看作倒装。

**（六）“以”**

“以”是古汉语里常见的介词，它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动词“以”在先秦文献中当“带着”、“拿着”讲，引申为“率领”。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杜预注说：“师能左右之曰以。”“能左右之”就是“率领”。“以”在这里的动词性还相当明显。又如，《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夏父曰：以来”，注说：“猶曰以彼物来置我前。”这个“以来”就是“拿来”。“以”在这里更是十足的动词。“以”作动词，还可以当“认为”讲，如：“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战国策·齐策》）

“以”由动词虚化为介词，与代词、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组成介宾短语，用来修饰动词，个别时候也修饰形容词，作状语或补语。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引进动作行为所使用的工具：

①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

②以德报怨，何如？（《论语·宪向》）

“以”在这些地方译作“用”、“拿”。

2.“以”引进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名义、身份：

①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史记·孙吴列传》）

②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以”的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里还有所保留，可不译。

3.“以”引进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

①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左传·桓公二年》）

②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韩非子·难二》）

“以”在这些地方译作“因为”、“由于”。

4。“以”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时间：

①汝殁以六月二日。（韩愈《祭十二郎文》）

②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汉书·西南夷传》）

“以”在这里译作“在”、“从”、“向”、“到”等。与引进处所、时间的“于”作用相同。

5.“以”引进动作行为的受事者：

①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石钟山记》）

②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史记·项羽本纪》）

③先以书遣操，诈云欲降。（《资治通鉴》）

在以上例句中，“以”所引进的都是意念上的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仍留在动词后，这种情况下，“以”译作“把”。

“以”作介词时，宾语常常省略，产生“以”和动词直接相连的情况。阅读时应补上“之”字来分析并理解。如：

①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 〕示贺兰。（《张中丞传后叙》）

②客得之，以〔 〕说吴王。（《庄子·逍遥遊》）

“以”作连词，有的是与“而”通用（“以”、“而”古同韵），也有的是介词“以”衍化来的。一般说来，“以”用来连接并列关系属前者。如：

①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论语·为政》）

②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荀子·解蔽》）

“以”用来连接偏正关系属后者。如：

①若潛师以来，国可得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以”连接状语与动词中心词，状语表示行为的方式。

②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左传·宣公二年》）

“以”连接两个动词，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③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 （《左传· 僖公三十年》）

“以”连接因果复句。

**（六）“也”和“矣”**

“也”和“矣”是古汉语里用途较广的语气助词。它们各有自己的作用，有些作用需要比较起来体会。

“也”字可以用在句末，也可用在句中，出现频率很大，用法也很多：

1.表判断语气是“也”的基本用途：

①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亚父者，范增也。（《史记·项羽本纪》）

③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王制》）

2.加强陈述句的确定语气：

①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史记，陈涉世家》）。

②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韩非子·难势》）

③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

3.表停顿，多用在句中：

①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

②今也滕有仓原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上》）

③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战国策·赵策》）

句中表停顿的“也”字，除了字数较多的句前状语可以加标点断开外，一般不用标点。

“矣”字一般用在句尾，它的基本作用是表直陈语气，表示动作经某时段后的完成。

①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②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矣”字也可以用在疑问句或感叹句的后面，但前面必须另有表疑问和感叹的手段，

①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

②年几何矣？（《战国策·赵策》）

上面两句的疑问语气因疑问代词“焉”和“几何”而呈现,而不主要靠“矣”来表示。

①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汤问》）

②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上面两句的感叹语气是用谓语前置的手段来体现和加强的,而不是主要靠“矣”来加强。

“也”和“矣”都能表直陈语气，但它们的用法是区别的。“也”表示对事物固定状态的肯定，强调客观的论断；“矣”则表示对刚刚发生和刚发现的事物的陈述。试比较下文中的“也”和“矣”

《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日：‘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这段话记载楚子与大宰伯州犁站在巢车上望晋军时的对话。楚子的话都用“矣”煞尾，因为他不熟悉晋军的情况，发现一个情况，陈述一个情况。除陈述事实外，还略带初发现某个事物的惊异。而伯州犁熟悉晋军，他回答的话都是客观的、静态的判断，语气肯定而平静。这完全可以对比出“也”和“矣”所表达的语气的差异。

### 三、研究和学习古汉语虚词的方法

古代汉语的虚词很多，仅举例说明不能了解全面，每一个都讲到又没有可能。关键是应掌握学习的方法。研究古汉语虚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古汉语虚词可分两大类，即表关系的词和表语气的词。介词、连词、一部分助词和一部分副词是表关系的词；语气副词、语气助词和叹词是表语气的词。对这两大类虚词，除了需要研究它们出现的语言环境（包括在句中的位置和与之结合的词的类别），弄清它们能在什么环境下出现，不能在什么环境下出现外，还需要分别研究它们的特点。对表关系的虚词，需要研究与它关联的词（有单方的，如副词；有双方的，如介词、连词）同它发生什么样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对表语气的词，需要研究它所表达的语气是何种类型。

2.在研究虚词时，要从出现频率较高的常用虚词入手，对虚词的诸用法，要先掌握它最常见的用法。生僻的虚词和稀有的用法因为实用价值较小，可以不作重点学习和记忆，遇到后查一下也就行了。

3.注意对同类虚词和相近虚词以及类似用法的比较。比较可以在区别中对每个虚词的特点掌握更为准确。

4.切忌用语义关系来代替语法关系，切忌用研究实词的方法来研究虚词，切忌用现代汉语虚词来理解古汉语的虚词，但应注意古汉语虚词由实词虚化来的情况，注意虚词在运用中的通假现象，注意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的承袭关系和相应关系。

（王宁）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语法？学习语法有何用处？

2.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指出：“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结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又说：“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阅读这段论述以后，谈谈自己的体会。

3.什么是实词？实词分哪几类？举例说明。

4.指出下列名词活用作动词的词（在下面加“•”）并语译全句：

（1）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 记·项 羽本纪》）

（2）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史记·廉颜蔺相如列传》）

（3）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韩愈《师说》）

（4）甫乃以情绵文，以文被质。（沈约《谢灵运传论》）

（5）夫病已成而后药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6）佗脉之。（《三国志·华佗传》）

（7）灸之则暗，石之则狂。（《素问·腹中论》）

（8）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灵枢·九针十二原》）

（9）愿为市鞍马。（《木兰诗》）

（10）晋军函陵，秦军汇南（《左传·僖公三十年》）

（11）目牛无全。（《素问·王冰序》）

（12）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素问·大奇论》）

（13）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素问·玉机真脏论》）

（14）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5.什么是名词作状语？名词作状语主要表示哪几种意义？指出下列活用作状语的名词，并语译全句：

（1）脉浮而弦，切之石坚。（《素问·示从容论》）

（2）熊径鴟顾，引挽腰体。（《三国志·华佗传》）

（3）其一犬坐于前。（聊斋·《狼》）

（4）此先师之所口传也。（《灵枢·口问》

（5）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素问·病能论》）

（6）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素问·宝命全形论》》

（7）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素问·玉机真脏论》）

（8）其民陵居而多风。（《素问·异法方宜论》）

（9）其民乐野处而乳食（《素问·异法方宜论》）

（10）（秦）虏使其民。（《战国策·赵策》）

（11）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素问·汤液醪醴论》）

（12）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素问·汤液醪醴论》）。

（13）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病，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伤寒论》）

（14）其脉口浮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灵枢·五色》）

（15）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素问·宝命全形论》）

（16）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史记·屈原列传》）

（17）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史记·项羽本纪》）

（18）缛旨星稠，繁文崎合。（沈约《谢灵运传论》）

6.什么是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指出下列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的词。并语译全句。

（1）天寒则裂地凌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

（2）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不能惑其心。（《素问·上古天真贾占军：

论》）

（3）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脉，脉朝百脉，输精于皮毛。（《素问·经脉别论》）

（4）喘息不便，其气动形（《素问•玉机真脏论》）

（5）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6）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灵枢·决气》）

（7）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伤寒论·序》）

（8）故为之治针，必以大其头而锐其末。（《灵枢·九针论》）

（9）热盛则腐肉，腐肉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灵枢·痈疸》）

（10）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素问·五常政大论》）

（11）人之将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文子·微明》）

（12）成以其小，劣之（《聊斋志异·促织》）

（13）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史记·扁鹊传》

（14）佗临死，出书一卷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三国志·华佗传》）

（15）销虫慝而归耗气（《鉴药》）

（16）蚡辩有口，学槃孟诸书，王太后贤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7）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妇。（苏轼《前赤壁賦》）

（18）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史记·信陵君列传》）

（19）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敞邑，若何？（《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20）比及三年，可以足民。（《论语·先进》）

7.指出下列诸句的宾语，说明它在句中的位宾，并语译全句。

（1）帝欲何问？（《素问·调经论》）

（2）有毒无毒，何先何后。（《素问·至真要大论》）

（3）（针）焉至而出？焉至而上？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灵枢。邪客》）

（4）舍甘草其何从。（《本经疏证•甘草》）

（5）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6）何以言太子可生也。（《史记·扁鹊传》）

（7）伏梁（病名）何因而得之，（《素问•腹中论》）

（8）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按，斥：推也）（《素问·调经论》）

（9）自不能深学道术，而致诊差违，始上申怒谤之词，遗过咎于师氏者，未之有也。（《素问·征四失论·王冰注》）

（10）苟不余信，请以征之。（《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8.指出下列动宾短语中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并语译全句：

（1）壁有瑕，请指示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

（3）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礼记·学记》）

（4）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5）愿及未填沟壑而託之。（《战国策·赵策》）

（6）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7）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同上）

（8）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9）虽之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左传·闵公二年》）

9.用定向的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短语或句子的成分。（方法及符号见第四节）

（1）安神定志。（《千金方·大医精诚》）

（2）恻隐之心。（《同上》）

（3）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4）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

（5）见贤思齐（《论语·里人》）

（6）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

（7）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

（8）悔杀华佗。（《三国志·华佗传》）

（9）容貌变更。（《史记·扁鹊传》）

（10）必内察其脉候。（《张介宾·小儿则总论》）

10.指出下列带“•”的虚词的用法，并语译全句：

（1）夜卧早起，广步于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2）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藏别论》）

（3）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者。（《伤寒论·林亿序》）

（4）何物大于天乎。（《灵枢•玉版》）

（5）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崇问·太阴阳明论》

（6）人以水谷为本。（《素问·脉要精微论》）

（7）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

（8）月事以时下。（《素问·上古天真论》）

（9）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灵枢·邪客》）

（10）右脉沉而紧，左脉浮而迟。（《素问·病能论》）

（11）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

（12）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素问·阳明脉解篇》）

（13）有寒温合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灵枢·岁露》）

（14）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素问·玉机真脏论》）

（15）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汤主之。（《伤寒论》）

（16）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17）愿闻此痛在四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灵枢·周痹》）

（18）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灵枢·九针十二原》；

（19）是以知病之在筋也。（《素问·金匮真言论》）

（20）风雨之伤人，奈何？（《素问•调经论》）

（21）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之间。（《素问·疟论》）

（22）胃者，水谷之海也。（《素问·五藏别论》）

（23）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素问·评热病论》）

（24）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素问·生气通天论》）

（25）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

（26）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素问·八正神明论》）

（27）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

（28）气血两虚之人，断不可服用之耳。（《本草新编》）

（29）天之罪与，人之过乎？（《灵枢，本神》）

（30）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能不痛欲？《伤寒论·伤寒例》）

（31）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庄子·养生主》）

（32）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蔫。（宋玉《风赋》）

11.在所学的文选中，找出被动句、判断句、疑问句、否定句各五个，并说明其句式的特点。

12.依层次分析下列复句分句间的逻辑关系：

（1）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战国策·赵策》）

（2）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停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

（3）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徐大椿《用药如用兵论》）

（4）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戴良《丹溪翁传》）

# 第四章 训 诂

**〔学习重点与要求〕**

1.了解什么是训诂和训诂学。

2.了解“独立训诂”的概念、类型和方法。

3.掌握《说文》解释词义的两个主要方法——“直训”和“义界”。掌握“直训”的两种类型和“义界”的四种方式。

4.了解“解文训诂”的概念类型和方法。重点掌握其中“解释词义”、“阐述语法”、“点明修辞”、“串讲文意”四种方法。

5.了解“本有训诂”、“后起训诂”的概念和它们的主要内容。

6.掌握词义引申的主要方法和引申的几个主要类型。

7.了解“以形索义”的依据及其局限。

8.掌握“因声求义”的定义、方法，明确“因声求义”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9.了解词义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

10.掌握主要训诂术语的概念及用法。

##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 一、什么是训诂和训诂学

训诂学是研究怎样解释古代语言，怎样读懂古书的一门学科。清代语言学家陈澧（字兰甫）在他的《东塾读书记》里有一句话颇能说明训诂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他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同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由于历史的发展，语言也随着变化。前代人的书，后代人看不懂了，或者看不太懂了，这就需要加以解释，于是便产生了训诂。所以，训诂学实际是一门解释的学问。

训和诂可以分开来单用，也可以合起来连用。分开单用，其含义前人有不同的解释。东汉·许慎（字叔重）的《说文解字》：“训，说教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因为教诲要讲清道理，所以训便有解释的意思。《说文》对诂字的解释是：“诂，训故言也。”《段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段玉裁的意思：诂，就是古代的语言，过去的语言。所以又可写成故。古代的语言称为诂，对古代语言进行解释也叫诂。训字也是这样，解释叫做训，被解释的词语也叫做训，一个词兼有名词、动词两种词性。

训诂两个字合起来连用，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答刘歆书》：“尝闻先代𬨎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𬨎轩之使所奏言。”（𬨎轩之使：指坐着轻车到各处采风并调查方言的官员，《周礼》称之为“行人”。奏籍之书：这里指收集到的方言。林闾：复姓，翁孺：字。扬雄这里提到的训诂，当指周秦古语、方言以及对这些古语、方言的收集研究工作。）其实，早于扬雄的毛亨（汉初人。一说战国六国人），就已把训和诂连起来用了，不过毛亨是把训诂倒文为诂训。他为《诗经》作的注解叫做《毛诗诂训传》。传，也是解释的意思。唐代训诂学家孔颖达在《诗·周南·关睢》的正义中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按照孔氏的意思，诂是解决古今异言的问题，即用今人已知的语言去解释今人未知的古代语言。训则是解决语言的形象性等问题。他又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孔氏关于诂和训的含义的解释，虽然未必尽当。但他把训诂看作是注解的同义语，却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近代语言学大师黄侃先生（字季刚）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引自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先生从语言发展变化的角度把**诂**理解为**本义**、**训**理解为**引申义**，这对我们认识词义的系统性无疑是有帮助的。但这里我们所要措意的是，他对训诂一词所作的极其简约的概括：“以语言解释语言”。对黄先生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理解：现存的古代语言，是靠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言，即文献语言。这种语言，和汉字结下不解之缘。世界上的其它语言，很少有像汉语那样在语言和文字之间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任何一个研究汉语的人，都不可能绕开汉语和汉字之间的关系而轻意取得成果。因此，当说到“以语言解释语言”的时候，必然也就包括了“以文字解释文字”。因此关于什么叫训诂？我们便可以这样说：以语言解释语言，以文字解释文字就叫训诂。进一步还可以这样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艰深难懂的语言，以浅近易晓的文字解释深奥难懂的文字，这便叫做训诂。

训诂不等于训诂学，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人们说到的训诂，有时指的是训诂学，那是对训诂学的一种省称。一般说到的训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工作；一是指经过训诂工作之后所取得的训诂材料。训诂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例如《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所谓政治（或政事），就是要（作风）端正。因此他用“正”来解释“政”。这种为了阐发某一种思想见解，在行文中自我作注的现象也是训诂。类似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的其它古籍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大量的训诂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出大量的训诂材料，却是体现在对古书的注解以及字典词典的编纂上。给古书作注释的训诂，我们称之为“注释书”，如《毛诗诂训传》、《左传》杜预注、《公羊》何休注、《孟子》赵歧注、《战国策》高诱注，等等。对古人所编的字典、词典，我们称之为“训诂专书”，如《尔雅》、许慎《说文》、刘熙《释名》、张揖《广雅》等等。这两种训诂，虽然对词的解释所据的角度时有不同，但训诂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却是一致的。请看下面三组例子：

①《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沦漪”毛传：“小风水成文如轮也。” 毛亨认为水的小旋涡所以叫沦，是因为它象车轮。

《释名·形体》：“肤，布也，布在表也。”

②《诗·卫风·氓》：洪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

《荀子·天论》：“老子有见于绌，无见于信”杨倞注：“信，读为伸。”

③《诗·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毛传：“斯，析也。”

《楚辞·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王逸注：“撕，解冰也。”

《史记·河渠书》：“乃廝二渠以引其河”集释：“，分也”。

《尔雅·释言》：“斯，离也”。

《方言·卷六》：“，散也”。

这三组例子，都来自注释书和训诂专书。我们细玩其中的释词方法，就会觉得仿佛有一根红线在贯穿始终，这根红线是什么呢？训诂学家要找到它。

注释书和训诂专书，都保存了大量的训诂材料。**对前人的训诂工作、训诂材料加以研究、辨清它的源流，梳理它的方法，归纳它的条例，进而总结出古人诠释古书、确解词义的一套理论，然后又用这一套理论去指导阅读古籍，研究古代语言，这便是训诂学**。

古来许多训诂学家特别是清代的训诂学家，就是这样研究训诂学的。例如，清代学者对类似上面三组例子的训诂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声音和训诂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组例句，注释家的意图在于探明事物命名的由来，被解释的词和用来解释的词在声音上有关联（音同或音近）。前人称这种方法叫“推源”。第二组例子是解决同音假借的问题，可以叫做“明假借”，或“破假借”。段玉裁在《说文》“读”字下注解说：“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凡言读为、读曰、当为皆是也。”所谓“易其字以释其义”就是用本字去解释借字。第三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音近义通”的道理。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家王念孙（字怀祖）在《广雅疏证》中，一群一群地排比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并充分利用古人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中的材料，证明声音相同相近的词，其意义也往往相通。例如，他在疏证“斯”字时，就从《尔雅》、《方言》、《集韵》、《毛诗》、《庄子》、《楚辞》、《史记》、《汉书》等注释中广收材料，胪列考较，又证以后代的方言，因而得出厮、厮、撕等几个字声音相同相近，“义并与斯通”的结论。

上面三组例子，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了借助声音以训释词义的方法。这种“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前人称为“声训”，声音——就是这根红线，把事物的名称和命名的取义联结起来；就是它，冲破字形的局限，把意义本来两不相涉的词贯通起来；也是它，“认亲连宗”，把意义相同、相近的词串联组合起来成为同族词（称同源词）。虽然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对声音就已经有所认识，但是只有到了有清代，学者们才对它有了全面的、真切的了解。“以声音通训诂”，这是清代语言学家在训诂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获，他们以此为武器，在疏解古书的疑难方面，取得了前人所未能取得的许多成果。像这样的事情，就不是零星的训诂工作所能奏效的。这就是训诂与训诂学区别之所在。

### 二、为什么要学训诂学

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与世无以伦比的古代文化遗产。这些遗产，除了一部分是实物以外，绝大部分是用古汉语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为了古为今用，各个学科都存在着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文学、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自不待说，就是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中医、中药不就是个伟大的宝库吗？我们在古典医籍学习研究过程中，得益可谓良多，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贡献。只有对古代的语言有了较多的了解，对古书的解释才能够是正确的。因此，学习训诂学非常重要。

要继承，就要先行整理。要把古书的版本加以鉴别，对古书要作出精细的校勘，要把古书的字、词、句、章、古人的思想搞清楚，把难懂的文言转换成易读的白话。这就是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古籍整理工作。整理古籍是一项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子孙万世的神圣而又繁难的工作，训诂学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有必要掌握训诂学的基础知识，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对于阅读古书，效果是不大一样的。有这样的情况：古书里的某些地方，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读懂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读懂。例如，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其中“保其岩阻”的保字，一般选本和中学课本均无注释，如果想当然把它解为守，好象也能说得过去，能够得到似是而非的满足。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这个保字应理解为恃、依靠、凭借。保训为恃，从春秋到魏晋南北朝均有其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亨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杜预注：“保犹恃也。”重耳的意思：他依靠国君父亲的命令，才有养生之俸禄，才得到百姓的拥戴。得到百姓的拥戴就对抗晋国，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亡吧。又：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父兄以及乡国都是不能长久依靠的，只有自己学到本领技艺，才能终身得托。“父兄不可依，乡国不可保”的依、保两词意义相同，均为依靠、依仗的意思。由于保字的保守义和依靠义，在具体的语言片断中缺乏显著的区别性，稍不留意，便含糊地一律解成保守了。学习训诂能使我们养成思辨与审察的良好习惯，对于那些于义未安的解释不会轻意放过而加以解决。

语言的发展演化错综复杂，词义的变迁也道路歧出。词的古义今义之间，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此，对于古书的解释，不论旧注新注，都不可能全无失误。碰到注解未当的情况，训诂学便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例如《红楼梦·第二回》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其中有这样的话：“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对其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一成语的解释便值得讨论。当代有影响的几部辞书以及一些注本，都把“死而不僵”的“僵”解为“硬”、“不活动”。这种训释，实属误解。《说文》：“僵，偾也”，当趴下、倒下去讲。《文选·曹囧·六代论》：“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李善注：“《鲁连子》：‘百足之虫，至断不蹶者，扶之者众也》’”。蹶，也当倒下去讲。如《方言》：“跌，蹶也”。很显然，把“死而不僵”的僵解为硬是不妥的。错在：一是犯了以今义附会古义的错误，把后起的常用意义代替本来的意义。二是未能据文证义。在这个成语里“百足”与“不僵”，实为因果关系：所以“不僵”，不倒下去，是因为有“百足”，因为“扶之者众”。荣国府是皇亲国戚，封建大官僚，财产厚，依傍多，虽一时衰败，外观尚还有一个空架子，并未完全塌下来。所以把僵训为仆、倒下，就跟文意完全吻合。

训诂学是从语义的角度来研究文献的，有的同志根据这一点便提出：既然如此，单学词汇学就行了，何必学训诂学呢？其实不然。当代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字颖民，又作颖明）把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中的训诂内容概括为七项：①解释词义；②分析句读；③阐明语法；④说明修辞手段；⑤阐明表达方法；⑥串讲大意；⑦分析篇章结构（见《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出版）。可见训诂学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一般词汇学包括不了这些内容。训诂学，体现了祖国的文化渊源、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中国语文的特色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等等。如果简单地用语言学的某个分支去代替它，古代语言的面貌就有可能被割裂得支离破碎。所以，训诂学应独立存在，并要保持它固有的特性。

总之，为了继承祖国文化遗产，为了整理古籍，我们应当学好训诂学。

## 第二节 训诂的类别及其内容（上）

前面已经讲到，古代训诂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注释书和训诂专书里面。如果从性质上对这两种训诂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称训诂专书的训诂为“独立训诂”；称注释书的训诂为“解文的训诂”。这是对训诂材料作相对静止的分析所得的类别。如果我们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对训诂材料作分类的话，则又可分为“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本有之训诂”主要讲词的本义、原始义；“后起之训诂”主要讲词的引申、新词的出现以及俗词语等等。

这四种训诂是根据黄侃先生有关论述概括出来的。学习这四种训诂，对于我们今天阅读古书、使用工具书等均有实用价值。

### 一、独立的训诂

（一）什么是独立的训诂

独立的训诂是指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孤立地给词作注释的训诂。例如：

品，众庶也。从三口 （《说文》三卷上。）

爽，明也。从㸚，从大 （《说文》三卷下。）

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说文》五卷上）

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从禾家声。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说文》七卷上）

穑，榖可收曰穑。从禾啬声（《说文》七卷上）

侧，旁也。从人则声。（《说文》八卷上）

颜，眉之间也。从页彦声。（《说文》九卷上）

流，水行也。（《说文》十一卷下）

许慎对这些词的训释，都是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作的。《说文》的训释称为独立的训诂。独立的训诂与解文的训诂相对待，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解文的训诂常被独立的训诂所吸收，独立训诂又往往为解文的训诂所征引。词义是概括的、抽象的，同时又是具体的。词义的概括性与具体性，正好与独立的训诂和解文的训诂两两相配。“一个具体的词一经产生，它在语言中就是以两种状态存在的：一种是储存状态，即：它作为语言建筑材料中的某一具体成分，被存放在词汇中；另一种是使用状态，即：它作为句子的具体组成成份，活动在具体人的口中笔下。在储存状态中的词，保留着概括性与具体性统一时的全貌，具有词义的全部容量。不过，由于词的具体意义是那样纷繁众多，难以表达，所以，在词典中所表述的词义，则常是概括的。词只有在使用状态中，才充分显示它的具体性。”（引自陆宗达、王宁《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载《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从以上引文可知，词典中的词处于储存状态，它们的意义是概括的。独立的训诂主要揭示的就是词的概括意义。

（二）独立训诂的内容

独立训诂有三种类型：一是字形、字义、字音三者合解的训诂专书，如《说文》、《字林》、《玉篇》、《类篇》、《字汇》、《康熙字典》等。二是专释语义的训诂专书，如《尔雅》、《小尔雅》、《释名》、《广雅》、《经籍纂话》等。三是音义兼释的训诂专书，如《一切经音义》、《辞源》、《辞海》等。

独立训诂的内容有解释词义、解释形体、辨明读音三个方面。《说文》是独立训诂的典型代表，本节着重介绍《说文》的训诂。

《说文》在每个字头之下，首先解释字义，然后分析形体，最后辨识读音。说形、注音都是为释义服务。在《说文》之前，我国没有这样的字书。由于《说文》首次对每个汉字都从字义、字形、字音进行全面解释，并具首创运用书证，这就使它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词典的主要内容。在世界文化史上，《说文》称得上是佼佼者。“《说文解字》早于西方同类词典将近一千四百年，并且即使和西方十六、七世纪编纂的词典相比，不论就学术水平还是编纂体例来看，都毫不逊色，甚至某些地方还有过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说文解字》永远是我国词典工作者足以自豪的一部巨著。”（引自胡明扬、谢自立等编著《词典学概论》第35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解释词义。《说文》的释义有两种方式：直训和义界。

（1）直训。直训就是直陈词义，以词释词。直训又可分为互训和单训。

互训：训释词和被训释词可以交换位置。所以能换位，是因为它们的意义范围，相对来说是相等的。例如：

呻，吟也。（《说文》二卷上）

吟，呻也。

谄，谀也。（《说文》三卷上）

谀，谄也。

全，完也。（《说文》）五卷下）

完，全也。（《说文》）七卷下）

入，内也。（《说文》）五卷下）

内，入也。

志，意也。（《说文》十卷下）

意，志也。

冰，冻也。（说文》）十一卷下）

冻，冰也。

单训：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不能互相易位。所以不能易位，是因为训释词多半是共名（大概念），被训释词多半是别名（小概念）。例如：

璐，玉也。（《说文》一卷上）

李，果也。（《说文》六卷上）

痫，病也。（《说文》七卷下）

鳏，鱼也。（《说文》十一卷下）

纯；丝也。（《说文》十三卷上）

在单训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训释方式，就是用反义词加否定词来进行对释。这种反义对释，是以词组释单词。例如：

少，不多也。（《说文》二卷上）

旱，不雨也。（《说文》七卷上）

暂，不久也。（《说文》七卷上）

痴，不慧也。（《说文》七卷下）

假，非真也。（《说文》八卷上）

忘，不识也。（《说文》十卷下）

在直训里面，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有的存在着声音上的联系（或双声，或叠韵，或同音），有的则不存在这种关系。有声音上联系的，人们称之为“声训”。例如：

礼，履也。（《说文》一卷上）

祺，吉也。（《说文》一卷上）

木，冒也。（《说文》六卷上）

室，实也。（《说文》七卷下）

考，老也。（《说文》八卷上）

尾，微也。（《说文》八卷下）

水，准也。（《说文》十一卷上）

直训（除单训的反义对释外）都是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对释。由于意义上绝对相等的同义词是非常少的，所以，所谓同义词、近义词只是近似而言，相对而言。同义词之间，严格地说，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用直训的方式解释同义词、近义词很容易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另外，不见得每个词都有同义词，因而这种方法难免有局限性。义界的释词方式可以避免这个缺陷。

（2）义界。又叫标明义界。所谓义界就是采用下定义的办法，揭示词的内涵及其特点，从而使词的邻近意义区别开来。其中又可分为逻辑定义式义界，描写譬况式义界、连类对举式义界、功用式义界四种。

逻辑定义式义界：按照现代逻辑学的讲法，下定义的对象，即被定义项，等于属概念（即被定义项的邻近属概念），加上种差（即属性上的差别）。但是，有的学者指出，逻辑概念不完全等于语言中的词。因而逻辑学上的 被定义项=邻近属概念+种差 的公式，可以变形为：被训释词=主训词+义差。义差是主训词所体现的属性差别。主训词与被训词是同义关系，或是属种关系。例如：

达，行不相遇也。（《说文》二卷下）

盲，目无牟子也。（《说文》四卷上）

鸡，知时畜也。（《说文》四卷上）

秫，稷之粘者。（《说文》七卷上）

岸，水崖而高者。（《说文》九卷下）

岑，山小而高者。（《说文》九卷下）

碣，特立之石。（《说文》九卷下）

第一个例子，“行”是主训词。“不相遇”（即不碰到什么东西，不受阻碍）是被训词意义的特征。如果行而相遇就不叫“达”了。第二个例子的义差是“无牟子”，如果目有牟子就不叫盲了。第三个例子，主训词“畜”和被训词“鸡”是属种关系，义差“知时”是被训词“鸡”的特征属性。

逻辑定义式义界，有时只是直接指出释义对象和某物同类，并不出现种差一项。例如：

橙，橘属。（《说文》六卷上）

粳，稻属。（《说文》七卷上）

豺，狼属。（《说文》九卷下）

猫，狸属。（《说文》九卷下）

麋，鹿属。（《说文》十卷下）

橙和橘都是水果名，同属芸香科小乔木，但两者毕竟不是一物。用“橘属”解释“橙”，目的在于说明两者同类而有区别。所以段玉裁在“梗”字下说：“凡言属者，以属见别也。言别者，以别属也。重其同则言属，粳为稻属是也；重其异则言别，稗为禾别是也。”所谓“重其同”就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共同性。

描写譬况式义界：用具体描写、比喻来阐明词义。例如：

犀，南微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说文》二卷上）

盼，白黑分也。（《说文》四卷上段注）

驴，似马长耳。（《说文》六卷上）

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说文》七卷上》）

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说文》十一卷上）

獭，如小狗也。水居食鱼。（《说文》十一卷上）

蟹，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鲜之穴无所庇。（《说文》十三卷上）

连类对举式义界：在解释某词时，连类而及，同时解释与之相关的另一词：通过对比，两词在意义上的异同，较然可晓。例如：

蓏（luǒ），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说文》一卷下）

落，凡艸曰零，木曰落。（《说文》一卷下）

言，真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三卷上）

棠，牡曰棠，牝曰杜。（《说文》六卷上）

巢，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说文》六卷下）

驹，马二岁曰驹，三岁曰骁。（《说文》十卷上）

囱，在墙曰牖，在屋曰囱。（《说文》十卷下）

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说文》十三卷下）

功用式义界：被训释的词多为表器物、工具、场所之类的名词，功用式义界用以说明这些名词所标志的事物的功用。例如：

苑，所以养禽兽也。（《说文》一卷下）

口，人所以言食也。（《说文》二卷上）

舌，在口所以言也，别味也。（《说文》三卷上）

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说文》五卷下）

棺，关也，所以掩尸。（《说文》六卷上）

园，所以树果也。（《说文》六卷下）

冠，所以秦发。（《说文》七卷下）

和直训一样，标明义界也有声训与非声训之分。如果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存在着声音上的联系，这种义界就是声训义界。由于义界是以词组。句子解释单词，因而和被训释词声音上有关联的词语自然只能镶嵌在词组或句子之中而和被训释词相呼应。例如：

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说文》七卷上）

韭，菜名，一种而久，故谓之韭。（《说文》七卷下）

鬼，人所归也。（《说文》九卷上）

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说文》十卷上）

城，以盛民也。（《说文》十三卷下）

第一个例子，黍的得名是因为“大暑而种”。黍、暑声韵、调完全相同。第二例，韭、久同音。第三例，鬼、归双声叠韵。第四例，狗、叩叠韵。第五例，城、盛同音。

义界的释词方式，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概念和词的关系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概念与词不完全相等。并非所有的词都反映概念，即使是反映概念的词，人们要解释它的时候，也不一定采取下定义的方式。例如：

鸳，鸳鸯也。（《说文》四卷上）

鸯，鸳鸯也。（《说文》四卷上）

鵠，鸿鵠也。（《说文》四卷上）

予，推予也。（《说文》四卷下）

养，供养也。（《说文》五卷下）

弦，弓弦也。（《说文》十二卷下）

维，车维盖也。（《说文》十三卷上）

须，汲井缠也。（《说文》十三卷上）

鸳鸯之为鸟，人所共知，许慎并未用义界的方式加以解释.而是从实际出发，在鸳下注“鸳鸯也”，在鸯下注：“鸳鸯也”。许慎实际上是用语言中的词去注明文字上的字。虽然没有揭示其中的涵义，但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一看即明。这种灵活的注释办法，就是今天在现代化的小型字典也还使用。如《新化字典》在“厕”字的第一个义项下，注曰：“厕所，茅厕”。对“厕”字并未下定义，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如若解为“便溺的地方”或“出恭之所在”，反而使人觉得多余而可笑。

2.解释形体。解释形体是《说文》说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慎对每个字的形体几乎都有说解。许慎解释形体用的是他自己的六书理论。粗略地分，《说文》的释形有两类。

（1）释整体。把一个汉字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把一个字分析成两大构件、三大构件，然后用象形，象某之形，从某在某上、中、下，从某从某意，从某某声等，来说明它们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或形声字。例如：

自，鼻也。象形。（《说文》四卷上）

羴（shān），羊臭也。从三羊。（《说文》四卷上）

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说文》四卷下）

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说文》六卷上）

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说文》六卷上）

本，木下日本。从木，一在其下。（《说文》六卷上）

贩，买贱卖贵者，从贝，反声。（《说文》六卷下）

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说文》十卷下）

鱼，水虫也。象形。（《说文》十一卷下）

姑，夫母也。从女古声。（《说文》十二卷下）

上举十例中，自、鱼是象形字，许慎以整体释形。刃、末、朱、本都是指事字。指事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所以许慎也把指事字称为象形，或象某之形。贩、姑是形声字，由形符、义符两大构件组成。臭、粪是会意字，由两大构件、三大构件组成。

（2）释局部。这一类是在上一类释整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字体的局部构件，揭示局部构件的含意。有的构件是多义的，如不辨明容易混淆。例如：

公，平分也。 从八从厶。 八犹背也。 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二卷上）

羼，羊相厕也。 釋名曰。从羴在尸下。 尸、屋也。 尸者、屋之省。（《说文》四卷上

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说文》五卷上）

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说文》七卷上）

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从一，一犹地也。（《说文》十二卷上）

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说文》十三卷下）

羼是搀杂的意思，字形从尸，不可理解，所以许慎特意进一步注明，这个尸是屋（即羊舍）的意思。尸的本义是“陈也，象卧之形”。古代祭祀仪式要找一个活人，在屋里躺着，代替死者受祭，这受祭活人就叫尸（卿大夫以下都由孙子辈来充当尸）。尸为什么又有屋义？据段玉裁解释，因为祭祀“凡尸皆得训主，屋从尸者，人为屋主也”。所以尸也就有了房屋的意思。甘、旦、至三个字都从一。但甘的一，表示味道。旦、至的一，表示地平线。亟的二表示天地。

3.辨明读音，许慎那个时代没有反切的注音方法，但由于许慎树立了汉字形音义统一的观念，所以对读音还是比较重视的。《说文》共收9353字（不包括重文），其中指事字125个，占总数1.3%。象形字364字，占总数3.9%。会意字1167字，占总数12.5%。形声字7697字，占总数82.3%（《说文》字数采自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百分比为编著者所计）。许慎对这么多汉字采取什么办法来注音呢？

（1）形声字的注音。许慎对占总数82.3%的形声字读音采取标明声旁，辅以读若的办法解决。

①标明声旁：形声字由形旁（义符）和声旁（声符）两大构件组成。形旁表示形声字的意义、类属等；声旁表示读音。但是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许多形声字的声旁已经和形声字的读音不一致了。例如：

厕，清也。从厂（yǎn），则声，（“厂”作为汉字部首之一，常与“广”（yǎn）通用，表示与房屋有关，如“廁”又写作“厠”。本义：厕所）。

滑，利也。从水，骨声。

滓，澱也。从水，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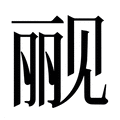
何，儋也。从人，可声。

驹。马二岁曰驹……。从马，句声。

这几个字的读音和声旁的读音都不一致。不一致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许慎时代就已不一致。例如，驹从句得声，应读为句（gōu），但汉朝人可能已不读成gōu，既然声旁已不起标音作用，许慎为何还要标明声旁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许慎为了记录历史语音，为了《说文》形声系统的完整性。充当声旁的汉字，不止为一个形声字当声旁，如句字作为声旁标音字，和其它形旁又组成了玽、雊、朐、枸、佝、驹、狗等形声字。许不能因为其中某个字发生音变，便不标明声旁从而破坏了形声系统。读音不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在许慎时代，声旁读音和形声学的读音完全一致，只是后来发生变化不一致了。例如：“滑”字，汉代人读成“骨”是不用怀疑的，直到现在有人还主张“滑稽”读成“骨稽”。又如“何”字，秦汉时代的人极可能都把“何”读成“可”。因为出土的秦代简文，表疑问的“何”，一律写作“可”。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糜（眉），论可（何）殹（也）？当完城旦。”（有一个人跟别人打架，他把那个人绑起来，拔掉他的胡子眉毛。这个人该当何罪？答：罚剃光头筑城。）又：“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答：比大父母。”（殴打祖父母，要受黥刑并罚筑城、舂米的劳役。现在有人殴打曾祖父母，又该当何罪？答：和殴打祖父母一样论罪。）

又厕字、滓字，今天普通话不读声旁音，但客家方言把“厕所”读成“则所”，把“渣滓”读成“渣宰”。仍读声旁音，这是古音的遗留。由此推知，这两个字汉代人也读声旁的字音。

②辅以读若：形声字既标声旁又加读若，可能是被训释的字比较生僻；或者是声旁读音和形声字的读音已经不一致。例如：

（䚕），求也。从见丽声。读若池。（《说文》八卷下）

褫（chǐ），夺衣也。从衣虎声，读若池。（《说文》八卷上）

袢(pàn），无色也。从衣半声……读若普。（《说文》八卷上）

（2）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注音。

象形字、指事字没有声旁，会意字基本没有声旁（只有会意兼形声——所谓“亦声”——才有声旁）。只好采用读若的办法注音。例如：

釆，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说文》二卷上）

这个象形字读bián，番、悉、释等字从之。因为这个字容易和木部的采（cǎi）字相混，所以用读若注音，以示区别。

皿，饮食之用器也。象形，与豆同意。读若猛。（《说文》五卷上）

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读若冠。（《说文》七卷上）

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声。（《说文》三卷上）

笱，曲竹捕鱼句也。从竹从句。句亦声。（《说文》三卷上）

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声。（《说文》三卷上）

拘、笱、鈎是会意兼形声字。句有曲义，所以从句得声的拘、笱、鉤也有曲义。

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亡亦声。（《说文》十卷下）

功，以劳定国也。从力从工，工亦声。（《说文》十三卷下）

贫，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说文》六卷下）

（三）独立训诂的特点

释义的概括性是独立训诂的一个显著特点。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对费尔巴哈所作的“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这一论断作过这样的旁批：“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因为要表明一般的东西。自然就要舍弃那些特殊的、非本质的东西。所以，处于储存状态中的词，其意义更是概括的。所谓词的概括意义，就是指词所适用的对象和范围。词典中的词因为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它的释义必然是概括的。

独立训诂释义的概括性体现在；对每个词的训释尽可能做到最大的概括；对于反映同一类客观事物的一群词，往往用一个类名词加以概括。分述如下：

1.《说文》对每个词的解释尽可能作到最大的概括。例如：

毛；眉发之属及兽毛也。《（说文》八卷上）

许慎这个解释，是对毛这个词的最大限度概括。“之属”表明不止于“眉发”。“眉发”属人，由人及兽，这个词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就算完备了。在今天，人发不能称毛，但在古书里，人的眉发称为毛的有不少例子。如《国语·楚语上》：“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勤。”韦昭注：毛，须发也。又《左传·僖公二十工年》：“不擒二毛”杜预注：“二毛，头白有二色”。现代方言，如客家话，把头发称为毛，在客家人的口语中一般不说发，这是古语的遗留，可以佐证许慎概括的正确。对一个词的适应对象和范围如果不能作最大限度的概括，而是有所遗漏，便会造成语言的混乱。十年动乱中，某省编了一本小词典，其中释义多有失当。如“坛”字的一个义项解为：“指文学界，如文坛”。很显然，这个概括是过窄的。因为除了文学界以外，艺术界可称为艺坛，体育界可称为体坛，体育界中又还有“乒坛”、“篮坛”（篮球界）、“举坛”（举重界）“排坛”（排球界）之分。坛怎么能独属于文学界呢。

概括是一种思维活动，正确的概括能使释义准确，帮助人们认识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例如：

瓦，土器已烧之总名。（《说文》十二卷下）

许慎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已烧”二字限制得很好，如果删弃“已烧”二字，这个概括就超过了极限，就会把“坯”也包括进来。

坯，……一日瓦未烧。（《说文》十三卷下）

已烧的叫做瓦。未烧的叫做坯。在瓦字的释义中加上“已烧”二字就把“坯”排除出去了。下面几个例子同样用以说明《说文》释义的概括性：

勒，帅之总名也。（《说文》一卷下）

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说文》三卷上）

鸟，长尾禽总名也。（《说文》四卷上）

再，一举而二也。（《说文》四卷下）

皿，饮食之用器也。（《说文》五卷上）

嫂，兄妻也。（《说文》十二卷下）

“皮”的释义，在许慎时代是正确的，因为在古代，兽皮才叫皮（带毛的叫皮，去毛的叫革）。人的皮肤不能称皮（除非骂人，如“食其肉，寝其皮”）而称肤。如（孟子·《告子下》：“饿其体肤”、《诗·卫风·硕人》：“肤如凝脂”。

2.对于反映同一事物的一群词，能用一个类名词加以概括。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如当地的特产）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物，往往用许多专名去反映它们。如我国辽南盛产苹果，在那里，苹果的名称非常多；有些叫法为外地人所未闻。如：甜黄葵、黄葵、祝光、复锦、迎秋、金星、元帅（又分红、黄元帅）、红玉、鸡冠、香蕉、印度、香玉、柳玉、白龙（又叫凤皇卵）、国光（又分大、小、铁国光）、白沙布，等等。又如，马这种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军事、交通、生产），因而对马这一概念古人有极为细微的区分。《说文》十卷上马部，共收115个字，在说解中又出现三个词，加起来共业118个字，按词算（其中有四个双音节词）共有114个词，有关于马的年齿、性别、毛色、大小、高矮、行走姿态、性情，都可以从这114个词中找到专名。如马一岁叫䭴（huán），二岁叫驹，三岁叫駣，八岁叫𩡩。关于马的毛色的专名共有25个。如，骐为青马，骊为深黑色马，騩为浅黑色马，騢为赤白杂毛马，等等。甚至连后左足白颜色的马也有专名称呼馵（zhù），专名虽然分得很细，但总的名称还是有的，叫“马”。许慎解“马”为“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这是个象形字。因为马在古代主要用于军事，所以说“怒也，武也”。

（四）独立训诂的局限

词义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一个词具有什么意义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约定俗成长期积累形成的。因此，词义应该是客观的。但是，对词进行解释、概括，这又是解释者个人的一种思维活动，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思维能力的强弱，又决定着释义的精粗。所以，对词的训释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个人的色彩（当然，个人的条件也必然受制于时代的条件，个人的局限，曲折地反映着时代的局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训诂学家对于词义的训释和词义的本身等同起来。这是我们在使用像《说文》、《尔雅》这类独立训诂的工具书时需要注意的。

1.《说文》对义项的概括往往不全面，缺乏系统性。《说文》虽然对于多义词也能依次排列义项，如十三下：“场，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谷田也。”一共排列了三个义项，中间用“一曰”隔开。但这种情况全书并不多见，而且学者多怀疑“一曰”为后人所加。《说文》所以不全面罗列义项，这是由编纂目的决定的。《说文》的注意力是在探求字的本义，对引申义、假借义多略而不提。《尔雅》的释词也不罗列义项，主要是利用同义词、近义词对释。例如：

初、哉、首、基、肇、元、胎、做、落、权舆，始也。（《释诂》）

明明、斤斤，察也。

条条、秩秩，智也。

穆穆、肃肃，敬也。（《释训》）

到了《玉篇》（梁陈之间顾野王所编），才比较注意罗列义项。如：

言，鱼鞬切，言辞也。我也。问也。《说文》云直言日言，论难曰语。（卷九言部）

果，古祸切。木实也。又，果，敢也。信也。能也。（卷十二木部）

《说文》的“言”只解为“直言曰言，论难日语”。《玉篇》列了三个义项。“果”，《说文》只解为“木实”，《玉篇》虚实兼有，罗列了四个义项。越是晚近的词典，概括的义项就比较完备。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罗列义项极为详尽，但它只是传注的汇集，缺乏科学的概括。只有到了现代，像《辞源》、《辞海》之类的工具书，义项的概括与排列才臻于合理。

2.《说文》的释义重在探讨本义，这对研究语言的发展，揭示其中的规律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释本义必然与形相贴切，与形贴切就必然回复到最初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上去，这就跟词典的释义要高度概括的要求发生了矛盾。从这个角度说，《说文》释义仍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

硕，大头也。从页石声。（《说文》九卷上）

为什么要把硕解为“大头也”，而不解为“大也”？原因是硕的义符页（xiá）本义就是头，把硕解为大头，形与义便贴切了。但在许慎以前这个硕已经当一般的大讲了。如《诗·魏风·硕鼠》的“硕鼠”只能理解为大老鼠，不能解为“大头的老鼠”。由于《说文》不罗列一个词的全部义项，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未能把个别抽象为一般的缺陷。段玉裁在“硕”字下注解说：“引申为凡大之称”，这就弥补了《说文》的不足，揭示了词义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引申规律。

### 二、解文的训诂

（一）什么是解文的训诂

在一定的语言片断中，对词义、文意、修辞手段等语文项目进行解释的训诂，叫做解文的训诂。请看下面各例，注意和独立训诂的解释相比较：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周南·关雎》）

毛传：流，求也。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魏风·伐檀》）

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诗·魏风·硕鼠》）

毛传：苗，嘉谷也。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遂恶之。爱公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隐公元年》）

《经典释文》：亟，数也。

上举各例中的注释，都是根据特定的语境而发的，因而和独立训诂的解释不尽相同。第一例的“流”，原义为“水行”，这里却变为动词“求”。第三例的“苗”，独立训诂解为“草生于田者”，现在却解为“嘉谷”。第四例“亟”本是敏捷、快捷的意思，是个速度问题，但《释文》解作“数也”，屡次的意思，由速度的问题，变成了频率的问题。

关于解文训诂和独立训诂的不同点，详见下面解文训诂的特点。

（二）注释书与解文的训诂

解文的训诂是一种随文作注。既是随文作注，因而它必然散见于、蕴含于注释书中（春秋战国时期，作者在行文中自我作注的现象，固然也可看作是一种解文的训诂，但那是小量的，非专为一书作的注释。即使也有专释一书的，如《韩非子》的“喻老篇”、“解老篇”就是对《老子》一书的注解，但这种注解不过是通其大意而已，不象后来的注释书那样在解释词义上狠下功夫）。可以这样说：没有注释书便没有解文之训诂。解文之训诂依附于注释书中，而注释书又依靠解文之训诂完成它疏解古书的使命。

注释书的名称很多，叫法有：传、训、注、传注、说、论、故、解故、释、释义、音义、微、笺、章句、通义，魏晋之后又出现了集解、正义。如，《诗》有《鲁故》、《鲁论》、《毛传》、《郑笺》。《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解诂》。《礼》有郑玄《周礼注》、《仪礼注》，曹褒《礼通义》，郑兴《周官解话》。《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张氏微》。《孟子》有赵歧的章句，《楚辞》有王逸的章句，《论语》有何晏的集解，《五经》有孔颖达的正义……。名目虽多，要之都是“注解之别名”。但是由于注解的时间先后不同、侧重点不同、命名取义的不同，这些名目大同中也存在小异。今择七项加以说明：

1.传注。宋朝的邢昺（bǐng）在《尔雅序》“郭璞注”三个字下说：“注者，著也，解释经旨使义理著明也……。《诗》、《书》谓之传者。传，传（chuán）也，博识经意传示后人也。”唐代贾公彦在《仪礼》“郑氏注”下解释说：“言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亦名为著……。著者取著名经义者也。孔子之徒传者，取传述之意。”贾公彦认为注是由灌注的意思引申而来。邢氏则认为注是著的假借，与贾氏第二个解释相同。其实，不论灌注，还是著明，来源的取义虽不同，而探明古书的意义却是一致的。传，就是传示、传述的意思，这点，邢、贾二人的理解完全一样。

2. 笺。第一次使用笺作为注释的别名的是东汉人郑玄（字康成）。他给《诗》作的注叫《郑笺》。为什么叫笺？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就是说，如果毛传的意思比较隐晦，郑玄就进一步给他点明；如不同意毛传的，就自己说自己的。笺，原是指小木片，古人用小木片记录读书心得，如同今人用小纸条、小卡片做笔记一样。笺就是笺识表明的意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旁，如今人之笺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

3.章句。也是注释的一种体式，其特点是在解释字词意义之后，再把句意或句群串讲一遍。有的章句，在每章之后还有一个“章指”，“章指”类似现在的段落大意。如赵歧的《孟子章句》每章下必有章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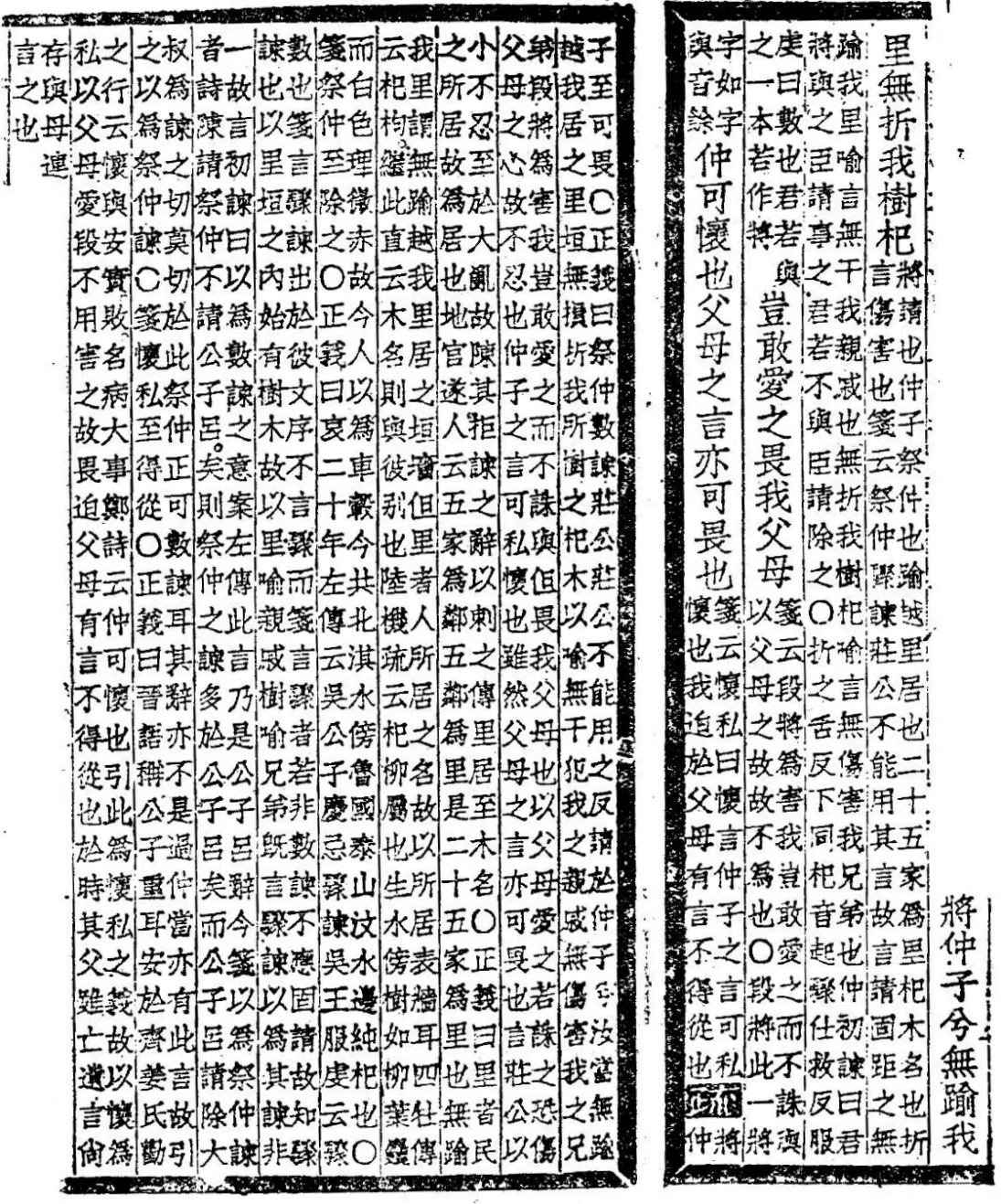
4.集解。总汇各家对某一古书的注释叫集解。如曹魏时的何晏集解、苞咸、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对《论语》的解释，汇为一书，叫《论语集解》。集解并非纯客观的罗列，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说；“今集诸家之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所谓“不安者”，就是指与何晏看法不一致的地方。“颇为改易”，就是下已意，纠正“不安”的解释。

5.音义。又叫音训、音注。是辨音释义相结合的注释体裁。如陆德明给《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部书作过音义，总称为《经典释文》，简称为《释文》。音义除辩音释义外，偶或也作些文字校勘。

6.义疏。又可省称为义、疏。南北朝时代的人，对于两汉的古书注解多有不懂，因此创立义疏这种方式来讲解古书。义疏类似今天的串讲。一本书，按照章节，逐字逐句讲下去。所谓疏，就是疏通的意思。义疏有个特点，就是尊循一家之说，从不违反，所谓“疏不破注”即是。现存的梁代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可作为义疏的代表。

7.正义。从唐朝开始有正义。正义是正确的义理的意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作为官定的范本，儒家各派解经必须以《正义》为标准。这样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自东汉以来的诸儒异说。《五经正义》中的疏，全依南北朝以来的义疏。作正义的原则仍然是“疏不破注”。

在古代，注释和原文没有合在一起，而是各自单行。这对读者多有不便。据说东汉的马融首先把注释和原文合并在一起。但是普遍这么做，恐怕是更晚的事。

现在通行的古书，注释都在有关的句、章、段之后用小字号标出。今用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的《毛诗注疏》为例，取《诗·郑风·将仲子》的毛传、郑笺、释文、孔疏为样式，说明注释的次序。“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这是诗的第一章里的前三句原文。下面的小字：“将，请也”一直到“笺云”以前，都是西汉人毛亨的注，叫做“毛传”。“笺云”以下，一直到小圆圈为止，是东汉人郑玄的注，叫做“郑笺”。从小圆圈开始，到小字末了为止，是隋末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音义，简称为《释文》。头一章毛传、郑笺、释文全部完毕之后，有一个黑方框，里面有个“疏”字，“疏”以下的小字，是唐代人孔颖达的正义，学术界称之为“孔疏”或“孔氏正义”。

现将各注家内容分述如下（是从《毛诗注疏》全书归纳出来的，不限于《将仲子》一篇）：

**毛传**：①解释词义。②串讲句意。介绍与诗有关的史实。③揭示言外之意。**郑笺**：①解释词义。②串讲句意。③解释毛传。④揭示言外之意。**《释文》**：①注音。分三种方法：A.直音。用一个汉字注另一个汉字。B.反切。C.如字。如其本字本音去读的意思。如“好”字，可用反切法：“呼极反”；读去声，也可用“如字”，则应读它的本音：上声。②释义。③文字校勘、版本比较。**孔疏**：①串讲原文，②解释毛传。③解释郑笺。

（三）解文的训诂内容

解文之训诂的内容异常丰富。第一节训诂与训诂学中已提到有七项，为了方便教学，今将七项简化为四项：解释词义、阐述语法、点明修辞、串讲文意。分述如下：

1.解释词义。这是解文之训诂最主要的内容。解文训诂解释词义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和独立训诂的释义一样，有直训、义界（包括声训直训、声训义界）；第二种，直接引书证；第三种，通过串讲释词。

（1）直训、义界释词。例如：

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战国策·齐策一》）

高诱注：刺，举也，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诗·卫风·木瓜》）

毛传：琼瑶，美玉。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左转·僖公五年》）

杜预注：腊，岁终祭众神之名。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王风·来葛》）

毛传：萧，所以共祭祀。

上举各例，有直训，有义界。

（2）直引书证。不用直训、义界等方法释词，而只是援引他书的句子，来比附所要解释的词语，这种方法，以引经据典著称的《文选》李善注最为典型。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书证的语言环境来比况被释词的语言环境，以期引起读者的联想，这是一种以旧知激发新知的办法。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文选·卷二十九》王正长《杂诗》）

李善注：蔡琰诗曰：“北风厉兮肃泠泠（1īng），胡笳动兮边马鸣。”

胡宁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李善注：毛诗日：“胡宁忍予”又曰：“行迈靡靡”。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幽颂，萋萋感楚吟。 （《文选·卷二十二》谢灵运《登池上楼》）

李善注：毛诗豳风曰：“春日迟迟；采繁祁祁”楚辞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王正长《杂诗》，李善引蔡琰《悲愤诗》诗句证“边马”一词，引《诗·小雅·四月》“胡宁忍予”证“胡宁”一词。引《诗·王风·黍离》证“行迈”一词。

（3）通过串讲释词。古人串讲古书，一般先解释字词，然后串讲。但也有不另解字词，只串讲，把释词组织在串讲中进行。如：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以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离娄下》）

赵歧注：妻妾于中庭悲伤其良人，相对泣涕而谤毁之。

赵歧在串讲中，用“泣涕”解释“泣”，说明哭得很伤心。用“谤毁”解释“讪”。《说文》：“讪，毁也”。赵歧这一串讲，既解了词，又把妻妾连哭带骂的情状表达了出来。

又如：

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

皇侃义疏：此章教学法也。夫学问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义，若唯学旧文而不思义则临用行之时罔罔然无所之也。又，若不广学旧文而唯专意而独思则精神疲殆而于所业而无功也。

皇侃在串讲中，用“罔罔然无所知”释“罔”。用“精神疲殆”释“殆”。

2.阐述语法。在我国古代，没有语法专著，但古人也讲究语法，有很强的语法观念。“语法”一词，据郑奠、洪诚两位先生说，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孔疏。今查《左传·昭公二十年》伍尚对其弟伍员说：“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服虔（后汉人）认为“相从为愈”指伍员从其兄言，“相从愈于共死”。孔疏不同意服虔的讲法，他说：“语法，两人交互乃得相称，独使员从已，语不得为相从也。”古人关于语法的论述，多散见于诸子百家、训诂专书、注释书中，“它的表述法是就例发凡，散见旁出”（刘世儒先生语，见《孔颖达的词类说和实词说》，载《训诂研究》第一辑，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因而使人难得看见高耸的“语法大厦”。然而，仔细料简，古人的语法系统并非不可梳理。今举解文训诂中之语法若干例，以见一斑。

（1）分析虚词。早在墨子时代，就能分析虚词（如《墨子·经上》对“且”字的分析：“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毛传、郑笺，把没有实在意义的词称为“辞”（郑氏在《三礼》注中则称为“语助”）：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诗·周南·芣苢》）

毛传：薄，辞也。

匪伊垂之，带则有馀。（《诗·小雅·都人士》）

郑笺：伊，辞也。

孔颖达不仅在实际上能把虚词和实词区分得很清楚，而且还提出划分虚词实词的标准。

无妄之往何之矣。（《易·无妄》）

孔疏：上之是语辞，下之是适也。

孔氏把前一个之字分析为虚词，叫做“语辞”（或叫“语助”）。“无妄”是乱的意思，“无妄之往”等于说：乱世之行。下一个之孔氏分析为实词：“适”。适当往讲。“何之矣”就是到哪里去。

薄言采之。（《周南·芣苡》）

孔疏：薄……于义无取，故为语辞。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小雅·白驹》）

孔疏：此来思遁思，二思皆语助，不为义也。

孔氏所说的“不为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表示实际意义，没有词汇意义的意思。虚词的标志是“不为义”，“为义”的是实词。

（2）分析实词。先论名词。先秦时期的诸子，已能对名词作出逻逻分类，前面已讲到，解文中亦有其例：

羔裘豹祛（qū）。（《诗·唐风·羔裘》）

孔疏：袂（mèi）是袖之大名，祛是袖头之小称。

再说动词。近代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字遇夫）指出：“中国文法被动式之完成，在战国时代明矣”（见杨著《高等国文法·总论》）。最先对主动被动式作出分析的，是东汉何休。

《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

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

春秋时代，“师有钟鼓曰伐”，理直气壮地去征讨别国叫做伐。因是客方，所以又叫客。《礼记·月令》：“是月也不可以称兵，……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郑玄注：“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孔疏：“起兵伐人者谓之客，敌来御捍者谓之主。”从《月令》郑注.孔疏可知“伐人者为客”是主动者，因为是去讨伐人家，所谓“师直为壮”，所以这个伐要拉长音来读。“伐者为主”，是被动者，这个伐要读成短促（可能是入声）的音。

孔颖达对动词的被动式有更清楚的说明。《诗·郑风·寨裳序》：“赛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已也。”孔疏：“作赛裳诗者，言思见正也。所以思见正者，见者，自彼加己之辞，”孔氏把“见”字解释为“自彼加己之辞”，被动意义及其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

（3）解释词序。古人的词序和后人有不同的地方，即所谓“倒文”。如：《诗·周南·葛覃》：“葛兮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孔疏：“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语皆然，诗文多此类也。”

（4）解释句读。句读（又作句豆、句投、句度）是阅读古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人作文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标号点号，大概只有勾和点两种，后来在古书的传抄和刻印过程中连这两种符号也丢失了。因此后人读古书句读不明往往造成误读误解。古人的句读有两种：一是属于音节上的；一是属于文意上的。前者多出现在韵文中。如《诗·风·柏舟》：“微我无酒，以遨以游”。毛传：“非我无酒可遨游忘忧也”。毛亨的解释，说明了诗句虽然是按音节分成两句，但是按句意只能作一句来读。“以遨以游”的主语仍然是“我”。意思是：“并不是我没有酒去遨游忘忧”，这就把因音节上的停顿而造成文意松散的关系连接了起来。文意的句读是指意思完整的独立句子，和音节句读性质不同，“微我无酒以遨以游”这才是完整的文意句读。

注释家除了在串讲中解释句读之外，还直接在注释中指明某处应该“绝句急。例如，《经典释文》在《诗·小雅·鱼丽》“君子有酒旨且多”下面说：“有酒旨绝句，且多此二字为句，后章放（仿）此，异此读则非”按照陆德明的断句便是：“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美酒，而且多）。

3.点明修辞。在我国古代，没有修辞学的专著，但古人很注意修辞，关于修辞的论述多散见于注释之中或古代文论、诗话、词话、杂谈、随笔之中。而注释书中尤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修辞资料。今分一般修辞、特殊修辞两类，略举数例说明。

（1）一般修辞，又叫消极修辞。作家在创作时，很注意语言文字的通顺、畅晓、准确、精炼等问题，训诂学家在注释中常常指出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如训诂家有所谓圆文、变文、避嫌、互文等提法，用以总结作家的修辞经验：

①圆文。圆，圆足的意思；文，即字、词。圆文就是凑足音节。做诗要讲究音步的和谐，写文章也要注意音节的协调。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一段）写晋国的外交官吕相的外交辞令，写得非常出色。吕相在历数秦国的罪行中，运用了这样一个排比句：“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据孔颖达讲，春秋时代只有滑国，并无费国，这里为什么说“费滑”呢？原来，费是滑的都城、“国、邑并举，以圆文耳”。孔疏提出的“圆文”恰当地解释了这种协调音节的修辞现象。试想，如果《左传》的作者不是像现在这样写，而是写成“殄灭我滑”，那么，这个排比句就会失环而泄气，显得没有力量。孔颖达在《诗·召南·羔羊》中又提出一个“连言以协句”的解释。诗原文：“羔羊之皮，素丝五紽”毛传：“小曰羔，大日羊。”羔和羊虽然是同样的动物，但羔和羊是有区别的。毛传的解释，目的就是要让人明白这种同中之异，而且侧重在异。因为这首诗讲的是卿大夫的礼服问题。卿大夫的礼服是用羔皮做的，有极严格的制度，不是用羊皮做的，所以毛传必须点明羔与羊的不同。孔疏进一步解释：“小羔大羊对文为异。此说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连言以协句”。孔疏在这里说的“连言以协句”也是一种“圆文”，都是一种修辞，目的是为了调整音节，造成和谐完美的节奏，说起来通顺流畅，这种凑足音节的修辞活动，往往是单音词发展为双音词的诱因。在词汇发展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②变义。变文是为了避免用词重复而采取的一种修辞手段。如《论语·颜渊》：“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zèn），肤受之愬（sù），不行焉，可谓明矣。”（子张问怎样才算明于处事？孔子回答说：“点滴而来的谗言，人身蒙受其害的谗言，在你这里行不通，这就可以说明于处事了”。）谮、愬同义，都是进谗言，说别人坏话的意思，为了避免重复，用谮之后变用愬。所以邢昺的疏说：“愬亦谮也，变其文耳。”又如《诗·周南·桃夭》第二章“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第三章：“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孔疏：“家犹夫也，室犹妇也，从异章变文耳”。孔疏和郑笺都认为“家人”义同“家室”、“室家”（第一章），因为异章才变文。

③互文。又叫互文见义，互言、互辞。贾公彦在《仪礼》疏中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曰互文”（转引自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汇编》）。这种修辞可以做到言简意赅，说甲即包括乙，道乙则兼容甲，上下句意互相补足。如《诗·大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孔疏：“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

互文与对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不能混同。从形式上看，互文一定是对文，但对文不一定是互文。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孔疏引服虔说：“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见”既是互文，又是对文。公与姜，入与出，中与外，融融与泄泄均是对文。《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其中庖、厩、民、野、肥肉、肥马、饥色、饿莩都处于相对应的位置上，因而是对文，但不是互文，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兼容。

（2）特殊修辞、特殊修辞又比一般修辞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要使人“理会”，而且还要使人“感受”。各种修辞格的运用，遮言的运用都属于特殊修辞的范围。

①点明言外之意。前人把诗文中的字面意义称为“表言”,非字面意义称为“遮言”。遮言即言外之意。训诂学家常用“言”、“喻”、“谓”等用语揭示诗文中的遮言。如：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诗·邺风·静女》

毛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毛传在这里点明诗人用的是比喻的修辞手法，用城隅比喻女子德行高尚。

②揭示由于修辞的运用而引起词义的引申转化现象。作家由于运用修辞手段常使词语获得原词所没有的临时意义。如果这临时意义经过约定俗成得到社会的承认，便由修辞转化为词义，这就是所谓修辞造词。如：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庄姜是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妻子、太子的妹妹）（《诗·卫风·硕人》）

毛传：东宫，齐太子也。

孔疏：太子居东宫，因以东宫表太子。

毛传指明了这是借代的用法；孔疏则进一步说明东官为什么能够代替太子的原因。又如：

官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裴驷集解引韦昭曰：“凡初崩为“晏驾”者，臣子之心犹谓宫车当驾而晚出。”

皇帝死了，不好直说死，用车子晚出这种委婉曲折的方法表达，“晏驾”成了皇帝死亡的代称，这是用婉曲的修辞方法创造的词。

4.串讲文意。串讲，这是解文训诂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具体运用上来讲，它又是解释古书字词句章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从两汉至明清，一直沿用，历久不衰。在汉代，人们把串讲文意称作“章句”，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侧重串讲的注释书。其实，在《诗经》的毛传、郑笺里面就已具备章句学的规模。毛传、郑笺用语简约，意旨明晰实在是“章句”的典范。和其他一些经学家加以对比，就更加可以看出毛传、郑笺的优点。如，西汉今文经师秦恭，解释《尧典》篇名的两个字便用了几十方言，解释“曰若稽古”一句话用了三万言。这是把章句学推向繁琐主义的典型。下面列举毛传、郑笺串讲文意的两个例子：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

毛传：君子虽迁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郑笺：嘤其鸣矣，迁处高木者，求其友声，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则复鸣嘤嘤然。

这是一首宴请亲朋故旧的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说飞到乔木上的鸟嘤嘤地叫，目的是要得到仍处于幽谷中的鸟儿的反应。比喻君子高升之后不要忘记亲朋故友。毛传和郑笺都通过串讲把诗意传达出来了。又如：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卫风·氓》）

郑笺：匪，非。即，就也。此民非来买丝，但来就我欲与我谋为室家也。

“此民”之前是释词，之后是串讲句意。因为串讲的目的是解释文意，因而它必然涉及诠释词义、点明文句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解释句读等内容。这些方面前边已经述及，这里从略。

（四）解文之训诂的特点

词义是概括的，因此，独立训诂与解文训诂，两者有相同的一面。但独立训诂的主要对象，是处于储存状态中的词。这种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环境，因而独立训诂的释义要求更高的概括性。解文训诂的对象，是处于使用状态中的词，这种词受制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因而解文训诂的释义具有特定性。所以黄侃先生说：“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见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所谓“圆”就是概括性，即可适用于各种语言环境；所谓“专”就是指具体性：特定性，即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语言环境，

一个词，就理论上来讲，它可以进入的语言环境是无可限量的，而且语言环境各具特色、千差万别，它们的情状如何？很难逆料。因而，处于使用状态中的词，其意义是变动不居的。但是，一个词一旦进入到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边，它的意义是确定的。可以理解的。注释家的能事就在于紧紧地抓住具体的语境所提供的条件给词语作出恰当的注释。因此，我们说，根据语境的不同而灵活地释词，这就是解文训诂的特点。分两点来说：

1.适当改造词的储存意义，以切合文意的要求。如：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裹兮。（《诗·魏风·伐檀》）

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

毛传这个解释和《说文》的解释不尽相同。《说文》：“稼，禾之秀实为稼”、“穑谷可收曰穑。”在通常的情况下，稼指农作物成熟的秀实，穑指收成。两者意义接近而可相通。如《七月》“十月纳禾稼”这个稼就是收割归仓的意思。但《伐檀》的语境却是稼、穑处于相对应（即对文）的位置上，这就需要强调它们的相异之处。所以毛传说“种之曰稼，敛之曰穑”。这样解释完全切合诗的意旨。又如：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诗·卫风·氓》）

毛传：爽，差。

《说文》爽训为明，毛传结合语境解爽为差（差错），用的是爽的引申意义。段注：“爽本训明，明之至而差生焉，故引申训差也。

2.揭示词的临时意义和各种色彩。如：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诗·秦风·张葭》）

郑笺：右者言其迁迥也。

《兼葭》一共三章，每章都有写道路（这里指水路）艰难的句子。第一章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二章是“溯洄从之，道阻且跻”。三章是“溯洄从之，道阻且右”。长、跻（jī，升的意思，指路的坡度大）都好理解，“右”却不好理解。郑玄解为“右者言其迁迥也”是根据诗情和上下文的语义揭示出来的临时意义，又如：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索隐：嘻，音希。乃惊而怒之辞也。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是在叙述蔺相如告诉秦王和氏璧已派人送回赵国，只有秦王先割十五城给赵，才能把壁献给秦王之后的一个句子，描写秦王对相如一席话的反应。“惊”、“怒”是当时的语境所赋予“嘻”的感情色彩，离开这个语境，这种色彩自然也就褪去。再如：《列子·天瑞篇》记载齐国的国氏很富有，宋国的向氏很贫穷。向氏向国氏请教致富的办法。国氏告诉他：“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向氏听了这番话后很高兴，便干起“踰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的盗窃勾当来。结果被抓去治罪，连先前的积蓄也被没收。“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原来国氏所说的“盗”是向自然界索取，是生产致富。向氏没有领会好这个意思，所以有这个可悲的结果。唐·殷敬顺《列子释文》在“嘻”字下注解说“衰痛之声”，这又是一种感情色彩。“嘻”字在别的语境里还会有另外的色彩，独立训诂是无法一一指明的，只有解文之训诂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相机而动，随文而解，才能使文意得到正确的理解。

## 第三节 训诂的类别及其内容（下）

### 一、本有之训诂

(一）什么是本有之训诂

研究词的本义的训诂叫本有之训诂。一个词产生的当初，它的原始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引人关注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训诂学家对此都曾作过探讨。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寻求词的本义的代表作。

（二）关于本义

本义和形体相贴切。词的本义是指词形成之初的本来意义、原始意义。由于记录汉语的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这种文字，在为词造字的时候，往往寓意于形，因此，一个词的本来意义总是和形体相贴切的。例如：

豆，《说文》：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

这是一种高脚的木制容器，它的上部象现在的碗，主要用途是盛肉，祭祀时用来放置祭品。甲骨文写作，金文写成，小篆作，这就是豆的形体和最初意义。《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用的就是本义。因为在上古，豆和当大豆、黄豆讲的“菽”声音相同，古人用“豆”代替“菽”久而久之，豆的本义反而不通行了。

及，《说文》：逮也。从又从人。及，甲骨文写成，小篆作。

南唐的《说文》专家徐锴说：“及前人也”，意思是后面的人追赶前面的人，把他抓住了。《左传·成公二年》：丑父寝于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这是说，齐国的车右逢丑父在战斗之前被蛇咬伤，他隐瞒了这件事，因此开战之后，他不能推车被晋军抓住了。

要，《说文》：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

要字《说文》还有一个异体，写成，像一个女人叉腰的姿势。所谓“身中”就是腰。

向，《说文》：北出牖（yǒu）也。从宀（mián）从口。诗曰：“塞向墐户。”

“北出牖”是指朝北的窗子。向，甲骨文写作，象一个房子，那口就是窗子。《说文》引诗在《豳风·七月》“塞向墐户”是说把北窗封闭，把柴门涂上泥。

字，《说文》：乳也，从子在宀下。

字的本义是指在屋子里生孩子。《易·屯卦》：“女子贞不字”，“不字”就是不生孩子。

1.掌握词的本义的价值。

（1）本义是引申义的基础，出发点。词在使用过程中，总会发生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和它的原始意义总是有干丝万缕的牵连。如果我们掌握了本义，对词义的引申及其因此而形成的纷繁的词义系统的理解就会有处于居高临下的便利。这个问题留待“后起之训诂”里面再讲。

（2）掌握本义有助于确切地理解词义。对一些词的理解非得从本义说起不可。例如马中锡《中山狼传》：“我鞠躬不敢息”、“蛇盘龟息”的“息”，《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日……”的“息”，从本义说起就好理解。《说文》：“息，喘也、从心自。”喘，就是喘气，呼吸。自，就是鼻字。古人认为人的心气由鼻孔呼出，所以息字由心和自（鼻）组成。《中山狼传》的“息”用的纯是本义。“陈涉太息”的“息”是叹气的意思，和呼吸的意义也密切有关。

又如，龚自珍《病梅馆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qì）为美……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又：“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这两处的“天”，有人解为天折，不妥。其实这个天就是曲的意思。《说文》十下：“夭，屈也。从大，象形。”段玉裁注：“象首夭屈之形也。”甲骨文写成，小篆的写法和甲文基本相同，象人的头颈往一边弯曲。所谓“夭梅”就是弯曲的梅，取其病态美。

又如“刚”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词，但有时也会理解不好，如：宋·张先《菩萨蛮》：

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柳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

其中“刚道”的“刚”，如能了解它的本义，对读懂这首词大有帮助。《说文》：“刚，强断也。从刀岡声。”所谓“强断”就是硬把它弄断。《菩萨蛮》中的“刚道”就是“硬说”，“偏说”的意思。明明是人比花漂亮，但檀郎却硬说花比人漂亮。这个“刚”和“愎”（bì）同义，体现一种执拗的、偏偏与众不同的别扭性格，所谓“刚愎自用”即是。

（3）掌握本义有助于辨析同义词以及用法上容易混淆的词。《广雅·释诂》：“骤，数也”。数（shuò），屡次，频繁的意思。《史记·伍子胥列传》：“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数谏就是多次进谏。为什么骤也有屡次的意思？需要追寻它的本义，《说文》：“骤，马疾步也”，马跑得很快叫“骤”，这是骤的本义。快又体现了频率，所以骤便引申为屡次，而和数构成同义词。《左传·宣公二年》中的“宣子骤谏”的骤谏也就是数谏。

2.本有之训诂的依据。研究一个字、一个词的来历以及它的历史的学问叫字源学、词源学。词的本义的推寻，要依据字源学和词源学。《说文》是从形体上推求词的本义的字源学著作。《释名》是从声音上推求词的本义的词源学著作。这是本有之训诂的重要依据（《释名》下面再讲）。此外，还有一门古文字学，专门研究甲骨文、金文、简书、帛书等古代文字。近几十年来，古文字的研究取得极大的成果，对本有之训诂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说文》所提供的字源、词源资料？一种态度，认为《说文》所提供的资料是不足信的，要完全否定。这种态度当然不对。另一种态度，认为《说文》所说的完全正确，应完全肯定。这种态度也不对。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充分利用《说文》所提供的资料，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加以印证，和文献资料互相印证。例如：

粪，《说文》四下：弃除也。从廾推（bàn）弃釆也。

弃除就是扫除。这是粪的本义。中间的是簸箕一类的扫除工具。甲骨文的整个形体所显示的也是扫除的意思，和《说文》所说的本义一致。这个意义在文献里得到核证。如《荀子·强国篇》：“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堂屋还没扫除，那么郊外的草就更没功夫去锄了。）又；《左传·昭公三年》：“自子之归也，小粪除先人之蔽庐，曰：子其将来。”（自从您回去之后，小人扫除先人的破房子，说：您大约会来的。）“粪”和“除”连用，更证明“粪”是个动词。

《说文》所保存的字源资料，总的来说是可信的。第一个原因是许慎去古未远，他能读到许多后人无法读到的书籍，听到许多代代相传下来的有关语言文字的知识。第二，许慎著书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他一方面有所师承，“考之于逵”，从他老师贾逵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博采通人”，向有关的专家学者讨教。《说文》从汉和帝十二年（公元100年）开始编写，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许慎才在病中将它献出，前后共花了二十多年。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文化巨人著书立说的责任心。

《说文》记载的本义，很多后来都不用了，但在上古的文献里面能找到用例。如“叔”，《说文》三卷下：“拾也”。《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苴”是麻籽。“叔苴”，捡麻籽。又如“斯”，《说文》十四卷上：“析也。从斤其声。诗曰：“斧以斯之。”《诗·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斧以斯之”，就是用斧子把它劈开。斯从斤，斤就是斧子。又如“妾”，《说文》三卷上：“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说文》这个解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奴隶制社会，臣妾就是奴婢。《尚书·费誓》：“臣妾逋逃。”伪孔传：“役人之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左传·僖公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这些书证的臣妾都是最原始的意义。

《说文》所提供的本义，有的在文献里找不到证实，却在出土的卜辞里得到证实。如《说文》把“自”字训为“鼻也”。在现有的古籍里面找不到“自”当“鼻子”讲的书证。但在《武丁卜辞》却出现了“自”这个词，并且和“疾”连在一起成为“疾自”。“疾自”和卜辞中经常见到的“疾足”、“疾首”、“疾齿”、“疾口”、“疾腹”等辞例相一致，可证“自”确为鼻子。

《说文》里面还有许多在文献里找不到用例，在甲骨文里又得不到证实的本义。对此，我们也不要急于下结论，认为许慎无据，因为中国的古籍屡遭焚劫，失去书证，极有可能。如：《说文》：“願，大头也。从页原声”。在古书里见不到当大头讲的願。但《说文》从页（xié）的字往往与头有关，所以这个解释估计许慎也是有所依据的。

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说文》对本义作了错误解释的也不少见。整个说错了的，如“为”字，解为“母猴”。据闻一多考证，甲骨文的“为”字是“役象助劳”的意思。我国古代曾役使过大象。《吕氏春秋·古乐篇》：“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是个证明。部分讲错了的，如“行”字,《说文》解为“人之步趣也”，这是“行”的引申义，而不是本义。甲骨文“行”写成，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又如“身”字，《说文》：“躯也”，这也讲错了，本义应是怀孕，《诗·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今天有的方言仍把怀孕称为“有身”。

### 二、后起之训诂

（一）什么是后起之训诂

研究词的引申、新词的出现、俗语词出现的训诂就是后起之训诂。引申是词义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新词的出现是对新事物的自然反映；俗语词的大量出现预示着中国的语文要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语体将取代文言。所有这些都是后起之训诂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引申

1.引申和引申系列。词的意义是词的内容，词的内容总是不断运动着的。词义运动的基本形式就是引申。引申这个课题最先是由南唐的徐锴提出来的。后来清代的段玉裁注《说文》，对引申义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代学者章太炎、黄侃又发展了前人的理论。黄侃在给“训诂”下定义时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由此可见前人对词的引申的重视。

引申是一种有规律的词义运动。词义从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使用语言的人们的习惯以及所能接受的哲理和思维方式，不断滋生新义或派生新词，从而构成了引申系列。

2.怎样研究引申系列。

（1）探求词的本义。这是第一步。因为本义是引申的基础、出发点。词义是纷繁复杂的，引申系列往往头绪很多，抓住了本义，便抓住了词义的纲要，一切引申义的了解便有了基础。例如：

固，《说文》六卷下：四塞也。从口古声。

所谓“四塞”是封闭的意思。指的是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或坚固的城郭。这就是固的本义。《周礼·夏官·大司马》：“负固不服则侵之”（仗恃险要地势不服从的便出兵去讨伐他。）又如：贾占军：

閒，《说文》十二卷上：隙也。从门月。

这个“閒”字，今天写成“间”。原先意义相同，现在分化为两个字。所谓“隙”就是门缝。门开而月入，这是个会意字。

（2）第二步，沿着引申的一个或数个方向归纳整理引申系列。例如，“固”，本义是“四塞”，是指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或城郭，易守难攻是它的一个特点，由此引申为坚固，牢固的意思。贾谊《论积贮疏》：“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如果粮食多了财富就有余，干什么事不能成功？凭借这个去攻城就能取得，凭着这个去守国就能牢固）。由坚固、牢固的意义又引申为安定，安全。如：《国语·鲁语上》“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帝喾能根据日月星的运行制历教民稼穑以安定百姓）。由牢固又可引申为坚持、坚决。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秦王害怕蔺相如把璧撞破，于是婉言道歉，坚决要求他〔不要以璧击柱〕。）这个“固”就是坚决的意思。由牢固又引申为副词一定、必。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我不是一定要对不起你，老天生下你们这号人，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吃的）。前一个“固”译为一定，后一个“固”译为本来。

“四塞”的意义从另一个方向去延展，用以形容人的思想闭塞不通，这就是“顽固”、“孤陋”。如：《列子·愚公移山》：“汝心之固，固不可彻。”（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不可开通的地步了。）固的引申系列用图表示如下：

坚决、坚持

坚固、牢固 安定、平安

四塞 一定、必

顽固、孤陋

又如间，它的本义是门隙。由门隙引申为中间（空间上的距离）和有间（时间上的距离）。如杜牧《阿房宫赋》：“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个间表空间距离，可译为中间。《史记·扁鹊列传》：“有间，太子苏。”（相隔不久，太子醒过来了）。这个间表示时间上的距离。“中间”又引申为“离间”。所请离间就是在双方之间制造距离 如《左传·隐公元年》：“远间亲、新间旧。”（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近的，新来的离间旧有的。）由“中间”又引申为“置身其中”，《曹刿论战》：“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有权位的人自然会去谋划，你又何必参与其间呢？）由“中间”还可引申为：“抄小路”、“抄近路”。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我的确担心受你的骗而对不起赵国，所以叫人把璧拿回去，现已经抄近路到了赵国了。）“间”还有暗中、秘密的意思，也是由空隙引申派生出来的。如《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又暗中使吴广到驻防附近树木荫蔽的神庙中去，晚上点起篝火。）“间”的引申系列用下图表示：

离间

中间 间厕

门隙 抄小路

有间 秘密、暗中

3.引申的类型。这里说的类型是指对引申规律所作的归纳的结果。引申规律有较强的民族性。归纳引申规律，要充分考虑民族的风俗习惯、心里状态、思维方式在语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就拿“联想”来说，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引申，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而联想的方式和内容也会有差异。引申规律蕴含着民族的哲理和生活的逻辑。陆宗达、王宁先生在《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把词义的引申归纳为三种类型：理性的引申、状所的引申、礼俗的引申。这是从汉民族文献语言的实际中归结出来的。为了掌握方便起见，现将三种类型简化为两种：即理性的引申与非理性的引申。其中的细则和论述问题的方法仍采自《训诂方法论》。

(1）理性的引申。这种类型是指词义之间因本民族共同的理性认识而发生联系，从而产生引申。这种引申富于哲理，和哲学上的一些命题，如因果、时空、动静、施受、反正、虚实相关连。

①因果的引申：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如：

習，《说文》四卷上：数飞也。从羽从白。

习的本义“数飞”，指鸟反复地飞。《札记·月令》：“鹰乃学习”用的是本义。引申为练习、温习、钻研。《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之后，按时去练习，不也很高兴吗？）又引申为熟悉、通晓。《战国策·齐策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悉会计，能为我到薛地去收债？）“数飞”是因，引申为熟悉、熟练是果。又如：

引，《说文》十二下：开弓也。从弓从丨。

把弓拉开，这是“引”的本义。《孟子·尽心下》：“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君子拉开弓但不射出去，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这里用的是本义。引申为延长。如《诗·小雅·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子子孙孙，一直延长下去，不要断了。）引又可以引申为退。如：《赤壁之战》：“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刚一交战，曹军失利，引退驻扎在江北。）“开弓”是因，延长、引退是果。

②时空的引申：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具有三维性，时间具有一维性。时间、空间都具有无限性，因而时间、空间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在古汉语里，表示空间的词，可以引申用以表示时间。如：

畺，《说文》十三卷下：界也。

这个畺就是疆字，界，指田界，疆是表示空间的词。但《诗·豳风·七月》“万寿无疆”的“疆”却是表示时间。唐代训诂学家孔颖达在《易·坤卦》的正义里说：“凡言无疆者，其有二义；一是广传无疆，二是长久无疆也。”孔氏所说的“广传”就是指空间，“长久”指的是时间。又如：《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涯”在这里是表示时间，而涯的本义是水边，是表空间的。

另外，表示方向的词，也可以表示时间如：以来，以往。《左传·襄公九年》：“自有生民以来”，这个“以来”表示时间。唐代碑刻《润德泉复涌记》：“其泉五处，一时涌出，各深一尺以来”，这个“以来”表长度，即一尺以下的意思。

③动静的引申：这种引申古汉语中很多，名词、形容词可以变为动词，动词也可以转化为名词。例如“天”字，本义是头顶，这是人体的一部分，是静态。而黥（qíng）额，这种刑法的动作也叫“天”。《周易·睽卦》：“其人天且劓（yi割鼻）”。马融注：“黥凿其额曰天”，这是动态。

又如“贼”，本义是害、残害，又特指杀害，是个动词。如《左传·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组麑（chú ni晋力士）贼之。”（宣子多次进谏，晋灵公反以他为心腹之患，派组麑杀他）。由动词又转化为名词，指破坏者、残害者，或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如《论语•阳货》：“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说：没有真正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荀子·儒效》：“故人无师无法，而知（智）则为盗，勇则为贼。”（所以人如不从师又不尊法，那么聪明的就会去当小偷，有勇力的就会去做强盗。）“贼”又可引申为凶恶、狠毒，变为形容词。《史记·游侠列传》：“解（郭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索隐》阴贼：“以内心忍害”。近些年来，国内有些方言（如东北方言），把“贼”引申用作副词，表程度。如说“贼好”、“贼漂亮”、“贼多”，就是很好、很漂亮 很多的意思

④施受的引申：古汉语施受同词的现象很多。所谓施受同词，即发出动作与接受动作往往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动作的发出者与动作的接受者也往往互相关联。就以“受”字为例，《说文》解为“相付也”。从许慎的说解中就可以体会出受的动作包括了给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受字的甲骨文形体，象两个人用手推舟，推者受者，无从分辨。所以主动、被动都用“受”。后世的“授”在先秦的古籍中是没有的（有的先秦古籍把“受”写成“授”那是后人改的）。《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其中的受是接受的受。《云梦秦简·金布律》：“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这个“受”是授予的授。这是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简书，所以保留了先秦时代施受同一形体的原貌。

又如：乞、贷、禀、买都是施受互相关联的词。乞，是讨取的意思，同时又有给予的意思。《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将其前妻及其丈夫请到自己家园中，“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这个“乞”是给的意思，是朱买臣给前妻丈夫钱，让他去安葬。

⑤反正的引申：古人非常懂得相反相成的道理由于这种理性认识，导致词义向相反方向引申，即所谓“反训”。如果从解释词义的方式角度来说，反训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训释与被训释的词在意义上应该是相同的，相近的，意义相反的词是不能相对释的。例如《说文》十四下把“乱”训为“治”，乱与治应是同义，《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个“乱”就是“治”。把《说文》“乱，治也”称为反训似乎不可理解。但如果从词义的引申角度去看待反训就好理解了。例如：落，《说文》卷一下：“木曰落”。果木从生长发枝、分蘖开花成实到熟落，为生长过程的终了，所以落有“终”义、“成飞义。但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一过程的终结，即是后一过程的开始。所以建筑物竣工了，叫做“落成”，取其“终”义。同时，落又有“开始”的意思。《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王念孙：“《尔雅》落，始也。与诸侯落之者，与诸侯始其事也。”所谓“始其事”就是与诸候开始登台享受。《国语·楚语上》；“伍举对灵王曰：“今君为此台，愿得诸侯与始升焉”。《左传》用的是“落”，《国语》用的是“始升”，可见“落”有“始”义，词义由正引申为反的例子极多，这是由生活的辨证法所决定的，事物到了极点往往会走向反面。因此一个词，往往潜藏着两个极端的意义，特别是描写性状的一些词。如“娇”，是妩媚可爱的意思，杜甫的许多诗用“娇”来描写小孩的妩媚可爱，这是褒义。但娇又有贬义，如娇生惯养。又如“妖”，一方面有怪异的、反常的、邪恶的等等贬义；同时又有美好、艳丽的褒义。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用的就是褒义。

⑥虚实的引申：词义的变化常常由具体到抽象，实在的意义常常被磨损，引起词的虚化。虚化的结果，使许多动词、形容词变成介词、连词、副词，或者使名词变为代词、副词。例如前面讲到的“固”，本义是“四塞”，引申为牢固、坚固，由牢固，坚固又引申为一定、必。这个引申的过程，逐渐失去实义，变成副词。又如“及”，本义是“逮”，即把前面的人抓住了、追赶上了。引申为达到某个处所，如《韩非子·扁鹊见蔡桓侯》：“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指针灸能达到的地方。又指达到了某个时间，如《韩非子·外储》：“及反，市罢，逐不得履，”又引申达到某种程度。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伤未及死，如何勿重？”（〔敌人〕受伤还没到死的程度，为什么不可以再伤害他一次？）又引申为达到某种道德修养、思想境界的高度。如《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想强加别人。”孔子说：“賜呀，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从以上引例可看出“及”遂渐虚化的过程。最后实义完全脱落，变成介词、连词。如《诗·豳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姑娘心里悲伤，害怕同公子一块回去。）这个“及”已经是个纯虚词，毛传释为“与也”，“与”即介词。

（2）非理性的引申。这种类型的引申，不是反映事物之间观念上或变化过程中的相关，而是反映事物之间外部的、偶然的相似。分两种情况：从具体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

①从具体到具体。两种具体的东西，外形相同或相似、但本质却不相同。因为是相似，所以用同一个词来表示，也就是说，代表某一具体事物的词，引申为代表另一具体事物。例如现代汉语“猴头”一词，指的是动物猴的脑袋。有一种蘑菇很象猴的脑袋（圆形、泥黄色、呈头发丝状），也叫“猴头”。后者是由前者引申而形成的。这实际是一种比喻造词。汉代有一种锅，叫鍪（móu），圆底、敛口、反唇。这个样子和武士戴的头盔很相象，所以武士戴的这种头盔也叫鍪，或叫兜鍪。又：

斗，《说文》卷十四上：十升也。象形，有柄

段注；“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斗有柄者，盖象北斗。”斗是古代用来舀酒的杓子。而天上有七个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想象就成为舀酒的斗形。于是把这七颗星称为斗、北斗。《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yì）酒浆。”（北方天上虽然有斗，但不能用来舀酒。）

冶，《说文》十一卷下。销也。从仌（冰），台声。

段注：“销者，铄金也。冰之融如铄金然，故炉铸亦曰冶。”冶的本义指冰雪融化。《文选·海赋》：“阳冰不冶，阴火潜然。”用的是本义。金属的熔化和冰雪的融化极相似，所以冶又引申为冶炼。戴侗《六书故》：“冶，冰释也。引申之则熔金曰冶。”

从具体到抽象。例如：

锢，《说文》十四卷上：铸塞也。从金固声。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楚国申公巫臣纳夏姬叛逃楚国，到晋国当了邢地的大夫。楚国的子反（公子侧）要求惩罚申公巫臣，“子反请以重币锢之。”什么叫“锢之”？孔颖达的疏说得详细：“《说文》云，锢：铸塞也。铁器穿穴者，铸铁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似之，故谓之禁锢，今世犹然”。所谓铸塞，就是铁器有漏缝，熔化铁水堵住使不漏，引申用于人事，设法让人不能做官、永远不得录用也叫“锢”。至于思想上的封锁，也叫“禁锢”。鲁迅《南腔北调·为了忘却的纪念》：“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只是用途、特征有相似之处，因而用来打比方。这种打比方引申出来的意义叫比喻义。除“锢”以外，像“本”、“末”、“果”都是典型的例子。本是树根，人们常用树木的根来比喻事物的基础、发源和决定一切重要的部分。《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门把“仁”作为做人的基础，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中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学家把“农”作为立国的基础，所以称农为本，工商为末。末是树梢，人们用树梢比喻轻微、不足道、被其它事物所决定的东西。所以“末”有细微、末尾的意思。《荀子·议兵》：“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现在你不追求仁义的根本，而采取欺诈的末节，这就是天下所以纷乱的原因。）“果”是树木的果实，人们常用来比喻事物的结局，这也是词义从具体向抽象引申的结果。

4.引申的方式。这里说的引申方式是指引申的方向和层次，研究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引申还是间接引申。一共有三项：

（1）引申的多向性。事物的特点不是单一的，词的本义所反映的事物的特点也不止一个。从不同的特点出发。朝着不同的方向引申，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多向性。以“病”字为例，它的本义是“疾加”（见《说文》七卷下）。所谓“疾加”是说病得很厉害，也就是重病。重病的症状当然不止一个。可以有生理上的，也会有心理上的。“病”的词义就沿着“疾加”的各个特点,放射出许多新的引申义来。《孟子·公孙丑上》所说的那个揠苗助长的宋人，一回到家里就说：“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这个“病”是疲劳的意思，由“疾加”引申而来。朱熹在这个病字下注释说：“疲倦也”。《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孔子说：“君子只忧愁没有能耐，而不忧愁别人不了解自己。”）这是病的另一个引申义：患、优愁。《晏子使楚》：“王笑曰：圣人非所以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楚王笑着说：“圣人不是可以和他开玩笑的，我本想取笑他：到头来反而自讨苦吃。”这个“病”可以解为苦、困苦、困境、苦头。以上疲劳、忧愁、困苦都是病的引申义，这种引申方式又称为“辐射式”。

（2）引申的多重性。一个词在引申义的基础上再度引申又产生了新的引申义，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多重性。例如“兵”字，本义是武器。《孟子·梁惠王上》：“弃甲曳兵而走。”（丢掉盔甲拖着武器向后逃跑。）其中的“兵”用的就是本义，因为武器是由士兵、战士来掌握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拿着武器的人，即士兵、战士、军队。《诗·邶风·击鼓序》：“卫州吁用兵暴乱。”（卫国的州吁发动士兵暴乱。）因为打仗离不开士兵、军队，因而“兵”又从士兵、军队的基础上引申为战争、军事。《孙子·计》：“兵者，国之大事。”（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这种一环套一环的引申，又称为“连锁式”引申。

（3）多向性与多重性相结合。引申的多向性与多重性很少单独进行，往往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在一个词的引申系列之中。前面“怎样研究引申系列”中提到的“固”和“间”就是多向性与多重性相结合的例子。“间”的本义是门缝、缝隙。由缝隙引申为空间方面的距离，引申为时间方面的距离，引申为抽象意义上的距离。这是辐射式的多向性引申。同时在这三个引申义的基础上，各自又可以再行引申。如抽象意义上的距离，又可引申为嫌隙、嫌隙，又可再引申为离间，离间又可引申为伺候或扰乱。这是属于连锁式的多重性引申。

**（三）关于新词与俗语词**

1.关于新词的产生。

（1）为反映新事物而造新词。社会向前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是新词产生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秦汉时期，中药的配伍就已经相当精臻，因而有“单方”、“复方”这些名词的出现。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亚州的文化、贸易、金融的中心。在那里首次开展了汇兑这种便于交换的业务活动，于是创造了“便换”、“飞钱”这些类似今天“汇票”的新词。又如上古没有“茶”字，因为那时的古人没有喝茶的习惯。到了中古才出现“茶”字。

（2）创造新词的几种方法。

①组合法。用单词组成复合词，这是组合法的主流。如上面举到的“单方”、“复方”、“飞钱”等。再如：血虚、耳鸣、公主、黄锺、温存、失禁、按摩、弹劾等等也是。也有单词加词头、词尾成为新的复音单纯词的。如：老鼠、可怜、不毛、见怪、丁子（蝌蚪。见《庄子·天下篇》）、瞳子（见《释名·释形体》）、斐然（见《论语·公冶长》）、寂然（见《易·系辞上》）.

②分化法。分化旧词的义项，创造新词。例如：贾占军：

享，《说文》五卷下：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享之。”

这个词有三个义项：第一、祭神、祭祖先目的是请神和祖先来享用祭品，故有享受之义。第二、祭神、祭祖先诚意可通于神、通于祖先，故享有会通之义。第三、祭祀的祭品都是熟物，因而把煮熟物的动作也称为亯。以上三个义项，后来都发生分化，造三个新词承担原有义项的含义：享、亨、烹。

又如“北”，原指背，引申为逃跑、吃败仗。同时又引申为北方。后来据本义造一“背”字分化出去，“北”的引申义（北方）变为基本义。

又如“史”字，据王国维说有三个义项：一是“持书之人”；二是“大官及庶官之称”；三是“职事之称”。后来发生分化，“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吏和事两个新词，是从史分化出来的。又如：

景，《说文》：日光也。从日，京声。

日光有阳面、阴面，阴面就是“影”，但在西汉之前阴面的义项仍包含在“日光”里面。段玉裁说：“后人名阳曰光，名光中之阴曰影，别制一字”，别制一字意味着“影”从“景”中分化出来。据后人考证，汉·张平子碑已有“影”字。

③音变法。用改变音读创造新词。如“好”，原读上声，是形容词，变读为“呼极反”，去声，成为动词。又如“恶”，原为入声，名词。变读为“乌路反”，去声，成为动词。这是不改变书写形式的音变造词。还有一种改变书写形式的音变造词。如“三脩”，《说文》“久泔也”，音息流切。引申为菜饭败坏，音变为“所鸠切”，别造一个“馊”字来书写这个新词。再如,“夭”，是屈的意思，于兆切，隋唐时期音变为乌乖切，书写形式为“歪”。

④注入法。注旧词以新义，创造新词。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保持原有的词形和读音，舍弃旧义，注入新义，变旧为新。如“博士”一词，来源于战国。秦汉时设博士官，掌古今史事、备顾问。唐宋以来称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为博士，如茶博士、酒博士之类。这个“博士”和秦汉时期的博士已无关系，可看作新词。到了近代，博士又是一种学位，一般是最高一级的学位。这个博士也是个新词。又如“电影”一词，原为偏正词组：“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巫山》诗，作者不详，一说宋之问，一说沈佺期，一说王无竟），现在指一种综合艺术。又如“现在”一词，原先也是词组，是“目前存在”的意思。《论衡·正说篇》：“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后来由于翻译佛经，“现在”变成了时间的单词，实际上等于造了一个新词。鸦片战争以后，产生了一大批新词，这些新词有许多是日本人利用古汉语原有的词语去翻译西方语言形成的。例如：

革命，《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革命”本来是“变革天命”的意思，用来翻译英语的revolution。其含义是指一个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而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行为。

经济，《文中子》：皆有经济之道。

“经济”本来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拿来翻译英语的economics，成为一个和生产关系有关的社会科学术语。

⑤修辞法。运用修辞手法（即辞格）创造新词就叫修辞学造词法（详见任学良《汉语造辞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要有两种：一是比喻造词，用其他事物的形象特征来命名，就叫做比喻造词。例如“蒲柳”这种植物，经不起风霜，“望秋先零”，比其它植物早凋，因此用它来比喻衰弱的体质。其它如：秋波、桃李、蚕食、鲸吞、鱼肉、鼎立、走狗、推敲、染指、针砭都是比喻造的新词。二是借代造词。以事物本身的特征命名就叫借代造词，如用“须眉”代指男子，用“粉黛”代替女子，用“丝竹”代表音乐，用“干戈”代指战争，下面的例子都是用借代的修辞格造出的新词：冠盖、巾帼、丹青、纨绔、杜康、东宫、驸马等。

2.关于俗语词

(1）什么是俗语词：这里说的俗语词，是指隋唐以来产生的新词。这些新词来自方言、口语，经文人学士采用，出现在诗，词、曲、小说、话本、杂剧、语录、佛经、诏令、碑志、奏状、笔记之中。俗语词的大量出现，预示着中国的语文将要面临一场改革：白话将取代文言。这方面意义极为重大，但因为不是本节的议题，故从略。我们从词汇的发展角度看，认为俗语词的研究不可忽视，它是训诂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宋朝以来，特别是清朝及近代现代，有许多学者对俗语词进行过研究。如宋代的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有专讲俗语的一节：“俗语有所本”。徐谓的《南词叙录》附“俗说”七十条。方以智有《通雅·谚原》。清朝翟源著有《通俗编》大量收集俗语词。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钱大昕有《恒言录》，章太炎著有《新方言》，今人张相有《诗词曲语词汇释》，朱居易有《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徐嘉瑞有《金元戏曲方言考》，陆谵安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蒋礼鸿有《义府续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其中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两书影响最大。张著、蒋著不仅取材宏富，而且给人们提供了研究的方法，足以启迪后学。

虽然上举前辈学者在俗语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由于整个学术界对俗语词的研究不够重视，真正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起步又比较晚，因此成绩还不能令人满意，在俗语词这个领域里尚有大片的荒田需要继续垦殖。

(2）研究俗语词的意义：俗语词也属于新词，是语言词汇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如不研究，就留下了空白，词汇史的全貌就难以窥见。“俗”和“雅”相对而言。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转化。有许多俗语词其实是从“雅言”演化而来的。例如被秦始皇明令专用过的“朕”，够文雅的了，但后来却变成了北方人人都说的“偺”、“咱”（据章太炎说）。至于方言俗语被吸收为雅言更是不乏其例。如“不见得”（不一定的意思），《水浒传·四十五回》：“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又如“好歹”（总之无论如何的意思）。《汉宫秋》二驾白：“卿等所言，我都依着；我的意思,如何不依？好歹去送一送。”又如“早晚”（总有一个时候的意思），《打董达》郑恩白：“二位哥哥，则怕郑恩早晚莽撞，冲撞哥哥，是必宽恕者。”这些词现在都已进入到普通话的词汇中去。研究俗语词能看到语言发展变化的脉络，对汉语词汇史的撰写与学习都有好处。这是研究俗语词的第一个意义。

其次，唐宋以来的诗、词、曲、小说、杂剧、佛经、语录、俗讲文学、话本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繁荣新文学所要吸收的养料之一。要继承、要发展，首先就要读懂。然而这些作品中存在着大量“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张相语）的俗语词，成了我们阅读的障碍。如果我们掌握了有关的俗语词知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些障碍便有可能排除。例如下面各句中的“户”字，按照普通的意义去理解，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因话录·卷六》：“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引满。”

白居易《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诗：“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

又《戏赠梦得兼呈恩黯》诗：“陈郎中处为高户，裴使君前作少年。”

陆游《幽居》诗：“冬来酒户微增旧，万事应须付一尊。”

《敦煌变文集·叶净能诗》：“帝又问：“尊师饮户大小？”净能奏曰：“此尊大户，直是饮流。”

上举各例的“户”，蒋礼鸿先生均释为“酒量”，“大户”就是大酒量（见《敦煌变文学义通释》209页）。又如：

《牡丹亭·游园惊梦》：“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其中的“谁家”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解，但仔细玩索上下文。就会觉察到把它解为“是谁的庭院”实在不妥。张相就 是运用“玩绎章法”的方法，认为“此‘谁家’字语气沉重，乃是悲语。谁家院犹云什么院落，意言尚成什么院落也，故与‘奈何天’相对。此非臆测，上句云，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下文云‘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惘然’，俱其明证。若解为某一家之院，则迂缓而不切矣。”张相的解释是正确的，同时他又引用方言加以印证，指出“谁家，犹如今日苏杭语之‘啥箇’，亦云“什么”也。”（见《诗词曲语词汇释。叙言》）。又如：

《列异传：宋定伯捉鬼》：“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担也’。”

注家对“亟”的解释多误为“急”，“太亟”即“太急”。其实，亟即极，是疲劳的意思，六朝语言常有此义（此例据郭在贻先生所述）。

## 第四节 训诂的方法

## 一、以形索义

**（一）什么是以形索义**

所谓以形索义，是指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探求古人造字的意义，从而达到了解词的本义的目的。这种方法着重分析形体，所以又称为“形训”汉字属于表意体系文字，早期的汉字是根据语言中词的意义来绘形的，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汉字的形体和词义有密切关系。训诂学家通过对字形的探讨，往往能求得词的本义或造字的基本意义。例如朋友的友字，小篆写成。《说文》这样解释：“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又”就是右手，两个“又”叠在一起表示握手。“从二又，相交友也”是对“友”字形体的解释，也是对“同志为友”的形象描绘。“友”字的本义从形体上得到了反映。又如并（並）字，甲骨文写作，象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铜器铭文及战国简书与甲骨文的写法基本相同。小篆作。《说文》解为“并也。从二立。”所谓“从二立”也就是两个人并排站着的意思。

以形索义的方法，常常用来识读古文字。例如，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把殷王朝历代祖先（所谓先公先王）及其排列顺序基本搞清楚了，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明司马迁所排列的殷王朝世系确有所据，《史记》确实是一部信史。王氏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条件很差，仅仅根据《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前编》、《后编》三部书。但他却完成了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但据字形定之，无他证。”“但据字形定之”就是以形索义的方法。他根据卜辞的，读为发，也就是夔，就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王国维以后的许多古文字学家，如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容庚、唐兰、胡厚宣等都曾经用以形索义的办法识读了许多甲骨文和金文。

**（二）以形索义的依据**

这里所说的依据，是指书体而言。书体可分为篆书、隶书、草书、真书、行书，书体是以字的形体结构来分的。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帛书、简文、陶文等都是以书写工具或材料命名的，不是书体的名称。甲骨文、金文不能和篆书、隶书平列相提。从书体的角度说，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都属于篆书的范围。以形索义的依据主要是篆书，不能依据隶书、楷书和行书，因为这里面有个笔意与笔势的问题。所谓笔意是指古汉字的字形结构保存了造字当初的意义，如上面提到的小篆和甲骨文字，就属于笔意。后来，汉字的形体不断发生变化，逐渐符号化，线条化，形成了并不体现什么含义的点、横、竖、撇、捺、勾等笔画。这些笔画就是笔势。汉字自隶变楷化之后，许多象形字已不象形了。形声字的声符和义符有许多也看不出来了。如水字，小篆作，象众水并流的样子，楷化之后就看不出水流的形象了。又如年字，《说文》解为“谷熟也，从禾干声。”庄稼成熟了，这是年的本义，后来引申为记时单位。它的形体由义符禾、声符干组成。但楷化之后义符和声符都看不出来了。又如兵字，小篆写成，《说文》解为“械也。从卄、持斤，并力之貌。” 卄（gong）是两只手，拿着斧子，表示武器。隶变之后也看不出斤和手了。汉字楷化之后由笔意变成笔势，已经不适宜作以形索义的依据，其实在小篆里面已经有了笔势，例如斗字，《说文》写成，就是笔势。斗本是舀酒的杓子，甲骨文写成，象个杓字，《说文》所提供的斗字已经看不出杓子的形象了。到了隶书，斗字的形体左侧象个人字，右侧象个十字，因此在汉代就有人胡乱解释斗字是“人持十为斗”。许慎批评这种以隶书形体来推求本义的办法是“未尝睹字例之条”（见《说文解字•序》），所谓“字例之条”其中就包括了笔意和笔势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以形索义要用篆书作为依据。但是隶书和楷书在探求本义的过程中并非绝对无用。楷书的形体结构，特别是偏旁部首也能反映一部分字的原始意义，只不过它们显示的是字的较为宽泛的意义范畴罢了。例如“诛”字，新《辞海》罗列了四个义项：①杀戮；②剪除；③惩罚，讨伐；④责备、责求。哪个是本义？根据本义和形体相贴切的原理，形体和意义结合得比较紧的就是本义，诛从言，责备要用语言，所以第④项应该是本义。《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了的木头不能用来刻雕，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对于宰予，我责备他什么呢！”）

**（三）以形索义的局限**

文学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外在形式。声音是语言的内在形式，解释词义如果只用以形索义的方法、只利用语言的外在形式，很多问题便得不到解决，而且还会出现望文训的错误。例如“犹豫”一词，古来多认为是动物。《颜氏家训·书证》：“《礼》云：‘定犹豫，决嫌疑。’《离骚》曰：‘心犹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释者……吾以为人将远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如此返往，至于终日，斯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称犹豫”。颜师古也认为犹豫是动物。《汉书·高后纪》：“禄然其计，使人报声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不便，计犹豫”。颜注“犹，兽名，性疑虑，善登木，故不决者称犹豫。”其实犹豫是联绵词，双声联绵词。《易豫卦》写成“由豫”；《礼记·曲礼》写成“犹与”，《楚辞》写作“夷犹”、“容与”、“夷由”，《后汉书·马援传》作“冘豫”，《水经注》作“淫预”。这些不同的写法，记录的词是相同的，是依据词的声音的变化才有这些不同的写法，如果拘泥于字形，便解释不通。所以，以形索义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这个缘故，训诂学家又充分利用语言的内在形式——声音，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去探求词义。

## 二、因音求义

**（一）什么是因音求义**

通过语音来探求词义的方法叫做因音求义。声音在训诂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一个词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之中关键在于声音。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所以仍然能和别人交流思想感情，是因为语言的声音在起作用。训诂学家十分重视因声求义的方法，清代大学者戴震认为“故训声音，相为表里”，王念孙也强调“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章太炎把语音比作纸扇子的骨架子，开合全跟它有关系。黄侃把形音义的音比作糖胡芦的棍儿，全靠它贯穿起来。前辈们强调语音的重要是有道理的。古人说话的声音早已消逝，留下来的只是书面语言。书面语靠汉字记录，但古人写字不一定同时也不可能都写本字，而是往往用一个同音字，近音字代替，所以当我们探求词义时，如拘泥于形体，就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望文生训的错误。

**（二）因音求义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1.探求语源的问题。所谓探求语源，就是根据声音的线索求得事物命名的由来。前人称这种训诂叫“名物训诂”。例如汉代刘熙的《释名》解释“锸”（类似现代的锹）、“锄”这两种工具时说：“锸：插也。插地起土也”。“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刘熙认为锸和锄的得名是由于插和助。又如：“冬：终也。物终成也。”“春：蠢也，万物蠢然而生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中皆坏也。”“断：段也，分为异段也。”《释名》整部书都用这种声训的方法来推寻语源。有的地方讲得较好。但刘熙把事情绝对化了，免不了主观臆测。我们知道，语音和语义的结合，在最初是一种偶然现象，也就是说,某种事物的名称应该发什么声音，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安排；而是使用语言的人们长期约定俗成的结果。如果像刘熙那样，认为一切事物的得名和某种声音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世界上同一事物的名称都有各种不同的发音就不好理解了。《释名》虽然有这样的缺点，但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词义产生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了许多词源方面、音韵方面的有益资料。

在祖国的医药典籍里面，保存了丰富的中医、中药名物训诂的资料，这些资料有利于我们学习中医、研究中药（详见第五章“医藉训诂的发展与成就”）。

2.解决同源字的系源问题。所谓同源字的东源问题，就是有许多“音同义近”、“音近义通”的词需要从语言上推求它们的渊源，解释它们为什么是同源词。同源词就是同族词。汉语有许多词是有共同来源的；好比人类的家族一样，是由一个祖先传下来的。系源就等于续家谱。上面讲到，语音和语义的结合在最初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语义和语音一旦结合之后，经过约定俗成，得到社会的承认便有了某种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时的音和义已结成不解之缘，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词义不断地引申，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分化出新词。因为新词是由旧词派生出来的，语音上必然和旧词有关系（或是双声，或是叠韵）。因此声近而意义相关的词，往往是同源词。同源词是音义相互推移的结果。训诂学家以声音为线索，在音义相关的词之间进行系联，就能理出一群一群的同源词来。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鲰生说我”的“鲰生”，段玉裁说：“鲰是小鱼之名，故小人谓之鲰生。”黄侃先生说“菆之为小叶，犹鲰之为小人，又犹棷之为小木。《广雅》：‘橄，柴也。’《说文》：‘柴，小木散材也。’又犹雏之为小鸟。《内则》疏：“鸟之小者。”按：鲰、菆、棷三字都从取得声，音近而通，都有小义。而“刍”又和“取”音同，故“雏”也有小义。进一步推寻，从“刍”得声的“邹”也有小义。《释名·释书契》：“奏：邹也。邹：狭小之言也。”以上几个字音义相关，同出一源。又如《卖油翁》（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陈康肃公尧咨善射，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课本注释：“睨：斜着眼看，形容不在意的样子。”注释是正确的，如把“睨”字加以系联，则能理解得更好，睨从儿得声，儿，《说文》解为“孺子也。从儿。像小儿头囟未合。”儿有小义，从儿得声的字也有小义。如鲵，就是一种小鱼。《庄子·外物》：“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守候鲵鲋小鱼，那要想钓到大鱼就很难了。）鲵是一种小动物，《尔雅·释虫》郭璞注解说它的样子“似蝉而小”。又齯字，是指老人牙齿落尽之后更生的细齿。也有小义。又如俾倪，是指城上小墙，有孔穴可以向外窥视。总之，从儿得声的字都有小义。《说文》：“睨，邪视也。从目儿声。《中庸》“睨而视之”。所谓邪视,当然不能瞪大眼睛看，一定是小看。卖油翁斜着眼看，不在意的样子，就有小看的意思。

这种系源工作，当然不能乱来，除要熟悉古音韵，依赖声音推寻外，还要核证文献，作到信而有征。

3.解决文字通假问题。古书里面的通假 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古籍。如果不冲破文字形体的局限，遇到通假字，仍然用本字本义去理解，就会犯望文生训的错误。据《容斋续笔·十五卷注书难》里面记载，王安石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失误。他注解《诗·豳风·七月》“八月剥枣”，说：“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按照王安石的意思，古人吃枣还得剥皮，用剥皮枣来奉养老人，这当然是没有的事。后来，有一次王安石到郊外散步，走到一家人家，问他家老翁哪里去了，回答说：“去扑枣。”王安石顿时有所触悟，马上想到他那条“剥者，剥其皮而进之”的注释搞错了，于是回去立即上奏，请求修改他的注文。王安石当初所以把剥解为剥皮的剥，原因就是受到汉字形体的迷惑。据毛传解释：“剥，击也”，再加上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剥，普卜反”就可以知道剥的正字应该是“扑”。“剥枣”就是“扑枣”，也就是打枣。剥、扑声音相同,《诗》用剥代替扑。又如《左传·隐公元年》：“初，郑武公娶于申，日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杜预对“寤生”的解释是：“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意思是姜氏睡觉时生产，受了惊，因而讨厌庄公。沈钦韩认为杜预的注解不合情理，寤应是𠵦的借字，𠵦是逆的意思，寤生即𠵦生、逆生，也就是难产，寤与𠵦同在鱼部（韵），疑纽（声），声韵都相同，故可代替。从《史记·郑世家》记载这一段事可证明沈钦韩说得有理：“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段。生易，夫人爱之。”文字假借现象以先秦为烈，隋唐以后也不乏其例，如贾岛《述剑》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其中“为”字不好理解。其实“为”是借字，正字是“有”。为、有双声。又如秦韬玉《贫女》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其中“俭”字如理解为节俭，于诗意极难讲通。“俭”实际是“险”的假借字。俭、险同一声符，可以通用。所谓“险梳妆”是指奇异的服饰和打扮。

文字假借是读古书一定会遇上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惯于从形体出发去解释词义，古书上的许多难题得不到解决。从清代王念孙、段玉裁开始，冲破重形不重音的局限，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原序》）以及“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段玉裁《广雅疏证·序》）的主张，并在实践上取得了极大成果。过去古书上许多难懂的地方，被解释得别别扭扭，有了段、王等人的理论，运用因音求义的方法加以疏解，便涣然冰解了。

## 三、据文证义

（一）什么是据文证义

据文证义是利用语言环境，来确定词义的一种训诂方法。词义从逻辑学的角度说，有具体性和概括性，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则有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同时还体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和习惯。因此，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应该包括微观与宏观两种。对词义的确诂需要依赖於语言环境，只有充分利用文献所提供的资料才能搞好词义的训释。

(二）语言环境的种类

1.微观的语言环境。这是一种小范围的语言环境，小到可以是一句之内、上下句之间、一个句群之内，或是诗歌的上下章节。一般所说的“上下文”、“语言片断”指的就是这种微观的语言环境。利用上下文的意思和逻辑关系来确定词义，这是训诂学家最常用的方法。例如：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系辞上》）

这是一个设譬的句子，用兰花来比喻同心之言。因为有兰花的制约，“臭”字的含义就不可能是指难闻的气昧。这个“臭”解为气味就可以了。下面例子的“臭”就不同了：

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王充《论衡·四讳》）

“更衣”是个婉词，上厕所的意思，“更衣之室”即厕所，这个“臭”字当然是指难闻的气味了。

分析“互文”、“对文”揣摩词义是训诂学家利用微观的语言环境确定词义的另一个惯用方法。互文可以帮助确定同义词，如：

腹诽而心谤。（《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腹诽与心谤是互文，腹诽包含了心谤，心谤包含了心诽。诽与谤同义。

对文不同于互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词，在句中（或并列词组中）处于相对应的位置上就叫做对文。处在相对应位置上的词，其意义关系有三种：相同、相反、相关。如：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考察他所作所为，观察他用以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审度他的情绪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个人怎么能隐瞒得了呢！怎么能隐瞒得了呢！）（《论语·为政》）

其中“视”、“观”、“察”处于相对应的位置上，是对文，三个词同义。“以”、“由”、“安”也是对文。这是句子间的对文。像“乘坚策肥”、“好逸恶劳”是并列词组对文。乘与策、坚与肥、好与恶、逸与劳均为对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juàn）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对后两句的解释，有的学者这样说：“有的挂在长林梢，有的沉入塘坳。”把“沉”解为动词。其实，第四句与第五句是对句（对句中相对应的词就是对文）。“高”和“下”为对文，“挂，管”和“飘转”为对文，“长”与“沉”为对文，“林梢”与“塘坳”为对文。“长”是形容词，“沉”也应该是形容词。沉与深是同义词，“沈塘坳”即“深塘坳”，和“长林梢”相对。

对文还可以用来校勘，用来判断异文的优劣。如：

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淮南·内篇》）

王念孙案：“疾风当为风疾，“风疾”、“木茂”，相对为文。”（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十三》）王念孙运用对文把“疾风”的词序正为“风疾”是正确的。

借助语法分析，也是利用微观语言环境确定词义的一个方面。例如：

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管子·权修》）

“种谷”与“树木”对文。“种”后面带宾语“谷”，是动宾词组，“树木”的“树”也应该是个动词，“木”是宾语。

2.宏观的语言环境。宏观的语言环境是一种大范围的语言环境，大到可以是整部书、几部书、一个时代、几个时代的语言习惯。利用宏观的语言环境考察词义是从大处着眼，在同时代的几部书，或是不同时代的几部书之间进行比较，从而使词的意义在比较大的时间空间范围得到证实。例如：“谤”字：

厉王虐，国人谤王。（《国语·周语上》）

这个“谤”不是攻击，说别人坏话的意思，而是指责的意思。为了证实这个意义的确切性，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其他典籍是否有这一用法。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楚国的郤宛由于受费无极的诬陷被令尹子常杀害了。国人对此纷纷议论。这个“谤”也是指责的意思。又：

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

其中“谤”与“议”联用，同样是指责的意思。由此看来，在先秦时期，“谤” 的基本义应该是指责。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朱骏声就说过：“谤者，道人之实事，与诬、谮不同。”又如“兹”，《说文》卷一下：“草木多益”。“草木多益”就是草木繁茂的意思，这是兹的本义。古人用草木蕃殖标志时间，故兹可以引申为“年”。《吕氏春秋·任地》：“今兹美禾，明兹明麦”。高诱注：“兹，年也。”《孟子·滕文公下》：“今茲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其中的“兹”也当年讲。《左传》一书，兹字出现过十一次（据杨伯峻先生统计），都当“年”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兹当年讲的引申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

宏观的语环境对于词义的确诂和词义变迁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越是晚近的训诂学家，越能充分运用宏观的语言环境，并把微观宏观结合起来，作出了许多成绩，这是训诂方法的进步。

## 第五节 训诂的术语

### 一、训诂学术语的一般情况

术语是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训诂也有自己的专门用语。但训诂术语历来用得比较混乱。人们一般提到训诂术语，是指注释条例用语，如曰、谓、言、谓之、对文、散文、析言、浑言等等。清·阮元在《经籍篓诂·凡例》中罗列了二十八条术语，都是属于注释条例用语。其实，训诂术语还应包括涉及原理，涉及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用语，如引申、假借、转注、对转、旁转、音近义通、一声之转、声训、形训、义界、孳乳、变易等等。训释条例用语问题少一点，不那么混乱。涉及原理的术语便有点各自为政，没有严格的规定意义。如“假借”这一术语，有的指同音相代替现象。有的指意义引申。同音代替中又有的指“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有的指本有其字：同音替代的假借。同一术语表示三种概念，显得混乱。又如，朱骏声说的“转注”，却是段玉裁等说的“引申”。所以，对旧的训诂术语应加以整理，使每个术语都有严格的规定意义。

### 二、训诂术语的分类

这里所说的术语，仍按传统的讲法，指注释条例的用语。

**（一）解释词义的术语**

1.曰、为、谓之、之谓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周南·关瞧》）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

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郑笺：同志为友。

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尔雅·释器》

这几个术语，相当于现在的“叫”、“叫做”。

2.犹

羔羊之皮，素丝五统，羔羊之革，素丝五绒。（《诗·召南·羔羊》）

毛传：革犹皮。

《说文》段注：有毛者日皮，去毛者曰革，比而同之，故曰犹。

段玉裁在《说文·言部》：“雠，犹应也”注释说：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郑风》传：漂犹吹也。谓漂本训浮，因吹而浮，故同首章之吹。凡郑君.高诱等每言犹，皆同此。段氏所说的“义隔相通”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以近义词对释，如革犹皮也。二是揭示词的语境意义、临时意义，如漂犹吹也。又如《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歧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

3.貌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卫风·氓》）

毛传：蚩蚩，敦厚之貌。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

郑玄注：恂恂，恭顺貌。

“貌”是表情态，状态的术语，所解释的多半是形容词或副词。

4.属、别、丑。

能，熊属。（《说文》卷十上）

稗，禾别也。（《说文》七下）

凫，雁丑。（《尔雅·释鸟》）

“属”表示事物的种类。“能，熊属”是说“能”是属于熊一类的动物。“别”用于强调事物之间的区别，“禾别”是说稗子虽似禾但同禾有区别。“属”又可以说“丑”，“丑”也是表类属的。“凫，雁丑”是说凫是属于雁的一类。在现代动物学理，雁属鸭科，凫是野鸭，可见古人把它们看成同类是有科学根据的。

**（二）点明修辞的术语**

1.言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诗·小雅·车攻》）

毛传：言不讙哗也。

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诗·豳风·东山》）

毛传：滔滔，言久也。

“言”用来揭示非字面意义，即言外之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字面意义只是描述马叫的声音和旗子飘摇的形象。但诗人的用意是用它来烘托军容的庄严肃穆，所以毛传用“言不讙哗也”来揭示言外之意。

2.谓、斥

何有何亡，黾勉求之。（《诗·邶风·谷风》）

毛传：有，谓富也；亡，谓贫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左传·僖公三十年》）

杜预注：晋君，谓惠公也。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诗·大雅·瞻卬》）

毛传：昊天，斥王也。

“谓”的作用是：以狭义释广义、以别名释共名、以具体释抽象。修辞上的“借代”，常常以广义代狭义，以共名代别名，以抽象代具体，以一般代特殊。训诂学家注释时就要用“谓”把它翻转过来。第一例的“有”、“亡”（无）是以广义代狭义，毛传用狭义的“富”和“贫”去释广义的“有”和“亡”。第二例杜预用“惠公”解释“晋君”，即用特殊解释一般，或者说用别名释共名。第三例，这是周幽王的大夫凡伯作的批判幽王的诗，因为不便直指其名，只好指天骂日，用“昊天”代幽王。“斥”就是“指”的意思。“昊天斥王也”是说：昊天指的就是幽王。诗人用比较抽象的“昊天”代替幽王，毛传的解释则相反。

**（三）辨析词义的术语**

1.对文、散文。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诗·齐风·南山》）

（南山又高又险，雄狐在找伴侣。）

孔疏：对文，则飞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则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鸡司晨”，飞得称牝，明走得称雄。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诗·序》）

孔疏：此言声成文谓之音，则声与音别。《乐记》注“杂比曰音，单出曰声。”《记》又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则声，音、乐三者不同矣，以声变乃成音，音和乃成乐，故别为三名，对文则别，散则可以通。季札见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公羊传》曰：“十一而税，颂声作。”声，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乐也，是声与音、乐名得相通也。

对文、散文是分析、辨别同义词异同的术语。所谓对文是指两个词在微观的语言环境中同时出现，这时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所以叫做“对文则异”）。反之，如果是单独出现，就同义而无差别了（所以叫“散文则通”）。如第二个例子，在“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个语言环境里，声和音处于对文的位置，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声的外延比音的外延大。在“治世之音安以乐”这句话里，“音”处于“散文”状态，因而它和“乐”相通，“治世之音”就是“治世之乐”。第一个例子是说，处在对文的情况下，飞禽才能称为“雌雄”，走兽才能叫做“牝牡”。现在“雄狐绥绥”的狐虽属于走兽，但因处于散文状态，所以也可以称“雄”，不一定称“牡”。

2.浑言、析言。

女，妇人也。（《说文》卷十二下）

段注：浑言之，女亦妇人也。析言之，适人乃言妇人。

浑言、析言也是辨析同义词的术语。所谓“浑言”，就是笼统地说，“析言”就是分析地说。

**（四）串讲文意的术语**

1.言。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郑风·将仲子》）

郑笺：言仲子之可私怀也，我迫于父母有言不得从也。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离骚》）

王逸章：言天下万民之所好恶，其性不同，此楚国尤独异也。

2.谓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云尔”。《论语·述而》

皇侃疏：（云子日云云者）……谓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发愤而忘于餐食也。又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忘于贫贱之忧也。又年虽耆朽而信天任命，不知老之将至也。言叶公问汝，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尔以示之也。

“言”和“谓”都用来串讲文意，可译成“说”、“是说”。“说的是”。串讲文意，可以串讲一个分句，也可以串讲一个复句，或是一个段落。用“言”或用“谓”，随注家的习惯而定。赵歧注《孟子》、王逸注《楚辞》喜欢用“言”。皇侃疏《论语》“言”、“谓”并用。

**（五）表明读音的术语**

1.读若、读如

虔，虎行貌……读若矜。（《说文》卷五上）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魏风·伐檀》）

郑笺：飨，读如鱼飨之飨。

“读若”、“读如”都是标音的术语，古人使用这两个术语情况比较复杂，注音和被注音的字，在音义上有各种关系，我们取其要点就可以了，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序》里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依段氏的理解，读若、读如就是拟音，就是以同音字注音。

2、读为、读曰。

播时百谷。（《书·尧典》）

郑注：时，读曰莳。

淇则有岸，湿则有泮。（《诗•卫风·氓》）

郑笺：泮读为畔。

天下倍畔之心。（《汉书·贾谊传》）

颜师古注：倍，读曰背。

“读为”、“读曰”与“读若”、“读如”不同。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序》中还说了这样的话：“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这就是说，读为、读曰是用本字来解释假借字，古人所说的“破读”即是。《尧典》中的“时”是个借字，本字应是动词“莳”。现在广东等方言仍把种地插秧叫“前田”。

3.某之言某、某之为言某

于以采萍，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役行潦。（《诗·召南·采萍》）

（在什么地方采摘浮苹？在南山的涧水边。在什么地方采摘水藻？在那水沟边上。）

郑笺：萍之言宾也，藻之言澡也。妇人之行尚柔顺自洁清故取名以为戒。

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谘，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荀子·修身》

（用首先提倡“不善”去影响别人的叫“谄”；用“不善”去附和人的叫“谀”。）

杨惊注：谄之言陷也，谓以佞言陷之。

《后汉书·郭玉传》：“召玉诘向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

“某之言某”是用于推源的术语，表明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音义相通。第一例，是讲女子为贵族采萍祭祀。为什么要用萍和藻祭祀，而且要让女子去采呢？从封建的妇女观出发，所以用萍，取其“宾服”的意思，所以用藻，取其“洁澡”的意思，萍与宾音同、藻与澡音同。

**（六）文字校勘的术语**

1.当为、当作。

拾级蒙足。（《礼记·曲礼上》）

郑注：拾当为涉。声之误也。级，等也。涉等蒙足，谓前足蹑一等，后足从之并。

自败于台鲇始也。（《礼记·檀弓上》)

郑注：台，当为壶，字之误也。

“当为”、“当作”用于改正文字上因形而误、因声而误的错字。

2.一本作、本作、本又作，某本作

处终而能全其终。（《周易·乾文言》）

释文：能全，一本作能令。

命毋哭。（《礼记·曾子问》）

释文：毋，本作无。

这些都是校勘术语，说明版本的异同。

（谢栋元）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训诂，什么是训诂学，训诂与训诂学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

2.训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3.为什么要学训诂学？

4.什么叫注释书，什么叫训诂专书？

5.什么叫独立训诂？

6.指出下列各例的训诂方法：

（1）《说文》三卷下：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2）《说文》四卷下：筋，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也。

（3）（说文）三卷下：刀，兵也。象形。

（4）《说文》十二卷上：户，护也。半门曰户。象形。

（5）《释名·释地》：土，吐也。吐生万物也。

（6）《释名·释形体》：身，伸也。可屈伸也。

7.什么是解文的训诂？

8.王熙《脈经·序》：“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曹丕《典论论文》：“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因康乐而加思。”

上面两例中的“加思”应如何理解，为什么？

9.什么是词的本义，掌握本义有什么价值？

10.谈谈你对词的引申与引申系列的看法。

11.请你在《古文选读》中找出若干个例子，用来说明词义的因果引申、时空引申、动静引申、施受引申、虚实引申等规律。

12.简述创造新词的几种方法。

13.什么是俗语词，研究俗语词有什么价值？

14.请列举近当代研究俗语词的学者及其代表著作。

15.什么是以形索义？以形索义应注意哪些问题？《春秋元命苞》说“八推十为木”，对吗？为什么？明李念莪《内经知要》说：“古人制活字，从水从舌者，言舌水可活人也。舌字从千口，言千口水成活也。”这种以形索义是否正确，为什么？

16.什么叫因音求义，因音求义要解决哪三个问题？

17.试对以下两段文字加以分析，指出其正误。如果你认为是错误的,请说明理由（结合《说文》）：

“乾隆时，吾乡叶氏，家业隆起，作堂颜曰养浩。自后家中人死亡相继。有善测字者，指匾曰：叶为羊食，又值牛口，焉得全？急毁去之！”（陆以湉《冷庐杂识》）

“中华民族，古代医术，分为四派：一日按蹻，二日砭石，三曰针灸,四曰汤剂。按醫之为字，系按蹻、砭石、针灸、汤剂四者组合而成。匚，按蹻也；矢，砭石也；殳，针灸也；酉，汤剂也。”（1931《中医世界》8期）

18.训诂术语中的谓、言、曰三者有何不同？试举例说明。

# 第五章 医籍训诂的发展与成就

**〔学习重点与要求〕**

1.掌握《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籍训诂的发展历史，熟悉重要医籍训诂学家的巨大成就和他们对后代产生的深远影响。

2.熟悉杨上善、王冰、林亿所使用的训诂方法和他们的训释重点。

3.系统了解清代《内经》训诂之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时代背景、重要训诂学家及其著作，掌握清代训诂学家所使用的训诂方法，并和杨上善、王冰、林亿的训诂方法作一对比，看看清代训诂学家在哪些方面超过了前人，原因是什么。

4.掌握本草名物训诂的发展史，掌握名物训诂的方法，批判地继承前人名物训诂的成就。

5.了解李时珍在本草名物训诂上的重大成就，并指出他在名物训诂上存的在一些缺点。

我国古典医籍浩如烟海，极为丰富。这些古书，记载了我国古代宝贵的医学理论和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古籍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由于语言奥雅，后人阅读有一定困难，所以历代医家或熟谙中医的学者对古典医籍进行了大量的诠解训释工作。围绕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重要医籍，出现了一系列注本。研究重要医籍的注释，对于深入研究领会医籍和进行传统的训诂研究，都很有帮助。

古典医籍的注释，其核心在于阐释它的精深的医学理论和宝贵的医疗经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正确地解释医学古书的语言文字，因此，对医籍进行训释，也就成了最基础的项目。清儒钱大昕说过：“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经籍纂诂序》）。对于研究中医古籍来说，也同样如此。

本节着重从训诂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两部著作的训诂成就和历史发展，同时也说明训诂方法的运用等。

## 第一节《内经》的训诂

《内经》全名《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而有系统的一部中医理论著作。该书虽然名为《黄帝内经》，但它的成书时代基本在汉代。当然，就其医学思想、医学理论来看，有许多内容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这是《黄帝内经》一书的始见之处。《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七略》本于其父刘向《别录》，可见《内经》一书在西汉时代已基本形成。

在我国现存古代医书里，以《内经》为最难读，除医理深奥以外，语言之艰深，加之历代手民误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阐发《内经》的精义，从齐梁时代起，注家蜂起，形成了一个《内经》注释之学。今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 一、全元起《素问训解》

全元起，生卒及里第不详。《南史·王僧孺传》附带提及全元起：“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石。《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耳。”全元起注释《素问》之事，始见于此。王僧孺生于刘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522年），仕于齐梁，累官至御史中丞。据此，则全元起必亦齐梁时人。北宋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称全元起为隋人，误。

全元起《素问训解》北宋犹存，至南宋渐次散佚。部分训解材料，保存于林亿《素问》新校正中。全氏注虽不可睹其全貌，但综合林亿所引，加以分析研究，对于其注释特点仍可得其梗概。

首先，全元起注本缺《素问》第七卷。据西晋皇甫谧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共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是《素问》原书九卷，皇甫谧所见之本亦缺第七卷。全氏所据之本与皇甫氏所见无异。

其次，全元起注本之卷次、篇次、篇名与唐·王冰本有许多差异。如王冰本《上古天真论篇》在第一卷第一篇，而全氏本在第九卷。林亿在《上古天真论》标题下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九卷，王氏重次篇第，移冠篇首。今注逐篇必具全元起本之卷第者，欲存《素问》旧第目，见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欲考察《素问训解》旧貌，对林亿在每个标题下的注释进行综合排比，即可得其近似。

第三，全元起注对阐释医理与进行训诂予以同样重视。《素问·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全元起注：“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从医理上说，阴阳之气失去平衡而紊乱，为风邪内侵提供了条件，由于风邪内侵而伤精，继则伤肝。这样的阐发，不但与本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而且与“风客淫气”的上句强调阴阳和调与平衡也是一贯而下的。上句说：“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从词义训诂上说，全元起以“乱气”释“淫气”也是正确的。又如同篇：“因于寒，欲如运枢”，林亿引全元起本云：“按全元起本作连枢，元起云：阳气定如连枢者，动系也。”全元起云“动系”者，谓车之行动所系，疾迟动止全系乎此，则“连枢”谓车之轴枢。古音“连”与“辇”音同，则“连枢”即“辇枢”，亦即车轴。《周礼·地宫·乡师》：“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郑玄注：“輂（jú）驾马。辇，人輓行，所以载任器也……故书辇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辇。”马拉的车曰輂，人挽的车曰辇。辇亦可泛指车。古代常用“连”字代“辇”。《礼说》云：“古连、辇通。”《易·蹇·六四》：“往蹇来连”，虞翻注：“连，辇也。”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连、辇古今字。”《素问·生气通天论》“欲如连枢”是比喻之语，告诉人们当受到寒邪侵袭以后，要象车的枢轴一样，当内动而外静，深居屋室，勿再感受风寒。全元起读“连”为“辇”，比后世任何一位注家都要高明。当然，全氏训诂也有失误之处。《素问·皮部论》：“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则生大病也。”全元起注：“气不与经脉和调，则气伤于外，邪流入于内，必生大病也。”释“与”为介词，实属望文生训。考《甲乙经》“不与”作“不愈”，《太素·经脉皮部》卷九虽亦作“不与”，但杨上善读为“愈”，训为治疗。杨上善注云：“言邪入至于藏府，皆可以从浅至深，以至于大。在浅不疗，遂生大病也。与，疗也。”

全元起是注释《素问》的第一人，此书的亡佚，对于《内经》的研究是个重大损失。

### 二、杨上善《太素》

杨上善，生卒里第官爵均无确考。据《旧唐书·经籍志》载。杨上善自己的学术论著和他为古书所作的注释共有七十六卷：《老子》注二卷，《老子道德指略论》二卷，《略论》三卷,《庄子》注十卷，《六趣论》六卷，《三教诠衡》十卷，《黄帝内经太素》注三十卷，《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从这里可以看出杨上善是一位博学多识精于医术的学者兼医学家。

北宋林亿称杨上善为隋人。这大概是据他的生年或仕禄而说的。从《太素》避“丙”为“景”，避“渊”为“泉”等避讳字上分析，杨上善至初唐仍健在，《太素》成于唐初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杨氏注释的《老子》、《庄子》，以及他的专著《六趣论》、《三教诠衡》等书早已亡佚。《太素》、《明堂类成》约在唐中期传入日本，一度成为日本学医者必读之书，后来在日本亦渐次不传。十九世纪初日本学者在御宫仁和寺发现唐钞卷子本二十三卷，经与北宋林亿在《索问·新校正》中所引《太素》原文和杨上善注相对勘，发现此卷子钞本与林亿所引相合，如《素问·调经论》第六十二篇：“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渐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林亿注：“按《甲乙经》洒渐作凄厥，《太素》作恤诉，杨上善云：恤，毛孔也。水逆流曰恤。谓邪气入于腠理，如水逆流于恤。”今考卷子钞本卷二十四《虚实补泻》篇杨上善注，与林亿所引相同（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黄帝内经太素》1981年2月第1版第410页）。又比如《调经论》云：“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林亿注：“按杨上善云：经隧者，手太阴之别，从手太阴走手阳明，乃是手太阴向手阳明之道，欲通藏府阴阳，故补泻皆从正经别走之络，泻其阴经别走之络。”今考此段注语，见《补泻虚实》杨上善注（参见《太素》卷二十四第412页）。又如《调经论》“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王冰注：“革，皮也……调适于皮。”林亿认为王冰注欠妥，故引杨上善注，意在驳王冰注：“按杨上善云：革，改也。夫人闻乐至学则身心忻悦，闻痛及体，情必改易，忻悦则百体俱纵，改革则情志必拒，拒则邪气消伏。”考此段引文见卷子本《虚实补泻》（参见《太素》第413页）.这些资料确切证明，日本仁和寺发现之唐人钞写的卷子本《太素》二十三卷，确是杨上善所撰著无疑。虽然不足三十卷之数，个别篇卷亦有一些残缺，但《太素》绝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这实在是医学界一件大事。十九世纪日本学者丹波元胤（公元1789年—公元1827年）说：“按是书，嘉祐中林亿等校《素问》时完帙犹存，自后世久失传。近日西京太医博士福井榕亭（需）得零本一通，卷为轴子，题曰：黄帝内经太素，二十七卷，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卷末题目下有邪论二字，仁安三年，丹波赖基传钞宪基家本者（案：日本仁安三年，1168年，相当我国南宋乾道三年）。盖六百五十余年前物，而人间稀有之宝也。林亿等《素问序》曰：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今观其体例，取《素问》、《灵枢》之文，错综以致注解者。后世有二经分类之书，上善实为之唱首。”（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四十九页）近些年来，日本又发现《太素》三卷，至此《太素》基恢复旧观。

杨上善《太素》注在训诂，校勘上，具有重要贡献。

医籍的注释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既精于医而又通晓文字训诂的人，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在这两个方面兼能的，在历史上并不很多。古今许多学者都有过“通才难得”的感慨。梁陶宏景《本草经叙录》说：“晋时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诸方药,先与祖的共论。祖云：辨识经典，纵有异同，不足以伤风教；方药小小不达，便致寿夭所由，则后人受弊不少，何可轻以裁断？祖之此言，可谓仁识，足为水镜。”清末俞樾致胡澍信中也说：“医学自是专门，素未通晓，若徒订正于字句之间，无关精义,故未尝有所论撰。”这里着重说的是不明医理难于注释医籍；另一方面，不知文字训诂，也很难成为一个学有根柢的高明医家，更不必说进行医籍的注释与整理了。正如唐·王冰所说：“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葳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诂训，未尝有行不由径，出不由户者也。”（《素问序》）难能可贵的是，杨上善就是一位文医兼通各臻妙境的通才。

《太素》注最突出的特点是训释有据，不妄逞臆必，绝大多数词义训诂都考诸《说文》，旁及《尔雅》、《广雅》、《玉篇》等，其中引用《说文》最多。掌握这一训诂特点，可据《说文》改正《太素》注中传抄之讹，也可据《太素》注对《说文》的训诂作出补充或校正。比如：

眥，目眶（《卫五十周》注）。见《说文》目部。

䁾，目眵也（《寒热相移》注）。见《说文》目部。

矇，目不明也（《五节刺》注）。见《说文》目部。

腊，干肉也（《五节刺》注）。见《说文》肉部。

颠，顶也（《经脉》注）。见《说文》页部。

揭，举也（《五藏命分》注）。见《说文》手部。

揄，引也（《骨空》注）。见《说文》手部。

瘖，不能言也（《经脉病解》注）。《说文》广部同。

脽，尻也（《经脉病解》注）。《说文》广部同。

仁，亲也（《痹论》注）。见《说文》人部。

骫，骨端曲貌（《气穴》注）。见《说文》骨部。

胂，侠脊肉也（《经脉之一》注）。见《说文》肉部。

，畏也（《三疟》注）。见《说文》言部。

頞，鼻茎也（《经脉之一》注）。见《说文》页部。

措，置也（《五藏命分》注）。见《说文》手部。

谵，多言也（《热病决》注）。见《说文》言部。

濇，不滑也（《调食》注）。见《说文》水部。

眴，目摇也（《经脉厥》注）。见《说文》目部。

积，聚也（《知官能》注），见《说文》禾部。

窒，塞也（《十五络》注），见《说文》穴部。

绍，继也（《经脉标本》注），见《说文》系部。

标，末也（《知汤药》注），见《说文》木部。

《太素》经过多次辗转传抄，讹衍倒夺等现象不可避免，可据《说文》改正《太素》训诂之误。比如：

骹，足胫也（《五藏命分》注）。

“足”与“胫”是两个部位。自膝至足跟的部位称胫，俗称小腿。《论语·宪问》：“以杖叩其胫。”“足”今称“脚”。把“足”与“胫”合在一起解释“骹”，反而使“骹”义模糊。胫骨靠近足的细处称骹。《周礼·考工记》郑玄注：“人胫近足者细于股，谓之骸。”考《说文》正作“骹，胫也”，无“足”字，故可据《说文》改《太素》注之衍文。又《太素·杂刺》“为骭胀”，杨注：“鼾，脚胫也。”考《说文》作“骭，骹也。”“脚”字系衍文。

輑，车前横木也（《真邪补邪》注）。

考《说文》车部作“輑（yǐn），軺（yáo）车前横木”，可据《说文》补《太素》之夺文。

胞，生儿裹也（《藏府气液》注）。

考《说文》肉部作“儿生裹也”，可据《说文》改其倒文。

另外，《太素》注对于考校《说文》亦颇多裨益。《太素。经脉病解》注：“脽（shuí），尻也”。今《说文》大徐本作“脽，臀也”，小徐本作“尻也”，是知《说文》传本不同。

又比如“䪼”（zhuō)《说文》云：“头颉䪼也”，其义不瞭。古书“䪼”指两颊的颧骨。《急就篇》：“头额頞䪼眉目耳”，颜注：“䪼，两颊之权也。”《太素•经脉》之一：“齿痛䪼肿”，杨上善注：“䪼，谓面权秀高骨也”。凡这类词义注释，对于完善《说文》注之未备，有一定参考意义。

在训诂里，物名训诂比较困难。其难主要有二：①探讨命名的真谛是困难的。②确切地说明物名的性质特征等等，也是困难的。杨上善的名物训诂，着重在第二点。比如：

魄汗：魄，肺之神也。肺主皮毛腠理。人之汗者，皆是肺之魄神所营，因名魄汗。（《调阴阳》注）

井：井者，古者以泉源出水之处为井也，掘地得水之后，仍以本为名，故曰井也。人之血气出于四支，故脉出处以为井也。（《本输》注）

输：输，送致聚也。《八十一难》曰：五藏输者，三焦行气之所留止。故肺气与三焦之气送致，聚于此处，故名为输也。（《本输》注）

手内侧，手外侧：人之垂手，大指著身之侧名手内侧；小指之后，名手外侧（《经脉》之一注）

蠡沟：蠡，力洒反，瓢勺也。胎骨之内上下虚处,有似瓢勺沟渠，此因名蠡沟。（《十五经络》注）

夹白：白，肺色也。此穴在臂，侯肺两箱，故曰夹白。（《明堂类成》注）。

清代学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杨氏训诂“其语如汉人解经，疏通证明，训诂精确，为自来注医书者所未见。“

上面说过，杨上善训诂有据，大多考诸《说文》，但这仅是杨氏训诂特点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杨上善注的灵活性。如果拘守《说文》本义，往往滞碍甚多，因此，注家必须结合语言环境，依据上下文的需要，在充分考虑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的基础上，给某一个词作出最确当的解释，这样的训诂，体现了训诂严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方面，杨上善注也是比较好的。比如：“病至则恶人与火”，注：“至，甚也。”（《经脉》之一注），按“至”引申为“甚”，是常训，在这里以“至”之引申义解之，既灵活又确切。“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经脉之二•经络别异》）注：“结，聚也。邪客于络，有血聚处，可刺去之。”“结”之训“聚”，不但是本义之引申，而且也符合上下文之需要。

在医学注释中，把医理之疏通阐发，词义之训释，经文之校勘紧密结合起来，杨上善亦是首倡者。《内经》从汉至唐，多历年所，数经传抄，衍文简错，在所难兔。因此，在疏其经义训其文字的同时，对经文加以核勘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其女子不字，癃痔遗尿嗌干。”杨注：“有本无痔字”。又如卷十七《证候》之一：“卧出而风吹之，血涘于肤者为痹，涘于脉者为泣，涘于足者为厥。此五者，血行而不得反其故空，为厥痹。”注：“有三无五，五当字误也。”按此论卧出感风，风邪入肤而为痹，风邪入于脉为泣，入于足为厥（按：足冷），仅说三种情况，而无五种，故原文“此五者”之“五”乃“三”字之讹。可是杨氏并未迳改为“三”字，在注中仍按“五”字解说：“此诸五者，为得寒邪，入血凝涩，不得流入空窍中，故聚为足厥之病。”在此句之下才加以校勘云“有三无五，五当字误也”，可见其态度之审慎。今考《素问·五藏生成篇》正作“此三者”，说明杨氏的校勘是很正确的。

### 三、《素问》“释文”及林亿“新校正”

唐中期，王冰对《素问》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系统研究，主要包括：①重新分卷分篇。《素问》原本及全元起本均分为九卷，内分若干篇，王冰始分九卷为二十四卷八十一篇。②增加亡佚的第七卷，作为该书的第十九卷，通称此卷为“七篇大论”。③在重新分卷分篇的时候，以全元起本为主要参考本，根据全氏之书的内容进行大规模篇次变动，八十一篇中有两篇有目无文。分篇和分卷的原则见王冰序，主要原则有五，即：审慎调整原文句段，补于适当之处；根据内容需要和语言环境，适当增补文字；对篇目混淆者，重新分篇，另立题目；对君臣问答失去尊卑之序者，考校尊卑，使问答有序；内容及文字重叠者，削去繁杂，存其要点。④极重训诂及校勘，王冰注为《素问》的版本、训诂、校勘、“及医理之阐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⑤在注释中阐发了《素问》的理论，如提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价值。

从训诂上进行分析，王冰注曾参阅全元起注。如《奇病论》注云：“全注：人先生于脑，缘有脑则有骨髓。齿者，骨之本也。”《三部九候论》引全元起注云：“全注：饮粥得入于胃，胃气和调，其利渐止，胃气得实，虚者得活。言实者得汗外通，后得便利，自然调平。”至于王冰是否曾参考杨上善注一事，注中未明显言之。但仔细对照杨上善注及王冰注，对王注确曾参用杨注是看得很清楚的。比如释“祝由”一词，杨氏云：“上古之时有疾，但以祝为去病所由，其病即已。”又云：“是以有病以祝为由，移精变气去之，无假于针药也。”（见《太素》卷十九《知祝由》注），王冰注云：“无假毒药，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王冰对《素问》全文绝大部分字词都加训释，远较杨注为详，适合人们阅读。

王冰对《素问》语言文字的解释极为重视。他在《素问》序中说，无论任何人，要想真正读懂《素问》，理解它的精义，就必须以训诂为准绳。原文是这么说的：“葳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诂训，未尝有行不由径，出不由户者也。”正因为王冰对《素问》的词义解释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对揭示医籍的思想内容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训诂的发展史上，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因而，王冰的训诂成就千余年来一直为医学家和训诂学家所重视。清代《经籍纂诂》收录了王冰大部分训诂。

王冰关于《素问》训诂，有三点最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他通过对全书、全卷、全篇的综合研究分析，确定一个词的具体含义。我们知道，中医古籍，特别是早期的中医古籍，语言的模糊性和概念的交叉性很普遍，给人们阅读古代医书带来很多困难。就中医古书的用字来说，属于冷僻而罕用的所谓难字，固然也有一些，但毕竟不多；而且就阅读古书来说，任何一部古书都存在一些难字。对于这些冷僻的罕用的文字，只要查阅收字多的字典辞典，如《辞源》、《康熙字典》等，几乎都能解决。所以，古典医籍里存在一些难字，不是造成阅读障碍的主要问题。据初步统计，《素问》全书，包括“七篇大论”在内，不重复的单字仅一千八百多个，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几乎能认识《素问》中所有的单字，但要确切地领会这些文字所反映的含义，却较为困难。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下面两个普通的词所表示的意义（以下诸义项，是从《素问》全书中归纳出来的）。

**上** **①位置在高处的**。《阴阳应象大论》：“浊气在上，则生䐜胀。”《脉解篇》：“阴气在下，阳气在上。”**②向上，由低处到高处**。《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厥论》：“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按即趾）而上于膝。”《阳明脉解篇》：“或至不食数日，踰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③在……上**。《通评虚实论》：“上踝五寸刺三针。”《刺腰痛篇》：“上郄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气府论》：“上天窗四寸各一。”**④指人体的上部或上部的某一部位**。**甲**、指头面部。《上古天真论》：“（女子）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始焦，发始白。”王冰注：“三阳之脉，尽上于头，故三阳衰，则面皆焦，发始白。”《上古天真论》：“（丈夫）六八，阳气衰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乙**、泛指身体腰以上部位。《阴阳应象大论》：“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太阴阳明论篇》：“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脉要精微论篇》：“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丙**、指明堂之上。《玉版论要篇》：“容色见上下左右者，各在其要。”王冰注：“所见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候处，故云各在其要。”（按,“容”系讹字，当作“客”。“在”通“察”） **丁**、指颈项部。《评热病论篇》：“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日：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王冰注：“肾精不足，外吸膀胱，膀胱气不能上营，使人头项强而视不明也。”《脉解篇》：“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王冰注：“强上，谓颈项痉强也，甚则引背矣。”**戊**、指寸口。《五藏生成篇》：“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王冰注：“上谓寸口也。”《脉要精微论篇》：“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王冰注：“上谓寸口，下谓尺中。”《通评虚实论篇》：“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王冰注：“言寸尺脉俱虚。”**己**、指心胸。《生气通天论》：“血菀于上，使上薄厥。”王冰注：“上谓心胸也。”**庚**、指尺肤诊的上一段。据《灵枢·论疾诊尺篇》，古有尺诊之法。从手鱼际至尺泽为尺。尺分上部、中部、下部。《脉要精微论》“中附上”.“上”指尺肤诊的上段。**⑤气逆行。**《五藏生成篇》：“咳嗽上气，厥在胸中。”上气即逆气，《周礼·天官》：“冬时有嗽上气疾。”郑玄注：“上气，逆喘也。”《举痛论篇》：“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飨泄，故气上。”王冰注：“怒则气逆上而不下也。”

**下** **①位置在低处的，下面**。《阴阳应象大论》：“清气在下。”《脉要精微论》：“血在胁下，令人喘逆。”**②由高处到低处；落下**。《气交变大论》：“物荣而下。”《四气调神大论》：“食下则肠实而胃虚**。”③低窪之处。**《异法方宜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六元正纪大论》：“至下之地，春气常在。”**④在……下。**《针解篇》：“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气府论》：“下齐二寸。”**⑤指人体下部，或指某一具体部位。甲**、人体下部。《五藏生成篇》：“目冥耳聋，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太阴阳明论篇》：“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乙**、指足。《厥论篇》：“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王冰注：“下谓足也。”**丙**、指尺中。“《脉要精微论》：“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王冰注：“上谓寸口，下谓尺中。”**丁**、指尺肤诊的下一段。《脉要精微论》：“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王冰注：“下竟下，谓尽尺之脉动处也。”**⑥等次低的；低劣的**。《阴阳类论》：“子所言贵，最其下也。”**⑦百姓**。《上古天真论》：“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林亿引全元起本作“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下”亦指百姓。《太素》与全元起本同。杨上善注：“上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上古天真论》：“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曰朴”，《灵兰秘典论》：“故主明则下安”，“下”均指百姓。**⑧针刺**。《诊要经终论》：“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针解篇》：“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离合真邪论》：“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⑨治病采用的下法。**《至真要大论》：“以苦下之，以酸补之。”同篇：“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⑩指大便。**《至真要大论》：“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谓大便色白尿亦色白）。**⑪排便**。《通评虚实论》：“肠瓣下白沫”，同篇：“肠游下血。”《至真要大论》：“少腹痛，下沃赤白。”

“上”“下”两字的词义，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它们在《素问》里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不同上下文里，表示不同的含义。从王冰训释上观察，凡属于常用的义项，如“上”训为“位置在高处的”，“下”训为“位置在低处的”等等，均不加解释；对于它们比较罕见而用法又较灵活的意义，如“上”“下”分别表示身体的上部下部甚至某一具体部位，王冰均予训解。训释注意从全文全篇着眼，充分注意语言环境对词义的制约作用，因此，王冰对词义具体含义的解释，绝大多数都是确切的。

第二，王冰虽然没有明确的语法概念，但是通过虚心涵詠，密察文意，对于词在句中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也可以说，王冰的训诂，已初步涉及到了语法范畴。《脉要精微论》：“春胃微弦曰平”。王冰注：“言微似弦，不谓微而弦也。”如果用语法术语来说，“微”修饰“弦”，二者是偏正结构；如果把二者理解为“微而弦”，它们就成为并列结构了。在我国唐代，已经能够细地准确地分析偏正结构和并列结构的区别，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像这样的语法分析，在《素问》注中不是个别的。《诊要经终论》：“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閒者散下。”这里讲的是刺法。冬天进行针刺，病重的宜直着下针，病轻的应随宜而刺。句中的“直”、“散”分别修饰“下”。王冰对“直下”、“散下”的语法结构分析得很正确：“直下，谓直尔（而）下之：散下，谓散布下之。”《至真要大论》：“少腹生寒，下为鹜溏”，王冰注：“鹜，鸭也，言如鸭之后也。”溏指溏便。“鹜溏”，意为“象鸭子拉的屎”。“骜”是“溏”的定语。注释家在训解词义的同时，注意分析语法现象，对于帮助理解经文，帮助很大；在训诂发展史上，也是应该予以充分注意的。

第三，训诘体例绵密，上承毛郑，学有根柢。清钱锡祚《素问校勘记跋》：“《素问》古注全元起本已不可得，惟王注存。唐时去古未远，训诂皆有师承。”下面分而述之。

仿照毛传，寓训词于串讲中。毛亭注《诗》，时常串解《诗》句，在串讲的过程中，把词义讲解出来。《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毛传：“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这是对两句诗的串讲。在串讲中，用“诸侯之子”译“之子”，很清楚地表明了毛传对“之”字代词性质的理解（郑笺对毛传的申发也是正确的，郑笺：“之子，是子也。”）。“嫁于诸侯”是对“于归”的串讲。古人把女子嫁人叫作归。《诗·葛覃》“言告言归。”毛传：“妇人谓嫁曰归。”在《鹊巢》注里，毛传没有单独解释“归”字，而是在串讲中用“嫁”字加以解释。又用“百乘”释百两，则知“两”指车辆。毛传似乎没解“御”字，但是仔细阅读毛传，却可以看出已将“御”字之义反映于串讲中。“送御皆百乘”，指妇家送行之车百辆，夫家迎接之车亦百辆，所以毛传才用一个“皆”字（郑玄申毛云：“御，迎也”）。毛传解《诗》十分简练，非细心读之，不易得之。王冰深得《毛传》解《诗》精神，注释《素问》，亦多寓训词于串讲中。《阴阳应象大论》：“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王冰注：“火之壮者，壮已必衰；火之少者，少已则壮。”通过王冰注，我们看到，原文的“壮火”和“少火”是个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结构，“壮”、“少”分别修饰“火”，故王冰用“火之壮者”、“火之少者”解之。原文之“之”字，很难按通常的助词、代词以及动词的“之”去解释，因为解释为助词“的”、代词“它”、动词“往”，都是讲不通的。而王冰却以“则”字解之：“少已则壮’，顿使全句涣然冰释。古文“之”有时与连词“则”的作用相同。如《吕氏春秋·功名篇》：“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礼记·认行》：“礼之以和为贵”，《诗·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毛传曰：“鹑则奔奔，鹊则疆疆然”，毛传正训“之”为“则”。因此，“之”训为“则”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疏五过论》：“厥气上行，满脉去形”，王冰注：“逆气上行，满于经络，则神气惮散，去离形骸矣。”串讲中以“逆”解“厥”，以经络（经脉络脉）释脉。这类例子很多，研究《素问》王冰注，应细心体察。

训诂术语，师法毛郑。毛传之“言”字，多揭示喻意。《诗·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毛传：“言易位也。”《小雅·沔水》：“沔彼流水，其流汤汤”，毛传：“言放纵无所入也。《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毛传：“言身隐而名著也。”《素问·汤液醪醴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王冰注：“言圣人愍念生灵，先防萌渐，陈其法制，以备不虞耳。”《脉要精微论》：“冬日在骨，蛰虫周密”，王冰注：“在骨，言脉深沉也。蛰虫周密，言阳气伏藏。”不过王冰注对“言”字的使用范围，已较毛传宽泛，除用以揭示原文喻意和含义外，还用来概括句子的内容，如《移精变气论篇》：“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王冰注：“言脉应月、色应日者，占候之期准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则平人之诊要也。”“言’字的这种用法，在毛传里是没有的。

“读为”是说明文字通假的训诂术语。郑玄“三礼”注中时常使用这个术语。《周礼·天官·宫伯》：“颁其衣裘，掌其诛赏”，郑注：“颁，读为班。班，布也。”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和《说文》注中，对“读为”、“读曰”、“当为”等区别，作了精确分析。段玉裁在《说文》“柢”下注云：“古人云当为者，皆是改其形误之字，云读为者以音近之字易之，云读如者，以同音之字拟之。”王冰用这些术语，完全遵循郑玄所示之惯例。这里仅以“读为”为例。《阴阳应象大论》：“血虚宜决之，气虚宜𤙲引之，”王冰注：“𤙲，读为导。导引则气行条畅。”“𤙲”（《康熙字典》：𤙲，时制切，音誓，shì、《太素》及《甲乙经》作掣，chè。掣与犁的声纽古代都是舌上音，属于双声的声纽与“导”的声纽在古代相同（舌上归舌头），也就是说，“𤙲”（或掣）与“导”是个双声字，二字的读音相近而通假，王冰通过“𤙲读为导”，说明二字的通假关系。《骨空论》：“失枕在肩上横骨间，折使揄臂齐肘”，王冰注：“揄读为摇，摇谓摇动也”，“使摇动其臂，屈折其肘”。“揄”与“摇”古代双声，韵部相近，这里属于音近通假。王冰用“揄读为摇”之注，说明二者在声音上的关系，他对训诂术语“读为”的使用，与郑玄是相同的。

总之，《素问》王冰注在唐代注释之学里，是一部相当优秀之作。《四库全书提要》说，郑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而贾公彦之疏，“亦极赅博，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王冰《素问》注，与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孔颖达《毛诗注疏》相比，亦无逊色。

像其他古代训诂学家一样，王冰注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不明通假，有时望文生训，后来许多注家有所纠谬。但我们应该了解，王冰在注释《素问》时，除参考了全元起注本外，别家注释之本似未得见；而全氏注本，据今辑佚材料观之，以阐释医理为长。因此，王冰对《素间》词义的训诂，几乎是空所依傍，他在医籍训诂上做出这么大贡献，在祖国文化史和训诂史上，应该有其地位。

对王冰注最具羽翼之功的是北宋林亿。林亿生活在政治环境比较承平的宋仁宗时代，北宋开国以后，即重视古籍的整理、编纂。宋初曾编过卷帙浩大的《太平圣惠方》、《开宝本草》等，至宋仁宗时代，更把校订医书列为重点，特设“校正医书局”，遴选专家从事校订训诂工作。其中最卓越的学者是林亿。林亿校订的有《素问》、《伤寒论》、《太素》、《本草》、《金匮玉函经》、《千金》等医书，其中尤以《素问》校释成就突出。他曾搜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对照王冰《素问》注进行校勘、考证、注释。经过十余年工夫，“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林亿对《素问》注的校释，以下几点最为精审，对后人也最有启发。

首先，他把训诂、音韵运用于校勘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校勘效果。《长刺节论》：“病在少腹有疾，刺皮𩩻（téng）以下。”林亿认为“𩩻”是讹字，他检查了《玉篇》、《广韵》均无“𩩻”字，继考唐初杨玄操《素问释音》有“䯏”字而无“𩩻”字。“䯏”音苦末切（kuò）。于是林亿作出这样判断：“𩩻，骨端也。皮䯏者，盖谓脐下横骨之端也”，当作“䯏”，“𩩻”乃形近之讹字。又比如：《刺腰痛篇》：“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林亿云：“按经云善言默默然不慧，详善言与默默然二病难相兼，全元起本无善字，于义为允。”按“默默然”与“善言”在意义上正相反对，所以“善”字必系衍文。

其次，林亿通过分析词义的细微差别和词义在上下文中的含义，纠正了王冰注的训诂错误。例如“在变动为哕”，王冰注：“哕为哕噫，胃寒所生。”（《阴阳应象大论》）林亿云：“详王谓哕为哕噫，噫非哕也。按杨上善云：哕，气忤也。”林氏说极是。“哕”（yuě）与“噫”（yì）义近而有别。王冰用“哕噫”解“哕”反而模糊了它的意义。《说文》：“哕，气忤也。”段玉裁注：“忤，逆也。《通俗文》曰：气逆曰哕。”《说文》：“噫，饱出息也。”俗谓打饱嗝。《礼记·内侧》：“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哕噫。”也是指“哕”与“噫”两个动作。从中医理论上分析，《灵枢》云：五藏气心主噫，六府气胃主气逆而哕。

又比如《缪刺论篇》：“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王冰注：“病令人噫干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也。贲，谓气奔也。”王训“贲”为奔走之“奔”，大误，因为“气上走奔上”不表示任何明确的意义。林亿驳之：“详王注以贲上为气奔者，非。按《难经》胃为贲门。杨玄操云：贲，鬲也。是气上走鬲上也。经既云上走，安得更以贲为奔上之解邪！”

另如《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王冰注：“丁生于足”。林驳之云：“按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梁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于足也。”林以“饶”训“足”，极是。《脉要精微论》：“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王冰注：“痹，痛也。……故食则痛闷而气不散也。”林亿云：“详谓痹为痛，义则未通。”因为“食痹”是病名，单独解释“痹”，实为敷衍。总之，凡林亿驳正王注之处，每有精义，不可轻轻放过。

第三，林亿对于文字通假现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他在《生气通天论》“精神乃央”下注云：“古文简略，字多假借者也”。他常通过校勘形式，引述别本的本字以显示《素问》中的通假字。《素问·疟论》：“横连募原”之“募”是通假字，本字当作“膜”，于是引别本云：“按全元起本募作膜，太素、巢元方并同。《举痛论》亦作膜原。”《解精微论篇》：“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林亿云：“按《太素》德作得。”

林亿校王之语均标以“新校正”字样，有的书称“新校正”，实际即指林亿之校注。

### 四、清代的《内经》训诂之学

清代学术以音韵、训诂、考据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后来的影响也甚为深远。清代的《内经》训诂之学，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发展和逐步成熟的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三期。前期：《内经》训诂之学的酝酿阶段。中期：《内经》训诂的理论奠基阶段。后期：《内经》训诂之学逐渐成熟阶段，作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学术标志是，产生了一系列《内经》训诂著作。

前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日知录》，方以智的《通雅》。《通雅》是一部训诂学著作，其中论医部分研究了《内经》许多文字、语言问题，并能够从声音上分析和说明字音与字义的关系，与唐宋以来随文释义的注释不同。顾炎武是清代三百年学术的开山。他鉴于明代中晚期学者束书不观终日从事于游谈的弊病，学者著书非偷即抄的恶习，大声疾呼革除时弊，力倡征实之学，尤重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去考证古经真义，实事求是，还古书以本真。他博极群书，凡当时天下藏书，几乎无所不读；凡前人已先他而发者，皆不作为自己之心得，必须为前人所未发，而又由自己覃思深虑所得，才著之于书籍之中。因此，顾炎武的著作，犹如拔地而起的高山，雄视当代，启导来人。他在治群经过程中，对《内经》的音韵、语言,下过相当深的工夫。他研究《内经》，仍然贯彻了他坚持的“考文自知音始”的原则。他首先注意对《内经》音韵进行分析《日知录》卷二十一《七言之始》条指出：

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如《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

《索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傑视独见视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在《音学五书》中，顾炎武对《灵枢》、《素问》162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文章的音韵，以及由音韵的转变反映出《内经》的写作时代，作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他研究的虽然是古韵部的问题，但音韵与训诂相为表里，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对于探讨《内经》训诂，均有重要意义。比如“随”（súi),古音当读如旬禾切（huò），因而可以与“化”、“和”等字押韵，到了汉代，“随”字的读音发生变化，它开始与“之”相押了。作为“随”字语音演变的最初史料，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中。顾炎武是这样论述的：“随，旬为切，古音旬禾反。《素问·五常政大论》：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灵枢经·九针十二原篇》：迎之随之，以意和之。《终始篇》：知迎知随，气可令和。《胀论篇》：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按随字自《素问·天元纪大论》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始入之韵。”顾氏的论述，对于确定《天元纪大论》以及其他几篇大论的撰写时代，很有启发。

又比如“明”，今读武兵切（míng)，古读谟郎切(máng)。据顾炎武对古籍中古韵的对照研究，发现由谟郎切转读为武兵切，始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在先秦时代，“明”一律读为máng，到汉代的作品中，“明”才出现míng的读音。可见，《四气调神大论》撰写于汉代当无疑义。顾氏从《内经》中举出许多有力例证，文繁不能俱引，仅摘记数例如次。他说：“明,武兵切，古音谟郎反。以字母求之，似当作弥郎反。《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阴阳应象大论》：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著至教论》：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疏五过论》：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灵枢经·终始篇》：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写阳，音气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这些例子充分说明，“明”字的古音为谟郎切，而不是武兵切。那么，武兵切这个读音是从什么时代，哪一篇文章开始出现的呢？这是一项极难的极复杂的考据工作。惟有胸富万卷，融汇贯通者，才能从纷繁的有韵之文里，栉比前后，定其始见之书。识浅者不能为，卤莽者不足信，惟顾炎武贯穿群书，作出了恰当的论证：“按明字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气，使肺气清，始杂入平清等字为韵。”“明”字由阳唐韵转入耕青韵，据炎武考证，始于汉代，又始见于《四气调神大论篇》。

清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出现了学术风气的巨大转变。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如啖甘饴，以古音学的昌明为先导，带动了文字，训诂、考据学的大发展。学者研究的范围，已由经史渐次进入子书领域。许多杰出的训诂学家，对《内经》的训诂，也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这是《内经》训诂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沈彤。

段玉裁对《内经》词义的解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他注释许慎《说文》，从始至尾贯彻八个字——“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也就是说，六艺群经，诸子百家，所有字词，一一考诸《说文》；《说文》9353篆文，一一考诸典籍。《说文》骨部、肉部、页部、广部等，与人体和疾病所使用字词联系较多，因此，在《说文》注中，段玉裁常引《内经》以考字，又通过分析《说文》中字义以考经。段氏关于《内经》训诂虽无专著，但这些散见于注释中的吉光片羽，无一不熠熠生辉，启迪宏多。例如：

髁（kuà） 髀骨也，从骨果声。段注：“髁骨犹言股骨也。医经亦谓之股骨也。”（按“医经”指《内经》)

㾕（xīn） 寒病也，从广辛声。段注：“古多借洒为㾕……玉裁谓，凡《素问》、《灵枢》、《本草》言洒洒、洗洗者，其训皆寒，皆㾕之假借。”

疸（dǎn） 黄病也，从疒旦声。段注：“《素问》曰，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按引文见《平人气象论》）

伿（yì) 惰也，从亻只声。段注：“医经解㑊之㑊当作此字。”（按“解㑊”见《素问·平人气象论》及《刺腰论》）

《内经》、《伤寒论》、《本草》等古医书凡说洒洒然、洗洗然，都表示寒凉的样子，但从形音义方面分析，“洒”、“洗”的本义都不是“寒貌”。根据以字考经的原则，应是“㾕”字。“㾕㾕然”是因病而发寒之貌。《素问·平人气象论篇》：“尺脉缓涩，谓之解㑊”，王冰注：“寒不寒、热不热、弱不弱、壮不壮，宁不可名，谓之解㑊也”。《刺要论》：“髓伤则销铄胻酸，体解㑊然不去矣，”王冰注：“解㑊，谓强不强，弱不弱，热不热，寒不寒，解解㑊㑊然，宁不可名也。”把王冰注用简单明确的话转述过来，就是浑身发懒，打不起精神，叫做解㑊。王冰注与《说文》“惰也”的解释相符。有人把“解你”解为脉色，没有训诂根据。段玉裁注对我们启发很大。

王念孙在解释《广雅》时，对《内经》的字词作了许多训释工作，比《说文》段注要丰富详细多了。张揖的《广雅》是增广《尔雅》的著作。他说，“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据《汉书·艺文志》载，《内经》基本成书于汉代；而《尔雅》的成书却要古老得多。《大戴礼·小辨篇》说过：“尔雅以观于古，可以辨言矣。”似乎在先秦已有《尔雅》。汉武帝时曾立《尔雅》博士。这说明，《尔雅》中没有直接收录《内经》的字词，因为《内经》的成书要晚于《尔雅》。《广雅》则不然，它从《内经》里选释了许多字词，王念孙又一一溯源于《内经》，所以，王氏的《广雅疏证》，也就成了研究《内经》语言必读之书。例如：

临者，序卦传云：临者，大也。《灵枢经·通天篇》云：太阴之人，其状临临然长大……临之言隆也。《说文》：隆，丰大也，隆与临，古亦同声。

已知慧，愈也。《疏证》云：《方言》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知，通语也。或谓之慧，或谓之憭，或谓之療，或谓之蠲,或谓之除。郭璞注云：间，言有间隙也。慧憭皆意精明也。蠲亦除也。《素问·刺疟篇》云：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藏气法时论篇》云：肝病者，平且慧，下哺甚，夜半静。

上举两例，代表了《广雅疏证》解词的两种类型。上例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黄侃说，《广雅疏证》“在王氏四种中最为精密，其发明以声音穿串训诂之法，则继往开来成小学中不祧之祖。”下例是引书证说明《广雅》字词出处，同时解释古书中的词义。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用了《素问》、《灵枢》中许多例证，并说明其本义和假借义，他说：“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此《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所为作也。”讨论《内经》之假借字，《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重要参考书。

沈彤，字果堂，师事惠栋，专攻经学，兼治《内经》，应友人之请，著《释骨》一卷，对《内经》涉及的人体骨骼，如位置、形状、异名等，作了细缴考证。文中有许多字是用训诂考证方法的。他的结论为时人所推重。段玉裁及日本学者丹波元简、丹波元坚，常引《释骨》解释《内经骨空论》中的骨骼学说。

中期虽没有产生《内经》训诂专著，但为后来治训诂之学者指出了方法，开辟了道路。概括地说有两点：①就古音以求古义：②不单纯凭音同音近而遽定通假，必有足够书证以证成之。后一个时期的学者，大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后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是胡澍《素问校义》，张文虎《舒艺室随笔》，顾尚之《灵枢校勘记》、《素问校勘记》，俞樾《内经辨言》，孙诒让《札迻》，于鬯《香草续校书》等。

胡澍（1825～1872）字菱甫，一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著有《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素问校义》等，今惟《素问校义》尚存。据《胡荄甫事状》说，“《内经校义》草创未就，今存数十条，诂说精确，其义例略如王氏《读书杂志》。”在胡澍之前，没有专就《内经》训诂撰成论著的，《素问校义》是《内经》训诂专著的第一部，它标志着《内经》训诂由零散走向集中、从单篇走向专帙的发展过程，已由经学的附庸，逐渐向独立的训诂学科发展。尽管胡氏书篇幅无多，但其价值和影响,却远远超出这数十条本身。

胡澍所使用的方法，一仍前贤旧贯：依声音通训诂，出言必有碻据。比如，《上古天真论》：“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王冰训“佩”为“佩服”。胡澍认为王氏训诂失误。他论证道：“佩读为倍。说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称师谓之倍。杨信曰：倍者，反逆之名也。……佩与倍古同声而通用。《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是古同声之证。”他通过训诂“佩”字和纠正王冰注的错误，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古人之文，恒多假借，不求诸声音，而索之字画，宜其诘𥷚为病矣！”

在本书的“音韵一章中，我们引证了王念孙依古韵以较勘古书的十八个条例。这十八个条例，对乾嘉以来乃至现代的校注工作者，都有指导意义。胡澍取了王念孙的学术观点和具体校勘方法，也依韵校勘《素问》中的讹文或误倒。《阴阳应象大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胡澍根据古韵知识，敏锐地察觉到“征兆”两字被后人抄颠倒了，应该改为“兆征”。他论述得有法有则：“澍案，阴阳之征兆也，本作阴阳之兆征也。上三句下女路为韵，下二句征始为韵。征读如宫商角征羽之征。《洪范》念用庶征与疑为韵。《逸周月篇》灾咎之征与负妇为韵，是其证，今作征兆者，后人狃于习见，蔽所希闻，而臆改之，而不知其与韵不合也。凡古书之倒文协韵者，多经后人改易而失其读。”这样去校勘古书，又这样论述倒文失韵，正渊源于王念孙《读书杂志》。

前人读书评文讲究语例、文脉、对文等等，这些概念虽然失于笼统模糊，但只要从他们举例论证的问题中去分析，就知道他们讲的属于哪类问题。比如胡澍在《校义》中，虽然没有使用语法术语（因为当时还没有语法术语），但涉及到不少语法内容。这也是《校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论其渊源，同样出自段王。《上古天真论》：“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邪，人将失之邪”，胡澍认为“人将失之邪”的“将”不应修饰动词“失”，也就是说不能作“将要”讲；而应该放到“人”字之前，当选择连词“还是”讲。胡澍指出：“澍案：人将失之邪，当作将人失之邪。下文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征四失论》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邪？与此文同一例，将犹抑也。时世异邪，将人失之邪，谓时世异邪，抑人失之邪；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谓材力尽邪，抑天数然邪”。胡澍的分析很正确。“将”用在选择复句中时，出现在下一个分句的头一个字，与现代汉语的“还是”相当。在这一条里，胡澍分析的是语法问题。今人沈祖绵者《读素问臆断》说：“胡说不当，将不必训抑。《庄子·庚桑楚》：备物以将形,注：将，顺也。训顺义胜。”沈氏说不当。首先，“将”之训“顺”已很勉强，于义不顺，实当训为“养”。《诗·小雅》：“不遑将父”郑笺：“将，养也”，至今“将养”还存于口语中，言人当备物以养身。其次，解释任何一个字义，都必须把它置于上下文当中，求得最确切的义项，脱离上下文，词义的具体性即将失去。沈氏之失，即在于脱离语言环境作解，远不若胡澍解释得平妥札实。

顾尚之的《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虽然是校勘专著，但由于校勘不能脱离训诂，特别是顾氏尤注意运用训诂以校勘《内经》，所以这两本校勘记实可视为关于《内经》训诂的著作。

顾观光，字宾王，号尚之，江苏金山人。据张文虎《顾尚之别传》，顾氏精训诂、六书、音韵、舆地、术数以及西洋代数、微分积分，尤喜校订古书。而对于“素问、灵枢，用功尤深”。又据钱锡之子钱培杰在守山阁丛书《素问》刻讫的后记中说：“《素问》既刻成，恐尤有舛误，以属顾君。君益反复研审，叹曰：向者于此书殊鲁葬，今始稍得其条理耳。乃别为校勘记一卷。于王注及林亿案语，皆有所补直纠正，或引旧说，或出己见，期于精当而后已。”综观全书，涉及到校勘、训诂、音韵、语法等，对于词义的诠释，尤为见长。例如《方盛衰论》：“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顾云：“在，察也”，谓“在”当训“察”。此两字在古音中属于双声，因此：可以通假。《尔雅·释言》：“在，察也。”《素问》之“在”当“察”讲的很多，如《玉版论要》：“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疏五过论》：“治病之道，气内为室，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两“在”字均训“察”。《著至教论.》：“著至教，疑于二皇”，新校正：“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疑作拟。”顾氏云：“拟，本字；疑，假借字。王注竟作疑字解，失其义矣。”《宝命全形论》：“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顾注：“二句误倒，当依《针解》乙转，实字与下文失、一、物韵。”人民卫生出版社横排本《素问》据顾氏所校改为“刺实者须其虚，刺虚者须其实。”像这类精审之论，比比皆是，这两卷校勘记，对于《内经》校勘、训诂有许多贡献，并且提示了方法。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著述极富，治经之余，兼及子史与医书。治经与小学一遵王念孙、王引之。他在《与王补帆同年》书中说：“若欲讨论声音训诂，则莫妙于先熟读高邮王氏《述闻》、《杂志》二书。门径既正，自能深入。苟徒读《说文》，恐九千余字，如满屋散钱，无收拾处也。”

俞氏主张治医必通《内经》，通《内经》首先要通训诂。字义既得，才不致悖于原文。他以治经绪余，校勘训释《素问》，得四十八条，收在《春在堂文集》之七《读书余录》中。综览其书，其例有四：

**注意古今词义的变化**。《脉要精微论》：“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王冰注：“夫反四时者，诸不足皆为血气消损，诸有余皆为邪气胜精也。”详读王冰注，乃以“邪气胜精”训“精”，但是原文里没有“邪气胜”的意思，这是凭空增加的文字，王引之称这种现象为“增字解经”。有的注释家，每当遇到讲解不通的字词，就增加一些上下文，敷衍成句，貌似注释，实则曲解。王冰对“精”字不能作出确诂，所以增字以曲说之。俞樾认为，“精”字古代有“甚”义。他指出：“樾谨按：邪气胜精岂得但谓之精？王注非也。精之言甚也。《吕氏春秋·勿躬篇》：“自蔽之精者也。《至忠篇》：乃自伐之精者。高注並训精为甚。有余为精，言诸有余者，皆为过甚耳。王注非达古语。“精”字训“甚”在后代语言中罕见，所以每致误说。

**依古韵以定字之正误**。《脉要精微论》：“生之有度，四时为宜”句，俞樾认为“宜”当依《太素》作“数”。他说：“樾谨按：作数者是也。度与数为韵。”按俞氏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两句的上下文是：“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这是一段每两句押一个韵的文章。“纪”与“始”押之韵；“经”与“生”押青韵;“失”与“一”押质韵；“情”与“生”押青韵。如果“宜”改为“数”，就与“度”押候韵，与全段押韵的特点保持一致，而作“宜”则于韵不协。因此当从《太素》改为“数”。又比如《上古天真论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云：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俞樾指出：“樾谨按：经文本作食饮有节，起居有度。故释之曰有常节有常度。若如今本，则与全氏注不合矣。且上文云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此文度字本与数字为韵，今作有常，则失其韵矣。盖即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误入正文，遂夺其度字，”按俞说极是。今考《道藏》所收《养性延命录》引文正作“饮食有节，起居有度”，惟“食饮”作“饮食”小异。

**就古音以通假借，纠正古注误训**。如《阴阳离合论》：“则出地者，命日阴中之阳”注：“樾谨按：则当为财（才）。《荀子·劝学篇》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杨惊注曰：则当为财，与才同，是其例也。财出地者，犹才出地者，言始出地也，与上文未出地者相对。”而王冰训“则”为“是则”，视为连词，误，当从俞氏说。因音通义之例在俞氏《素问》校注中很多，如谓《生气通无论》之“九窍”乃“九州”之注文，古音“窍”与“州”近；《阴阳应象大论》“地有五里”之“里”通“理”；《平人气象论》“死心脉来，前曲后居”之“居”通“倨”，而“倨”训直，等等,均极确切。

**辨析文字形体之讹**。如谓《太素》《甲乙经》把“太衡”写为“伏衡”，“伏”乃“㐲（按此字似伏而无点）”字之讹，汉隶“太”字有时写作“㐲”；《四气调神大论》“肾气独沉”之“独”系“浊”之误，并引林亿新校正为证等等，均是确凿之论。

自乾嘉以来音韵训诂学家校勘古书，总是把形、音、义三者联系起来综合考查分析，从来没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能取得成就的。俞樾关于《内经》的训诂，可以给后人以许多启示。

清末孙诒让撰《札》，于鬯（1854-1901）撰《香草续校书》，他们除吸收了俞樾、胡澍的成果外，还加以阐发，继续有所发现，对王冰以来的误训多所纠正。而其所用方法，正如俞樾所说：“以声类通转为之钤键”，并以充分书证作为佐据。

《内经》训诂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是对第一、二时期的发展。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关于《内经》的训诂，一是要汲取其成果，二是要掌握其方法，三是要扬弃其缺点错误，使《内经》的语言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

## 第二节 《本经》的训诂

### 一、《本经》陶注

《本经》全名《神农本草经》，虽然托名“神农”，但其成书时代当在汉代。本书《汉书·艺文志》未载，《七录》及《隋书·经籍志》始著录神农本草八卷。《颜氏家训·书证》云：“本经”若果为神农所述，何得书中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冯翊等汉代郡县名。虽成书于汉，而其所总结之治验、药性等，却有很悠久的历史。《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今有辑佚本，基本可得原书旧观。

首先为《神农本草经》作注释的是梁·陶弘景，其书名《神农本草经集注》，凡七卷。其中《本经》三卷，《名医别录》三卷，“叙录”一卷。自唐至北宋初，“集注”尚未全佚。至宋开宝修撰《详定本草》及修撰《开宝重定本草》以后，陶氏书已散失殆尽；至北宋元祐年间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时，已不见该书了。

罗振玉《吉石盫丛书》收有敦煌石室藏六朝写本“叙录”一文。据罗振玉题记云：“本草集注叙录一卷，前佚数行，后均完好。”据“叙录”说，他注释本草注重“序药性之本源，诠病名之形证，题记品录，详览而施用之”，很明显，他的注释已经涉及到较多药物名称的训诂内容。今人录之《唐新修本草》收有陶弘景注文多条，经过仔细分析归纳，可以看出陶氏关于药石名物训诂的一些特点.

考察名物训诂，陶氏极重目验与实践。对于古传成说，通过亲自观察，以确定取舍。例如“蠮螉”，一名土蜂，《说文》：“蜾蠃（guō luǒ），蒲卢，细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细腰纯雄无子，《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大意是说，蠮（又作螺）赢（一名土蜂，螺嗡）天生下来就是雄的，没有雌蜂，它的后代是抢螟蛉虫化育而成的。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传说，并且被诗人美化写进了古代的诗中。《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果螺负之。”螟蛉又叫桑虫，它生下幼虫，细腰土蜂夺过来背走，经过一番养育教化，使它变成土蜂。杨雄《法言》持此说。《淮南子》亦持此说，并谓之“贞虫”。高诱注：“贞虫，细腰蜂，蜾蠃之属，无牝牡之合曰贞。”郑玄《诗·小宛·笺》：“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陶弘景对这个古老传说颇为怀疑，经过仔细观察，他驳斥了这一谬误，做出了正确的科学的解释。他在“蠮螉”下注云：

“此类甚多，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为窟，谓摙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室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一名蜾蠃，诗人云：螟蛉有子，螺赢负之；言细腰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已子，斯为谬矣！”（《唐新修本草·虫鱼部》）

此说一出，新人耳目，后之注家，多从陶说，对他的实地考察的实践精神，极为敬佩。陶弘景的科学实践精神，对后代也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草之命名大多有一定意义，有的已不可确知，有些则可探讨和说明其命名的含义。陶氏在解释名物上，作了多方面工作，在本草名物训诂上，具有开创之功。比如：

“胡麻”注：“淳黑者名巨胜。巨者，大也，是为大胜。本生大宛，故名胡麻。”（《米部》）

“𢋙虫”，一名士鳖，注：“形扁扁如鳖，故名土鳖，而有甲，不能飞”（《虫鱼部》）

“伏龙肝”注：“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取捣筛合糊涂痈甚效。以灶有神，故号为伏龙肝，并亦迁隐其名耳。”（《玉石部》）

“甘草”，又名“国老”，注：“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等也。”（《草部》）

对陶氏名物训诂进行综合研究，于我国本草药石的名称训释，颇有裨益。

陶弘景在注释中，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辨析十分留意。例如：

“水斳”注：“此斳亦可生啖，俗中皆作芹字也。”（《菜部》）

“蜗牛”注：“蜗牛，字是力戈反，而俗呼为瓜牛。”（《虫鱼部》）

“蚱蝉”注：“蚱字音作榨，即是哑蝉。哑，雌蝉也，不能鸣者。”（《虫鱼部》）

陶注内容很丰富，涉及方面很多，解释名物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罢了。陶氏注向人们显示，本草药石的命名，大部分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陶弘景不是从语源学上解释命名之根源的，而是在语言传达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丰富信息的基础上，从训诂学的特定方面，去解释本草名物的，因此，显示了名物的可知性。唐宋元明以及近代名物训诂学家，在陶氏开拓的基础上加以推演阐发，使得本草学的名物训诂更加丰富多采。

### 二、《唐本草》的名物训诂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出，由于对药性、产地、名物等进行多方面注释，便于阅览和使用，所以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医家用药圭桌。但因为陶弘景撰写此书时，南北朝处于对立状态，学术研究受到严重阻碍，以致对于某些药物的性状气味疗效采摘炮制等，不能逐一核实，书中尚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唐本草》孔志约序云：“梁陶弘景雅好摄生，研精药术。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作，不刊之书也。借其年代浸远，简编残蠢，与桐、雷众记（按指《桐君药录》、《雷公药对》），颇或踳驳。兴言撰缉，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经方，润色医业。”对陶氏《本草经集注》作了很好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其缺点和存在的问题如“秋采榆人，冬收云实。谬梁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等等。榆人即榆仁，成熟于三月，而陶氏误认为八月采之。云实乃豆科植物，当晚秋采摘，而陶氏误以为冬收。“梁米”北方俗称谷子，有黄白之分，黄者食之香美，白者远不及之，陶氏不分黄白之不同。“荆子”分牡荆实与蔓荆实二种，二者药效不同，而陶氏误认为牡荆子即是小的蔓荆子，如此等等，尚有许多。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据孔志约分析是：“时锺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与见闻不广有密切关系。在名物训诂上，《唐本草》也指出陶注中的某些错误，如“沙参”条注，陶氏以为“紫参”与“牡蒙”系同物而异名，《唐本草》驳之云：“紫参、牡蒙各是一物，非异名也。”《唐本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本草学取得了重大发展，它是在国家领导下由二十余人集体修撰的一部国家药典，可惜后来也散佚了。正如罗振玉所说：“本草之学，自《唐本草》行面隐居（按陶弘景号隐居)之《集注》微，《证类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时珍《纲目》行，《证类本》亦仅存旧刊。”《唐本草》今有尚志均先生辑复本《唐新修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在名物训诂上，《唐本草》较《本草经集注》更缜密也更全面了，尤其注意到方言对药物名称的影响。例如：

胡桐泪，味咸，苦，大寒，无毒。以出胡地，故冠以“胡”字。又因为“其树高大，皮叶似白杨、青桐、桑辈，故名胡桐泪”。药用其汁，故名“胡桐泪”，言转为“胡桐律”。“律、泪声讹也。”（《玉石部》）

通草，“南人谓之燕复，或名乌复，今言葍藤。葍复声相近也。”在古代轻唇音与重唇音无别，故“葍”与“复”声相近。

又比如“陟厘”，又名“侧梨”，其实只是一物，由于语音转变，才写成不同的文字，若通过声音考察，二者实是一物。《唐本草》注说：“陟厘，此物乃水中苔。今取以为纸，名苔纸，青黄色，体涩。《小品方》云：水中粗苔也。《范东阳方》云：水中石上生，如毛，绿色者。《药对》云：河中侧梨。侧梨、陟厘，声相近也。王子年《拾遗》云：张华撰《博物志》上晋武帝，嫌繁，命削之，赐华侧理纸万张。子年云：陟厘纸也，此纸以水苔为之，溪人语讹，谓之侧理也。”

《唐本草》又指出，药物的名称常常是根据产地、形貌等特征而命名的。例如“天门冬”因有逆刺又名“颠刺”，用以洗物甚洁，又名“浣草”。张华《博物志》已有此说，陶弘景疑“颠刺”、“浣草”为两物。《唐本草》云。“（天门冬）有二种：苗有刺而涩者、无刺而滑者，俱是门冬。俗云颠刺、浣草者，形貌名之。虽作数名，终是一物。二根浣垢具净，门冬、浣草，互名之也”。又比如“络石”，本系草药，而有“石”字，陶氏昔曾有疑，《唐本草》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此物生阴湿处，冬夏常青，实黑而圆，其茎蔓延，绕树石侧，若在石间，叶细厚而圆短。绕树生者，叶大而薄。人家亦种之，俗名耐冬，山南人谓之石血，疗产后血结大良。以其包络木石而生，故名络石。”

《唐本草》对于辨析字形字义字音作得很认真仔细。例如“柴胡”之“柴”，古作“茈”字。此字古亦与“紫”通用，有人以致误把“茈胡”读为“紫胡”，所以《唐本草》注云“茈是古柴字。《上林赋》云茈姜，及《尔雅》云：藐(miǎo），此草，并作茈字。且此草根紫色，今太常用茈胡是也。又以木代系，相承呼为茈胡。”谓《上林赋》之“茈姜”当读“紫”字（按司马彪注云，茈姜紫色之姜。又如《山海经》茈蠃，郭璞注：紫色蠃，故知茈与紫通用），《尔雅释草》“藐，茈草”，亦当读为“紫”字。唯在“茈胡”中，“茈”不得读为“紫”。为了防止人们读错，所以才在“茈”下加个“木”字，以与“茈姜”、“茈草”之“茈”分开。又比如“蛇全”条，《唐本草》注云“全字乃是含字。陶见误本，宜改为含。含衔义同，见古本草也。”这里虽然在进行校勘，但其实质还在说明名物训诂。“蛇全”不具备任何可以被理解的意义，而改为“蛇含”则其义可憭。

### 三、宋代本草著作的名物训诂

宋代本草学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规模宠大内容丰富的本草著作相继问世，注释的广度远非前代本草诸注可比，除博征历代本草资料以外，举凡经史子集有关本草药石的资料，几乎无不罗致，以作为解释名物之佐证。凡释一名，大都叙其沿革。材料宏富，从而构成宋代本草名物训诂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神农本草经》至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清代学者陆心源说得最为简明扼要：“《神农本草》之名，始见于梁《七录》，凡三百六十五种，是为《名医别录》。唐显庆中，命苏敬等参改得失，增一百一十四种，是为《唐本草》。宋太祖命刘翰等，以医家尝用有效者，增一百三十三种，是为《开宝重定本草》。仁宗命掌禹钖等再加校正，增一百种，是为《嘉祐补注本草》。蜀人唐慎微博采群书，增六百种，是为《经史证类本草》。徽宗又命曹孝忠刊正之，是为《政和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寇宗奭以禹钖所修、慎微所续，尚有差失，因考诸家，参以目验，拾遗纠谬，著为此书（按《本草衍义》）”。

综考宋代本草著作，就其名物训诂而言，以下四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名物训诂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尔雅》、《毛传》、“三礼”郑注中即有许多有关本草的名物训诂。晋郭璞注对名物训诂又加以发展，从产地、性味、形态、声音等进行分析，从而为名物训诂的系统化开拓了道路。《尔雅》及郭璞注对本草学的名物训诂产生了巨大影响。梁陶弘景注本草，时引《尔雅》，《唐本草》亦常引《尔雅》及郭注。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在宋代《证类本草》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它引用的训诂资料已不限于《尔雅》、《毛传》及郭璞注，凡《方言》、《释名》、《说文》等书及孔安国、孔颖达、贾公彦、杜预、裴驷、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善、高诱、邢昺诸训诂家的有关资料均加征引。《证类本草》，对于我们研究本草学的名物训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二，对本草名物的训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释一定要准确，不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比如寇宗奭《本草衍义》指出：

注释本草，一字不可忽，盖万世之后，所误无穷耳。苟有明哲之士，自可处治，中下之学，不肯考究，枉致沦没，可不谨哉！可不戒哉！（卷七“柴胡”条注）

蠮螉：诸家所论备矣，然终不敢舍《诗》之意。尝析窠而视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黄，所负虫亦在其中，乃青菜虫，却在子下，不与虫相着。又非叶虫及草上青虫，应是诸虫皆可也。陶隐居所说近之矣。（卷十七“蠮螉”条注）

鸬鹚：陶隐居云，此鸟不卵生，口吐其𪀫……尝官于澧州，公宇后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观之，既能交合，兼有卵壳布地，其色碧。岂得𪀫吐口中？全是未考寻，可见当日听人之误言也。（卷十六）

第三，汇集异名，观其会通。这项工作以《证类本草》作得尤为详备而突出。例如“商陆”一名“”，陶弘景及《唐本草》均未说明二者有何关系。《证类本草》列举诸家有关解说，使我们看到“商陆”之众多异名，大部分都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如《开宝本草》云：“商陆一名当陆”，《尔雅》名为“𦼯”，《日华本草》名为“章陆”，《本草图经》云：“商陆俗名章柳”。综上所述，“商陆”又名“当陆”、“章陆”、“章柳”、“𦼯”，一物五名。其实这几个名称都可从声音上找出它们的联系。古代“商”、“章”、“当”双声，“”字《经典释文》“他六反”，则与“当”亦属双声；“陆”与“柳”双声。由于音转而使一物数名。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在《尔雅义疏·释草》“𦼯”下说“、商、当，刘、柳、陆，音俱相近。”

第四，宋代本草训诂，受到王安石《字说》影响，有穿穴形声，妄说字义之处。宋曹孝忠《证类本草序》：“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寇宗奭注受到《字说》之影响，也很明显。比如他解释“柏”字，与《字说》几乎没有区别：“尝官陕西，每登高望之，虽千万株，皆一一西指。盖此木为至坚之木，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气，他木不逮也，所以受金之正气所制，故一一西指。”按“柏”字是形声字，从木白声。贾占军:

在五行理论里，白色与西方、金相配，因此寇氏附会柏木由于得金之正气而至坚，亦因此而枝叶西倾。这当然都是错误的。其实，“柏”在古书里又写作“稻”。唐张参《五经文字》说：“经典相承亦作梢”。

### 四、李时珍《本草纲目》

宋代之后，在本草研究上，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成就最大。《本草纲目》的成就，是对于本草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与一般的本草注释之书不可同日而语。

李时珍（公元1518年～公元1593年），湖北蕲州人，字东璧，号濒湖。明史有传。他在书中创立的“释名”一栏，专解释药物的命名原因、含义，是重要的名物训诂材料。他一面继承了汉刘熙《释名》传统，通过声训探讨物名之源，另方面则从训诂角度分析药石名称的含义。《本草纲目》的“释名”是我国本草学名物训诂之集大成者。

李时珍关于本草的物名训诂，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首先，他继承并发展了自陶弘景以来的重视目验与实践的科学精神。本来，物名训诂不只是书本上的学问，它的基础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与科学实验，如果轻视甚至脱离实践观察等，只是从字面上去作解释工作，那么，这样的物名训诂不会有多大进展，也没有多少科学价值，更谈不到训诂对实践的积极作用了。在本草学上，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给物名训诂开了一个好头，《唐本草》及宋代诸本草学家发扬而光大之，至李时珍而把它放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李时珍不但“书考八百余种”，博极群书，举凡药石之名物训诂，广罗博收，考其意义，而且通过长年采药、种药、访问、观察，一一对照“名称”与“实物”来考察名实关系，自觉地把名物训诂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这对今天从事训诂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启发。举例来说，他在“草石蚕”（又名甘露子、土蛹）下注云：“蚕蛹皆以根形而名，甘露以根味而名。或言叶上滴露则生。时珍常莳之，无此说也。”（卷二十七菜部）。又如“蘋”的形状，自《韩诗外传》、《唐本草》明杨慎《卮言》言人人殊，其实只需加以仔细观察，予以正确说明并无困难，但他们似乎并未这样作。李时珍说：“腊仙谓白花者为燕，黄花者为莕，即金莲也。苏敬谓大者为蘋；小者为莕。杨慎《卮言》谓四叶菜为莕，陶弘景谓楚王所得者为蘋，皆无一定之言。盖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时珍一一采视，颇得其真云。”他通过“一一采视”，对“蘋”的形态作了细致准确的解释：“蘋乃四叶菜也。叶浮水面，根连水底，其茎细于蒪荇，其叶大如指头，面青背紫，有细纹，颇似马蹄决明之叶，四叶合成，中折十字，夏秋开小白花，故称白蘋”。今天有的地方谓蘋为田字草，生浅水中，与“萍”不同。李时珍重视实践的精神是极可贵的。

第二，批判望文生训的物名解释。例如“莱菔”，今名萝蔔。时珍曰：“莱菔乃根名，上古谓之芦葩，中古转为莱菔，后世讹为萝蔔，南人呼为萝瓝，瓝与雹同。见晋灼《汉书》注中。陆佃乃言莱菔能制面毒，是来麰之所服，以菔言服，盖亦就文起义耳。”又如“益智子”，宋苏轼曾穿凿解之，云：“海南产益智，花实皆长穗，而分为三节。观其上中下节，以候早中晚禾之丰凶。大丰则皆实，大凶皆不实，罕有三节并熟者。其为药只治水，而无益于智。其得此名，岂以其知岁耶？”李时珍谓此说“终近穿凿。”又如“粟”，《春秋题辞》云：“粟乃金所立米，为阳之精，故西字合米为粟。”李时珍尖锐地批评说：“此凿说也。”，因为“粟古文作𥟫，象穗在禾上之形”，不是会意字，故不容分为两字解释。

第三，根据方言差异说明同物异名的原因。这是解释物品训诂的一个重要方法。陶弘景开其端，唐宋本草注继承而辉煌之，李时珍加以发扬光大，并把据音以说明同物异名作为训诂的主要方法。明末方以智《通雅》对此有过一段深刻的说明，“本草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东璧穷一生之力，已正唐宋舛误十之五六，而犹有误者。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李时珍利用中古音（《切韵》音系）知识,突破文字形体拘限，正确地解释了许多本草异名同实的原因。比如：

乌芋：时珍曰，《尔雅》名凫茈，后遂讹为凫茨，又讹为荸荠。盖《切韵》凫、荸同一字母，音相近也。

按此解释很正确。《广韵·虞韵》“凫,防无切。”荸，《广韵·没韵》作“葧”，蒲没切。古代无轻唇音，所以“防无切”与“蒲没切”是同一个反切上字，二字双声，故“音相近也”。又“茈”与“茨”音亦近。由于声音变化，所以写成不同的形体而出现异名。

葎草：时珍曰：此草茎有细刺，善勒人肤，故名勒草，讹为葎草，又讹为莱苺，皆方音也。

酸模：《尔雅》名薞芜。时珍曰，薞芜乃酸模之音转，酸模又酸母之转。

山奈：又名山辣、三奈。时珍曰，山奈俗讹为三奈，又讹为三赖，皆土音也。或云本名山辣，南人舌音呼山为三，呼辣如赖，故致谬误。

李时珍善于从声音上解释本草物名，对清代《尔雅》学的研究与注释，影响极大。

李时珍在物名训诂上，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滥用声训，穿凿附会，比如解“雹”字，“时珍曰：雹，炮也，中物如炮也。”解“苘麻”云：“时珍曰：苘一作䔛，又作檾，种必连顷，故谓之䔛也。”此其一。其次，迷信王安石《字说》、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凡所引上述三节之训诂，多为秕糠。第三，李时珍似未见大徐本《说文》，所以对六书很粗疏，甚至外行。例如说“稻从舀，音函，象人在臼上治稻之义”，“粪字从米会意”，等等。使用李时珍书，应该对他的名物训诂之优缺点有所认识。

### 五、清代及近代的“雅学”名物训诂

研究本草学的物名训诂，不但需要认真研究历代本草注家的著作，也需认真研究历代的雅学著作。如《尔雅》郭注，邢昺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黄侃《尔雅音训》等。这里扼要分析清代及近代几部雅学著作的名物训诂情况。

《通雅》方以智著。方以智，明末清初桐城人（1611年～1671年），字密之，号鹿起。《通雅》成于明崇祯年间，五十二卷，分四十四门，以仿《尔雅》体例，故名《通雅》。其中有关于医事者数卷，是研究中医理论、方剂、本草名物训诂等宜读之书。就本草名物训诂而言，他认为此事极难：“东璧穷一生之力，已正唐宋外误十之五六，而犹有误者。需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尔雅》、《诗》注，汉晋即多谬误。存中、渔仲、元晦、伯厚、升菴、元美诸公，皆不能定古人之名物，而可责人乎？”研究名物虽难，但若得其法、执其要，名物训诂的研究必大有进展。他认为声音转变对名物影响至大，因此，必须通过声音去究明训诂：“天地岁时推移，而人随之，声音亦随之，方言可不察乎？古人名物，本系方言，训诂相传，遂为典实。”为此，他把古今之音分为五个演变阶段，通过语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用来考察本草名称演变的原因。例如：

薄荷或作、蔢荷、茇葀、菝茼、菝、菝葀、茇䒷、番荷。陈士良《食性本草》作菝，扬雄《甘泉赋》攒并闾与茇葀，吕忱《字林》引作茇葀，孙思邈《千金方》作番荷，《参同契》注作，梅氏作，陈嘉谟作婆荷，皆一物也。（《通雅》卷四十一）

芪母即𦳚母，今之知母也。《说文》有芪，芪母；又有𦳚，草名。《玉篇》芪母即知母，药草也。明是一字而徐氏别之。（《通雅》卷四十一）

白并、㜑妇，即百部也。《别录》曰：白并一名王富，主治与百部同，推此即百部之转声。《日华子》曰㜑妇草，亦百部之转。（《通雅》卷四十一）。

稌即稻，音相转耳。（《通雅》卷四十四）。

这样精审的名物训诂在《通雅》中很多。正如梁任公所说：“方密之虽极博古，而亦不贱今。他不肯盲从古人，全书千数百条，每条都有自己独创。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清代学者除高邮王氏父子以外，没有哪位赶得上他。但乾嘉诸老，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很少称道。不知是未见其书，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梁启超《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探求名物训诂基本方法，除考察实物外，仍以“因音通义”为重要之法。邵氏自序说：“声音递转，文字日孽。声近之字，义存乎声。自隶体变更，韵书割裂，古音渐失，因致古义渐湮。今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又说：“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古今异称。后人辑为专书，语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实者，详其形状之殊，辨其沿袭之误。未得实验者，择从旧说，以近古为征，不敢为亿必之说。”但邵氏所说名物，大多简略，不若郝懿行为详审。郝氏释物名，一重目验，一重音转。清胡培翚《郝兰皋先生墓表》说：“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释草木虫鱼异名者，皆由目验”。比如本草之“酸模”，《尔雅》名为“薞芜”，郝懿行云：“陶注本草羊蹄云：一种极似羊蹄而味酸，呼为酸模，亦疗疥也。按此即今醋流也。酸模、薞芜，一声之转。茎叶俱似羊蹄而小，叶青黄色，生啖极脆，味酸欲流，儿童谓之醋醋流。”又如，《本草》有“陟厘”，云：“味甘，大温，无毒，主心腹大寒，温中消谷，强胃气，止泄痢。生江南池泽。”又考《尔雅·释草》有“藫，石衣”条，郭璞汪：水苔也，一名石发。”《唐本草》“陟厘”注：“此物乃水中苔”，则陟厘、苔、藫、石衣、石发、侧理等等，实一物也。这些名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郝懿行指出，“藫”字音徒南切（tán），与“苔声相转，《说文》云：菭，水衣。菭即苔也。水衣即石衣，一曰鱼衣……一名石发。《广雅》云：石发，石衣也。”则水衣、鱼衣、石发、石衣等以形态及所生之地命名，而“藫”、“苔”、“菭”、“陟厘”、“侧理”系声转的结果。郝氏说：“侧理、陟厘声相近。《释文》菭或丈之反，是菭古读若治，陟厘即菭之合声矣。”这样的名物训诂，确实是很精审的。

王念孙《广雅疏证》对于解释本草名物，极有裨益。就其大法而言，仍然是“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他运用这一方法，解释了许多本草名称的含义。例如：《本草经》：“衣鱼，味咸，温，无毒”，又名“白鱼，一名蟫”。陶弘景注：“衣中乃有，而不可常得，多在书中。亦可疗小儿淋闭，以摩脐及小腹，即溺通也。”未释所以命名之义。《唐本草》亦无注。《本草纲目》卷四十一虫部说，“衣鱼”又名白鱼、蛃鱼、壁鱼、蟫鱼。李时珍解释其命名之义云：“白，其色也；壁，其居也；蟫，其状态也；蛃，其尾形也。”李氏所释，除“白，其色也”近于物性以外，其余所释皆属意必之言。《尔雅义疏》郝懿行于此条注亦敷衍成文而无精义。唯王念孙《广雅疏证》所解最为得之：“白为蛃声之转。蛃之为言犹白也。《淮南·原道训》：冯夷大丙之御。高诱注云：丙或作白，是其例也。”又比如解“芪母”，王氏云：“《神农本草》云：知母一名蚳母，一名蝭母。《名医别录》云：一名儿踵草，一名东根，一名沈燔，一名荨，生河南川谷，芪、𦳚、知、蝭、蚳、提，古声并相近。”

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尔雅音训》对于研究物名之训诂，不但启迪极多，而且示人以轨范。他指出：“虽近儒专力训诂者多，推求名物者鲜；而榛芜既辟，轨蠋可求，小学之秘奥，亦不难尽窥矣。”其轨范主要在两端：“正文字”、“明声音”。因为“字不明，则义之正假不能明；音不明，则训之流变不能明”，“惟声音文字，讲求纤悉，然后训诂之道，得其会归。惟训诂渐即闿明，斯名物渐知实义。”（《黄侃论学杂著·论清儒尔雅之学上》）。例如“芣苡”，《本草经》云：“味甘、咸、寒，无毒，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男子伤中，女子淋沥，不欲食，养肺，强阴，益精，令人有子。”陶弘景注：“其叶捣取汁服，疗泄精甚验。”《说文》云：“芣苡其实如李，令人宜子。《诗·芣苡》：“采采芣苡，薄言采之”，《毛传》：“宜怀妊焉。”黄侃根据“正文字”、“明声音”的原则，释之云“芣苡之为言胚胎也。说文胚，妇孕一月也。胎，妇孕三月也。《诗》传宜怀孕，《说文》令人宜子，故得是名矣。”按“芣苡”古音与“胚胎”音近。故古人谓芣苡为宜妊之要药，是知取义于胚胎。又如“五味子”，《唐本草》注云：“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具也。”这是“五味子”命名的直接原因。《尔雅》又称之为“荎蕏”，郭璞注：即五味子也。《说文》亦同。段玉裁、郝懿行均不能解释所以名“荎蕏”之义。黄侃云：“蕏荎犹踌䠧、筹箸，味之具也，莫知谁胜也。”又比如《本草经》白蒿“味甘平，无毒”，《唐本草》注：“尔雅：蘩，皤蒿，即白蒿也”。黄侃注：“蘩，说文作，邢疏引本草白蒿唐本注云，俗呼蓬蒿，陆玑云：凡艾白色为皤蒿，北海人谓之旁勃。案、皤声近，皤、旁、勃、蓬声转。又《夏小正》云蘩母。蘩母者，皤之缓声。”像这类“正文字”、“明声音”精审的名物训诂，比比皆是，若能继此以进，本草名物训诂之学，定会有更大进展。

（钱超尘）

**复习思考题**

1.简述《内经》训诂发展史。

2.简述（神农本草经》训诂发展史。

3.杨上善《太素》始见于何书著录？

4.杨上善《太素》训诂特点是什么？你是否还能从《太素》注中找到引用《说文》的例子？

5.杨上善解释病名、穴名所使用的训诂方法是什么？

6.王冰整理、注释《素问》有哪些条例？王冰的训诂方法和特点是什么？举例说明。

7，林亿在整理《素问》上，主要贡献是什么？他在训释词义方面，有哪些突出特点？

8.清代《内经》训诂之学，为什么有巨大发展和重要成就，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加以分析说明。

9.清代有哪些著名学者曾对《内经》进行音韵、训诂、校勘方面的研究？试举出这些学者的姓名和著作来。

10.陶宏景正确地解释了“蠮螉”的名物训诂，在训诂学上，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11.《唐本草》的名物训诂，有什么特点？采用了什么训诂方法？

12.宋代本草学的名物训诂有什么特点？

13.详述李时珍《本草纲目·释名》的训诂特点、方法，分析李时珍在名物训诂上的巨大成就与贡献。

14.清代“雅学”的名物训诂概况怎样？试对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名物训诂加以分析和说明。